

精忠岳傳

鈇根



貴州省圖書館
中文舊書
000116

000116

1

傳 全 岳 說

說岳全傳

第二十一回

丁
103113
10
2

宋高宗金陵卽帝位

岳鵬舉割地絕交情

胡馬南來宋社墟，夾江夜走有神駒。

臨安事業留青史，莫負中興守一隅。

上回已講到了宋康王泥馬渡過夾江，在崔府君廟內，躲在神廚裏睡覺；此回卻先說那夾江這裏，卻正是磁州豐邱縣所管地方。那豐邱縣的縣主，姓都名寬。那一夜三更時候，忽然坐起堂來；有幾個隨衙值宿的快班衙役，連忙掌起燈來；宅門上發起梆來。老爺坐了堂，旁邊轉過一個書吏到案前稟道：『半夜三更，不知老爺升堂，有何緊急公事？』都寬道：『適纔本縣睡夢之中，見一神人，自稱是崔府君；說有真主在他廟內，叫本縣速去接駕。你可知崔府君廟在於何處？』書吏道：『老

爺思念皇上，故有此夢——小吏卻不知何處有崔府君廟。」都寬又問衆衙役：「你們可有曉得崔府君廟的麼？」衆人俱回稟不曉得。都寬流下淚來道：「國無帝主，民不聊生，如何是好！」回過頭來，叫聲門子：「拏茶來我吃！」

門子答應，走到茶房。那茶夫姓蔡名茂，聽得縣王升堂，連忙起來。正在扇茶，門子叫道：「老蔡快拏茶來，老爺等著來吃哩！」蔡茂道：「快了快了，就滾了。半夜三更，爲什麼寂天寞地坐起堂來，也要叫人來得及的！」門子道：「真正好笑，老爺一些事也沒有，做了一個夢，就鬧得滿堂不得安穩。」蔡茂道：「做了什麼夢，就坐起堂來？」門子道：「老爺夢見什麼崔府君，叫他去接駕。如今欲查那崔府君廟在那裏，又沒人曉得，此時還坐在堂上出眼淚，你道好笑不好笑！」蔡茂道：「崔府君廟，我倒曉得；只是接什麼駕，真正是夢魔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拏了一碗茶遞與門子，又分付道：「你不要七搭八搭，說我曉得，恐惹這些煩惱。等他吃了茶，好進去睡。」門子笑著，一直走到堂上，送上茶去吃。

都寬一面吃茶，一面看那門子只管忍笑不住，都寬喝道：「你這奴才，有什麼好笑！」扯起籤來要打。門子慌忙稟道：「不是小的敢笑。那崔府君廟，茶夫曉

得，卻叫小人不要說。」都寬道：「快去叫他！」門子奔進茶房裏來，埋怨蔡茂道：「都是你叫我不要說，幾乎連累我打。如今老爺叫你快些去！」蔡茂倒吃了一驚，鶻鶻突突到堂上跪下。都寬道：「該打的奴才！你既曉得崔府君廟，如何叫門子不要說？快快講來，卻在何處？」蔡茂稟道：「非是小人叫門子不要說。崔府君廟是有一個，只是清淨荒涼得很，恐怕不是這個崔府君廟，所以不敢說。」都寬道：「你且說來！」蔡茂稟道：「小人祖居在夾江邊。離夾江五六里，有個崔府君廟；卻是坍塌不堪的，所以說不是這個廟。或者城裏地方，另有別個崔府君廟，也未可知。明早老爺著保甲查明，自然就曉得了。」都寬道：「神明說是：『江中逃難，衣服俱溼。』今既近江，一定就是這個崔府君廟。快叫備馬掌燈！」又命門子到裏邊，取出一副袍帽靴襪。忙忙碌碌的亂了一會，帶了從人，叫茶夫引路，來到城門邊，已經天明。出了城，一路望著夾江口而來。

不一時，蔡茂指著一帶茂林道：「稟老爺：這林邊就是崔府君廟。」老爺分付：「爾等俱在廟外候著，不許高聲！」只帶一個門子。把廟門用力一推，那靠門的石小，竟推開了。走到裏邊，並無影響。殿上亦無人跡。殿後俱是荒地。老爺叫門

子：『把神廚帳幔掀起來我看，可是這位神聖？』那門子不掀猶可；將帳幔一掀，不打緊，只見兩根雉尾搖動；嚇得魂不附體，大叫：『老爺，有個妖怪在內！』這一聲喊，早驚醒了康王。康王一手把腰刀拔出，捏在手中，跳出神廚，喝聲『誰敢近前？』都寬跪下道：『主公係何人？不必驚慌，臣是來接駕的。』康王道：『孤乃康王趙構，排行九殿下；在金營逃出，幸得神靈顯聖，將泥馬渡孤過江。你是何人？如何說是來接駕的？』都寬道：『臣乃磁州豐邱知縣都寬，蒙神明夢中指點，命臣到此接駕。』康王大喜道：『雖是神聖有靈，也難得卿家忠義！』都寬叫門子喚進從人，進上衣服。康王更換了溼衣，齊出廟門。都寬將馬牽過來，扶康王上了馬，自己卻同衆人步行跟隨，一路進城。

到了縣中，在大堂上坐定，從新參見了。一面送酒飯，一面準備兵馬守城。康王便問：『這裏有多少兵馬？』都寬稟說：『只有馬兵三百，步兵三百。』康王道：『倘然金兵追來，如何處置？』都寬道：『主公可發令旨，召取各路兵馬，張掛榜文，招集四方豪傑。人心思宋，自然聞風而至。』正在商議，忽報：『王元帥帶兵三千前來保駕，未奉聖旨，不敢進見。』康王道：『與孤家宣進來！』軍士到

城外傳旨。王淵進城，來到縣堂上朝見。君臣大哭一番，命王淵坐了，問道：「卿家如何知得孤家在此？」王淵道：「臣於數日前，夢一神人，自稱東漢崔子玉，託夢叫臣到此保駕。不意主公果然在此。」正說間，又報：「有金陵張大元帥帶兵五千前來保駕，在城外候旨。」康王道：「快宣進來！」張所進城朝見畢，奏說：「崔府君託夢叫臣保駕。不意王元帥已先到此。」兩個又見了禮，各各賜坐。康王看那王淵一表非凡；張所七十多歲，尙是威風凜凜；好生歡喜。便問：「二卿，此處地方偏小，城低兵少，倘金兵來到，如何迎敵？」王淵道：「二帝北轅，國不可一日無君，臣願主公駕回汴京；明正大位，號召四方，以圖恢復。」張所道：「汴京已被金兵殘破，况有奸臣張邦昌賣國，守在那邊，其心不測，不宜輕往。金陵乃祖宗受命之地；况在四方之中，便於漕運，可以建都。」康王准奏。擇日起身，往金陵進發。路上州縣官，俱進送糧食供給。舊時臣子聞知，皆來保駕。

到了金陵，權在鴻慶宮駐蹕，諸臣依次朝見。有衆大臣進上冠冕法服，卽於五月初一日，卽位於南京，廟號高宗皇帝。改元建炎，大赦天下。發詔播告天下，召集四方勤王兵馬。數日之間，有那趙鼎，田思中，李綱，宗澤，並各路節度使，各

總兵，俱來護駕勤王。又遣官往各路催取糧草。各路聞風，也漸漸起行，解送糧米接應。

內中來了一位清官，卻是湯陰縣徐仁。聽見新君即位，偏偏遇著這等年歲，斗米升珠的時候，縣主親自下鄉，催比糧米；又勸諭富戶鄉紳，各各輸助；湊足了一千擔，親自解送，一路上克儉克勤。到了金陵，分付衆人將糧車在空地上停住。走到轅門上，見了中軍官道：『湯陰縣解送糧米到此，相煩稟復。』中軍道：『帥爺此時有事，不便通報。』徐仁道：『此乃一樁大事。相煩相煩。』中軍道：『我的事也不小！』徐仁聽見，就會意了，便叫家人取個封袋，稱了六錢銀子；封好了，復身進來，對著中軍陪笑道：『些須薄敬，幸乞笑納。帥爺那裏，萬望週全。』中軍接在手中，覺得輕飄飄的，就是赤金，也值不得幾何，便把那封袋，望地下一擲，道：『不中擡舉的！』竟掇轉身進去，全不睬著。

徐仁拾了封袋道：『怪不得朝廷受了苦楚！不要說是奸臣，坐了大位；就是一個中軍，尚然如此可惡！難道我到了這裏，罷了不成？也罷，做我不著，沒有你這中軍，看我見得元帥也不？』就在馬鞍邊抽出馬鞭來，將鼓亂敲。裏邊王元帥聽

得擊鼓，忙坐公堂，叫旗牌出去查問，是何人擊鼓。旗牌官出來問明，進去報與元帥。元帥道：『傳進來！』旗牌答應一聲「吓，」就走出轅門道：『大老爺傳湯陰縣進見。』徐仁不慌不忙，走至階下，躬身稟說：『湯陰知縣徐仁，參見大老爺，特送糧米一千到此。』遂將手本呈上。元帥看了大喜，便道：『難爲貴縣了！但是解糧雖是小事，應該著中軍進稟，不該擅自擊鼓。幸本帥知道你是個清官；倘若別人，豈不罪及於汝？』徐仁道：『那中軍因卑職送他六錢銀子嫌疑，擲在地下，不肯與卑職傳稟。卑職情極了，爲此斗膽擊鼓，冒犯虎威，求元帥恕罪！』王元帥道：『有這等事！』分付：『把中軍綁去砍了！』兩邊答應一聲「吓，」即時把中軍擊下。徐仁慌忙跪下稟道：『若殺了他，卑職結深了冤仇，報不清了。還求大老爺開恩！』元帥道：『貴縣請起。既是貴縣討饒，免了死罪。』喝叫左右：『重責四十棍，趕出轅門。』又叫左右取過白銀五十兩，給與徐仁道：『送與貴縣，以作路費。』徐仁拜謝，辭元帥出了轅門，上馬而去。

王元帥忽然想起一事，忙叫旗牌：『快去與我請徐縣官轉來！』旗牌那隻耳朵有原些聾的，錯聽擊徐縣官轉來，正要與中軍官出氣；就怒哄哄出了轅門，飛跑趕

上來，大叫：『徐知縣慢走！大老爺叫拏你轉去！』就一把抓住。那件圓領，本來舊的不經扯，一扯就扯破了半邊。徐仁大怒，就跑馬轉來，進了轅門，也不等傳令，下了馬，直走到大堂上，把紗帽除下來，望元帥案前撞去。那元帥倒吃了一驚，便問：『貴縣爲何如此！』徐仁道：『卑職吃辛吃苦，解糧前來，就承賜了這點路費，也不爲過。爲何叫旗牌趕上來拏我，把我這件圓領扯破半件，攔路出醜？還要這頂紗帽做什麼？』元帥聽了大怒，叫旗牌喝問道：『本院叫你去請徐縣主，爲何扯破他圓領？』旗牌連連叩頭道：『小的該死。小的的耳朵，實在有病，聽錯了，只道大老爺叫小的拏他轉來。他的馬走得快，小的著急，輕輕一把，不道這件圓領不經扯，竟扯破了。』元帥大怒道：『小事猶可；倘若軍情大事，難道也聽錯得麼？』叫左右：『綁去砍了！』徐仁暗想：『原來是他聽錯了，何苦害他一條性命。』只得走上將紗帽戴好了，跪下稟道：『既是偶然聽錯，非出本心；人命重大，望乞開恩！』元帥道：『又是貴縣討饒，造化這狗頭。』分付放綁，重責四十棍，趕出轅門。左右答應一聲「吓」，把旗牌就打了四十棍，趕出轅門而去。

這裏元帥叫：『貴縣請起。』元帥請貴縣轉來，非爲別事；本帥久聞當年貴縣有

個岳飛，如今怎樣了。貴縣必知詳細，故特請貴縣回來，問個明白。」徐仁道：「稟覆元帥：這岳飛只因在武場內，挑死小梁王，功名不就。後來復在南薰門力勦太行大盜，皇上只封他爲承信郎，他不肯就職。現今閒住在家，務農養親。」元帥道：「既如此，敢屈貴縣在驛館中，暫宿一宵。等待明早，同去見駕，保奏岳飛，聘他前來，共扶社稷，何如？」徐仁道：「若得大老爺保舉，庶不負了他一生才學。」當時元帥就著人送徐知縣往驛館中去；又送酒飯並新紗帽圍領，反添了一雙朝靴。徐仁收了，好不快活。一夜無事。

次日清晨，王元帥引了徐仁回到五門。元帥進朝奏道：「有相州湯陰縣徐仁解糧到此。臣聞及當年岳飛現在湯陰，此人有文武全才，堪爲國家梁棟，臣願陛下聘他前來，共扶社稷。爲此引徐仁在午門候旨，伏乞聖裁！」高宗聞奏，便道：「當年岳飛槍挑小梁王，散了武場；又協同宗留守，除了金刀王善，果有大功。奈父王專聽了張邦昌，以致沈埋賢士！孤家久已曉得。可宣徐仁上殿聽旨。」徐仁隨奉旨上殿，朝見已畢。高宗道：「那岳賢士，朕已久知他有文武全才，只爲奸臣蒙蔽，不得重用！今朕欲聘他前來同扶王室。孤家初登大寶，不能遠出，卿可代朕一

行。』隨卽傳旨，將詔書一道，並聘岳飛的禮物，交與徐仁；又賜了徐仁御酒三杯。徐仁吃了，謝恩出朝，一逕回湯陰來聘請岳飛。按下慢表。

且說岳飛自從遇見了施全之後，一齊回到家中，習練武藝。不想其年瘟疫盛行，王員外安人，相繼病亡，湯員外夫妻，兩個前來送喪，亦染了瘟疫，雙雙去世。又遇著旱荒，米糧騰貴。那牛皁吃慣了的人，怎熬得清淡，未免做些不公不法的事。牛安人戒飭不住，一口氣氣死了。

單有那岳家母子夫妻，苦守清貧，甚是淒涼。岳大爺一日正在書房看書，偶然在書中揀出一張命書。那星士批著，二十三歲，必當大發，岳大爺暗想：『古人說的「命之理微。」這些星相之流，不過一派胡言，騙人財物而已。』正在嗟嘆，只見娘子送進茶來，叫聲：『相公，一達人知命，君子固窮。』看你愁眉不展，卻是爲何來？』岳大爺道：『我適纔翻出一張命書，算我二十三歲必當大發，今正交此運，發在那裏？况當此年荒歲歉，如何是好！』李氏娘子勸道：『時運未來君且守；困龍亦有上天時。』岳大爺道：『雖如此說，叫我等到幾時？』正說之間，姚

氏安人偶在書房門口走過，聽見了，便進書房。夫妻二人起身迎接。安人坐定，便道：『我兒你時運未來，怎麼反在此埋怨媳婦，是何道理？』岳飛急忙跪下稟道：『母親，孩兒只爲目下困守，偶然翻著命書，故爾煩惱。怎肯埋怨媳婦？』話還未說完，岳雲從書館中回來，不見母親，尋到書房裏來，看見父親跪著，他也連忙跪在父親後邊。安人看見七歲孫兒，跪在地下，心下不安——真個是孝順還生孝順子——便叫岳雲起來。岳雲道：『爹爹起來，孫兒纔起來。』安人即叫岳飛起來，就帶了媳婦孫兒，一同出書房去了。

岳飛一個獨坐在書房內，想道：『昔日恩師叫我不可把學業荒廢了。今日無事，不妨到後邊備取槍馬，往外邊去練習一番，有何不可？』岳大爺即便提著槍，牽著馬，出門來到空場上。正要練槍，忽見那邊衆兄弟，俱各全身甲冑，牽著馬，說說笑笑而來。岳大爺嘆道：『我幾次勸他們休取那無義之財，今番必定又去幹那句當了！待我問他們一聲看是如何。』便叫聲：『衆兄弟何往？』衆人俱不答應，只有牛皋應道：『大哥，只爲「飢寒」二字難忍！』岳大爺道：『昔日邵康節先生有言：「爲人可正而不足；不可邪而有餘。」』王貴接口道：『大哥雖說得是；但

是兄弟想這幾日無飯吃，沒衣穿，卻不道正而不足，不若邪而有餘。」岳大爺聽了，便道：「兄弟們不聽爲兄之言，此去若得了富貴，也不要與我岳飛相見。倘若被人拏去，也不要說出我岳飛來。」便將手中這槍，在地下劃了一條斷紋，叫聲：「衆兄弟，爲兄的從此與你們劃地斷義，各自努力罷了。」衆人道：「也顧不得這許多；且圖目下，再作道理。」竟各自上馬，一齊去了。正是：

本是同林鳥，分飛竟失羣。

誰憐一片影，相失萬重雲？

結義勝關張，豈期中道絕？

情深不忍拋，無言淚成血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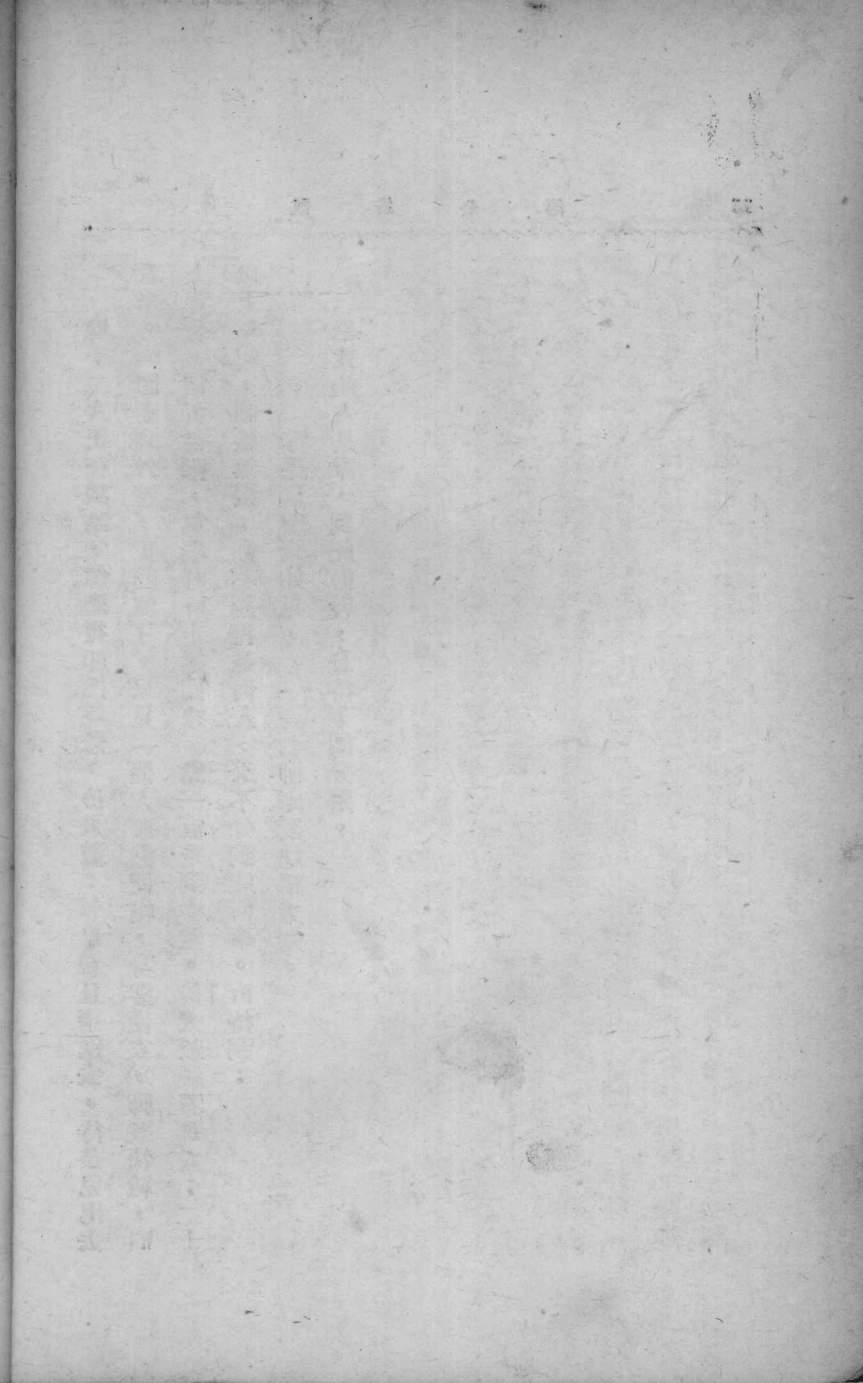
岳大爺看見這般光景，眼中流下淚來；也無心操演槍馬，牽馬提槍，回轉家中。到了中堂，放聲大哭起來。姚安人聽見，走出來喝道：「畜生！破娘的方纔說了你幾句，你敢懷恨悲啼麼？」岳大爺道：「孩兒怎敢？只爲一班兄弟們所爲非禮，兒幾次勸化他們不轉；今日與他們劃地斷義，回來想起，捨不得這些兄弟，故爾悲傷。」安人道：「人各有志，且自由他們罷了！」

母子二人正在談論，忽聽得叩門聲急，岳飛道：「母親且請進去，待孩兒出去看來。」卽走到外邊，把門開了。只見一個人頭戴便帽，身穿便衣，腳登快靴，頭上背著一個黃包袱，氣喘吁吁走進門來，竟一直走到中堂。岳大爺細看那人；二十以上年紀，圓臉無鬚；卻不認得是何人，又不知到此何事。直待到：

雪隱鸞鷲飛始見，

柳滅鸚鵡語方知。

畢竟此人是誰，到此何幹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十二回

結義盟王佐假名

刺精忠岳母順子

寂寞相如臥茂陵，家徒四壁不知貧。

世情已逐浮雲變，裘馬誰爲感激人？

大盜徒然投幣帛，新君仗爾整乾坤。

祇看賢母精忠訓，便識將軍報國心。

話說衆兄弟不肯安貧，各自散去。岳大爺正在悲傷之際，恰遇著那人來叩門。

岳大爺開了他進來，只見那人一直走上中堂，把包袱放下，問道：『小弟有事來訪岳飛的。未知可是這裏？』岳爺道：『在下就是。未知兄長有何見教？』那人聽了，納頭便拜道：『小弟久慕大名，特來相投學些武藝。若蒙見允，情願結爲兄弟，住在寶莊，以便朝夕請教。不知尊意若何？』岳爺道：『如此甚妙。請問尊姓大名？尊庚幾何？』那人道：『小人姓子，名工，湖廣人氏，行年二十二歲。』岳爺道：『如此叨長一年，有屈老弟了！』那人大喜，就與岳爺望空八拜立誓：『永

勝同胞，各不相負。」拜罷起來，于工取出白銀二百兩，送與岳爺。岳爺推辭不受。于工道：「如今既爲兄弟，不必推遜了。」

岳爺只得收了，就進去交與母親，遂轉身出來。于工道：「哥哥有大盤子，取出幾個來。」岳爺道：「有。」即進房去，向娘子討了幾個盤子出來，交與于工。于工親自動手，把桌子擺在中間，將盤安放得停當。打開黃包裹，取出十個馬蹄金，放在一盤；又取出幾十粒珠子，也裝在一盤；又將一件猩紅戰袍，一條羊脂玉玲瓏帶，各盛在盤內；又向胸前取出一封書來，供在中央，便叫：「大哥快來接旨！」岳大爺道：「兄弟，你好糊塗，又不說個明白，卻叫爲兄的接旨。不知這旨是何處來的，說明了，方好接得。」那人道：「實不瞞大哥說：小弟並非于工，乃是湖廣洞庭湖通聖大王楊么駕下，官封東勝侯，姓王名佐的便是。只因朝廷不明，信任奸邪，勞民傷財，萬民離散。目下宣和靖康二帝，被金國擄去，國家無主。因此我主公應天順人，志欲恢復中原，以安百姓。久慕大哥文武全才，因此特命小弟前來，聘請大哥同往洞庭湖去，扶助江山，共享富貴。請哥哥收了。」岳大爺道：「好漢子，幸喜先與我結爲兄弟；不然，就拿賢弟送官，連性命也難保了！我岳飛雖

不才；生長在宋朝，况曾受承信郎之職，焉肯背國投賊？兄弟你可將這些東西，快收了，再不要多言。」王佐道：「哥哥，古人云：『天下者，非一人之天下，惟有德者居之。』不要說是二帝無道，現今被兀朮擄去，天下無主；人心思亂，未知鹿死誰手。大哥不趁此時幹功立業，還待何時？不必執迷，還請三思！」岳大爺道：「爲人立志，如女子之守身；岳飛生是宋朝人，死是宋朝鬼。縱有陸賈隨何之口舌，難換我貫日凌雲之浩氣。本欲屈留賢弟暫住幾日；今既有此舉，嫌疑不便。賢弟速速請回，拜覆你那主人，今生休再想我。難得今日與賢弟結拜一場，他日岳飛若有寸進，上陣交鋒之際，再得與賢弟相會也。」王佐見岳飛侃侃烈烈，無可奈何，只得把禮物收了，仍舊包好。

岳大爺遂走進裏邊，叫母親把方纔那個銀子取來。安人取了出來，交與岳大爺接了。出來對王佐道：「這銀包請收了。」王佐道：「又來了！這聘禮是主公的，所以大哥不受。這些須禮物，雖然不成光景，乃是小弟的敬意，仁兄何必如此！」岳大爺道：「兄弟你誤會了。賢弟送與我的，我已收了。這是爲兄的轉送與賢弟的，可收去做盤纏；若要推辭，不像弟兄了。」王佐諒來岳飛是決不肯收的了，也

只得收下。收拾好了，拜辭岳爺，仍舊背上包裹，悄然出門上路回去。不提。

卻說岳爺送了王佐出門，轉身進來，見了安人，安人問道：「方纔我兒說那朋友要住幾日，爲何飯也不留一餐，放他去了，卻是何故？」岳大爺道：「母親不要說起。方纔那個人，先說是要與孩兒結拜弟兄，學習武藝，故此要住幾日。不料乃是湖廣洞庭反賊楊么差來的，叫做王佐，要聘請孩兒前去爲官。被孩兒說了他幾句，就打發他去了。」岳安人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又想了一想，便叫：「我兒你出去端正香燭，在中堂擺下香案，待我出來，自有道理。」岳爺道：「曉得。」就出門外，辦了香燭，走至中堂，搬過一張桌子，安放居中；又取了一副燭臺，一個香爐，擺列端正。進來稟知母親：「香案俱已停當，請母親出去。」

安人即便帶了媳婦一同出來，在神聖家廟之前，焚香點燭。拜過天地祖宗，然後叫孩兒跪著，媳婦磨墨。岳飛便跪下道：「母親有何分付？」安人道：「做娘的見你不受叛賊之聘，甘守清貧，不貪濁富，是極好的了。但恐我死之後，又有那些不法之徒，前來勾引，倘我兒一時失志，做出些不忠之事，豈不把半世清名，喪於

一旦？故我今日祝告天地祖宗，要在你背上刺下「精忠報國」四字。但願你做個忠臣，我做娘的死後，那些來來往往的人，道：「好個安人，教子成名，盡忠報國，百世流芳！」我就含笑於九泉矣。」岳飛道：「聖人云：『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。』母親的嚴訓，孩兒自能領遵，免刺字罷。」安人道：「胡說！倘然你日後做著不肖事情出來，那時拏到官司，吃敲吃打，你也好對那官府說：『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』麼？」岳飛道：「母親說得有理，就與孩兒刺字罷。」就將衣服脫下半邊。安人取筆先在岳飛背上正脊之中寫了「精忠報國」四字。然後將繡花針拏在手中，在他背上一刺，只見岳飛的肉一聳。安人道：「我兒痛麼？」岳飛道：「母親刺也不會刺，怎麼問孩兒痛不痛？」安人流淚道：「我兒！你恐怕做娘的手軟，故說不痛。」就咬著牙根而刺。刺完，將醋墨塗上了；便永遠不退色的了。岳飛起來，叩謝了母親訓子之恩，各自回房安歇。不表。

書中再講到湯陰縣主徐仁，奉著聖旨，齎了禮物，回到湯陰來聘岳飛。那一日帶領了衆多衙役，擡了禮物，並羊酒花紅等件，來到岳家莊叩門。岳飛開門出看，

認得是徐縣主，就講進中堂。徐仁便叫：『賢契快排香案接旨！』岳飛暗想：『我命中該有這些磨折！昨日王佐來叫我接旨，今日徐縣尊，也來叫我接旨。我想現今二帝北狩，朝內無君，必定是張邦昌那奸賊僭位，放我不下，故來算計我也。』便打躬道：『老大人，上皇少帝，俱已北狩，未知此是何人之旨？說明了，岳飛纔敢接。』徐仁道：『賢契你還不知麼？目今九殿下康王從金營逃回來，泥馬渡了夾江，現今卽位金陵。這就是建炎新天子的旨意。』岳飛聽了大喜，連忙跪下。徐仁卽將聖旨宣讀——

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朕聞多難所以興邦，殷憂所以啓聖。予小子遭家不造，金寇猖狂，二帝北轅，九廟邱墟。朕荷天眷，不絕宋祚，泥馬渡江，諸臣擁戴，嗣位金陵。但日有羽書之報，夜有狼煙之警，正我君臣臥薪嘗膽之秋，圖復中興報仇雪恥之日也。必命鷹揚之將，急遏猾虜之侵。茲爾岳飛，有文武全才，正堪大用；故命徐仁賚賜黃金彩緞，羊酒花紅，卽著來京受職，率兵討賊，殄滅腥羶，迎二帝於沙漠，救生民於塗炭。爾其倍道兼進，以慰朕懷！欽哉！特旨。

徐仁讓罷，使將聖旨交與岳飛。岳飛雙手接來，供在中央。徐仁道：「軍情緊急，今日就要起身；我在此相等，賢契可將家專料理料理。」岳飛道：「既是聖旨，怎敢遲延！」就請徐仁坐定。將聘禮收進後堂，請母親出來坐了，李氏夫人侍立在傍。岳飛告稟母親：「當今九殿下康王，在南京接位，特賜金帛，命徐縣尊前來聘召孩兒赴闕。今日就要起身，特此拜別。」安人道：「今日朝廷召你，多虧周先生教訓之恩，還該在他靈位前拜辭拜辭纔是。」岳飛領命，就將皇封御酒打開，在周先生靈位前拜奠了；又在祖宗神位前拜奠已畢。然後斟了一盃酒，跪下敬上安人。安人接在手中，便道：「我兒！做娘的，今日吃你這盃酒，但願你此去爲國家出力，休戀家鄉；得你盡忠報國，名垂青史，吾願足矣。切記切記！不可有忘！」岳飛道：「謹遵慈命！」安人一飲而盡。岳飛立起來，又斟了一盃向著李氏夫人道：「娘子，不知你可能飲我這盃酒麼？」李氏道：「五花官詔，尙要贈我，這盃酒怎麼吃不得？」岳爺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我岳飛只得孤身，並無兄弟；如今爲國遠去，老母在堂，娘子須要代我孝養侍奉；兒子年幼，必當教訓成人；所以說「娘子可能飲得此酒」也。」李氏夫人道：「這都是妾身分內之事，何必屬村？官人只

管放心前去，不必挂懷。俱在妾身上硬了。」接過酒來，一飲而盡。這些事，那徐仁在外，俱聽得明白，歎道：「難得他一門忠孝！新主可謂得人，中興有日也。」就分付從人，將岳飛衣甲放在馬上；軍器物件，叫人挑了。岳飛拜別母親，又與娘子對拜了兩拜。走出門來，但見徐縣主一手牽著馬，一手執鞭道：「請賢契上馬。」岳飛道：「恩師，門生怎敢當此！」徐仁道：「賢契不要看輕了。當今天子本要親來徵聘，只因初登大位，不能遠出；故在金鸞殿上，賜我御酒三盃，命我代勞。如蕭相國「推輪捧轂」故事，賢契不必謙遜。」岳飛只得告罪上馬，縣主隨在後邊送行。

正待起行，忽見岳雲趕來，跪在馬前。岳爺見了問道：「你來做什麼？」岳雲：「孩兒在館中，聽得人說縣主奉旨來聘爹爹，故此孩兒趕來送行；二來請問爹爹往何處去？做什麼事？」岳爺道：「爲父的因你年幼，恐不忍分離，故不來喚你。你今既來，我有幾句話分付你：今爲父的蒙新君召去殺韃子，保江山。你在家中，須要孝順婆婆，敬奉母親，照管弟妹，用心讀書。牢記牢記！」岳雲道：「謹遵嚴命！但是這些韃子，不要殺完了。」岳爺道：「這是爲何？」岳雲道：「留一

半與孩兒殺殺。』岳爺喝道：『胡說！快些回去！』岳雲到底是個孩子，並不留戀，磕了一個頭，起來跳跳舞舞的回去了。

這裏徐仁走了幾步，叫聲：『賢契先請進前，我回驛收拾行李就來。』岳飛道：『恩師請便。』徐仁別了，自回縣中料理糧草。飛馬趕上驛，一同進京，即路無話。

不一日到了金陵，一齊午門候旨。黃門官奏過天子，高宗傳旨召上殿。引岳飛陛見。高宗道：『有勞賢卿了！』勅賜金帛彩緞，仍回湯陰理事，不再加陞擢。徐仁謝恩退朝，自回湯陰，不表。

且說高宗見岳飛狀貌魁梧，身材雄壯，十分歡喜，便問衆卿：『岳飛到來，封何職？』宗澤奏道：『岳飛原有舊職，是承信郎。』高宗道：『此乃父王欠明。今暫封副總制，候卿有功，再加陞賞。』岳飛謝恩畢，又命賜宴。高宗又將在宮中親手畫的五副大像，取出來與岳飛一副一副看過，高宗道：『此乃是全國粘罕弟兄五人的像，卿可細細認看，倘若相逢，不可放過！』岳飛道：『臣領旨。』高宗

道：『現今大元帥張所，掌握天下兵權，卿可到他營前效用。』岳飛謝恩，辭駕出朝。

來到帥府，參見見了元帥。張所見了岳飛，好生歡喜。次日就令岳飛往教場中去挑選兵馬，充作先行。岳飛領令，就去挑選。選來選去，只選了六百名，來見元帥。元帥道：『我的營中，也去挑選些。』岳飛又去挑選了二百名，連前共有八百名，來稟元帥。張所道：『難道一千人，都挑不足數麼？』岳飛道：『就是八罷！』元帥遂令岳飛領八百兵，作第一隊先行。於是再問：『那一位將軍敢爲一救應？』連問了幾聲，並無人答應。元帥道：『都是這樣貪生怕死，朝廷便無力了！待我點名叫去，看他怎樣躲過。』便叫山東節度使劉豫。劉豫只得答應。『有』。元帥道：『你帶領本部人馬爲第二隊先行。本帥親率大軍，隨後就到。』

劉豫無奈，只得勉強領令，即去整頓人馬。

到了次日，張所率領岳飛劉豫入朝辭駕，恰有巡城指揮來奏：『今有強盜領衆

來搶儀鳳門。』聲聲要岳飛出陣，請旨定奪。高宗聽奏，傳旨就著岳飛擒賊覆旨。

岳飛領旨，辭駕出朝，帶領這八百兒郎出城，來到陣前。只見對陣許多嘍囉，手中

拿的，那裏是什麼槍刀，多是一些鋤頭，鐵搭，木棍，麪刀，亂鬩鬩的，不成模樣。岳爺大喝一聲：『那裏來的毛賊？快快來認岳飛！』喝聲未絕，只見對陣裏跑出一馬，馬上坐著個強人，生得來青面獠牙，十分兇惡。若不是西遊記中妖精出現，卽便是封神傳內天將臨凡。正是：

未辦入山擒虎豹

先來沿海斬蛟龍。

不知岳爺捉得強盜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

胡先奉令探功績

岳飛設計敗金兵

兵卒瘡痍血未乾，金兵湖寇幾時安？

奇才妙計遭湮沒，方識風雲際會難。

卻說岳爺見對陣內走出一個強盜來，生得青面獠牙，領下無鬚；坐下一匹青鬃馬；手舞狼牙棒，出到陣前，大叫一聲：『岳大哥！小弟特來尋你帶挈帶挈。』岳爺上前一認，卻原來是吉青。岳爺罵道：『狗強盜！你甘心爲賊，還來怎麼？快與我拏下！』吉青跳下馬來道：『不要動手，只管來拏。』軍士即將吉青拏下。吉青隨命所領之衆：『好好散去，各安生業罷！』衆人謝恩而去。

岳爺命衆兵丁，帶了吉青進城來，一逕上殿來見駕，奏道：『已拏強盜在午門外候旨。』高宗命推上殿來。不多時，御林軍將吉青推上金階。吉青大叫：『萬歲爺，小人不是強盜；是岳飛的義弟吉青，特來尋他，與國家出力的！』高宗見了他這般形像，像個英雄，便問岳飛：『果是你的義弟麼？』岳飛奏道：『雖是結義的

兄弟，但是他所爲不肖，已與他割地斷義的了。」高宗道：「孤家看他，也是一條好漢；況當今用人之際，可赦其小過，以待立功贖罪罷！」傳命放綁，封爲副都統之職，撥在岳飛營前效用；有功之日，再加陞賞。吉青謝恩畢。岳飛辭駕出朝，引吉青來見了元帥。元帥卽令岳飛領兵先往鬼愁關去。劉豫領本部兵五千爲第二隊。元帥自領大兵十萬在後，準備迎敵。

再說兀朮在河間府聞報，康王在金陵卽位，用張所爲天下大元帥，聚兵拒敵；不覺大怒。卽令金牙忽，銀牙忽，各領兵五千爲先鋒；又請大王兄粘罕，同著元帥銅先文郎，率領衆平章，領兵十萬，殺奔金陵而來。

且說岳飛同吉青，帶領八百兒郎一路而來，來至一山，名爲八盤山，岳爺分付衆兒郎住著。岳飛細細四下一看，對吉青道：「真是一座好山！」吉青道：「大哥要買他做風水麼？」岳爺道：「兄弟好癡話。愚兄看這座山勢，甚是曲折；若得兀朮到此，我兵雖少，可以成功也。」吉青道：「原來爲此。」

正說之間，忽見探軍來報道：『現有番兵前隊已到此了。』岳爺舉首向天道：『此乃我皇上之洪福也。』遂令衆兒郎俱用強弓硬弩，在南旁埋伏。命吉青前去引戰：『只許敗，不許勝！引他進山來，爲兄的在此接應。』吉青聽令，遂略帶些人馬，前來迎敵。那番兵見吉青不上幾十個人，俱各大笑。吉青縱馬上前，金牙忽，銀牙忽道：『我前只道這南蠻是三頭六臂的，原來是這樣的賊形！』吉青道：『賊形要偷你媽的毬。』輪起棒便打。金牙忽舉刀招架。戰不上三個回合，吉青暗想道：『大哥原叫我敗進山去的。』遂把狼牙棒虛幌一幌，回馬就走。兩員番將帶領三軍隨後趕來。南邊埋伏軍士，一齊發箭，把番兵截住大半，首尾不能相顧。金牙忽恰待轉身尋路，忽聽得大喝一聲：『番賊那裏走，岳飛在此！』擺動手中瀝泉槍，迎著金牙忽廝殺。銀牙忽上前幫助，吉青回馬轉來敵住。兩軍吶喊，那山谷應聲，賽過雷轟。金牙忽不知宋軍有幾百萬，心上著忙，手中刀略鬆一鬆，被岳爺一槍刺中心窩，翻身落馬。銀牙忽吃了一嚇，被吉青一棒，把個天靈蓋打得粉碎。八百兒郎一齊動手，殺死番兵二千餘人；其餘有命的逃去報信。岳爺取了兩個首級，收拾旗鼓馬匹兵器等物，命吉青解送劉豫軍前，轉送大營報功。劉豫命吉青：『且

自回營，待本帥與你轉達便了。』吉青回營，稟覆了岳爺。不提。

且說那劉豫想道：『這岳飛好手段！初出來，就得此大功，一路去，不知還有多少功勞。如今這第一功，權且讓我得了，下次再與他報罷。』忙忙的將文書寫好，差旗牌官將首級兵器等物，稟見元帥報功。元帥那裏曉得，就上了第一功，賞了旗牌。旗牌謝過元帥出營，回轉本營稟覆。劉豫暗暗歡喜。不提。

且說岳爺領兵前行，又至一山，名爲青龍山。岳爺左顧右盼，分付將人馬紮住；對吉青道：『這座山，比八盤山更好。爲兄的在此紮營，意欲等候敵兵到來，殺他一個片甲不留。你可往後營內去，見劉豫元帥，要借口袋四百個，火藥一百擔，撓鉤二百桿，火箭火礮等物，前來應用。』吉青領命，來到劉豫營中，見了劉豫，備述要借口袋等物。劉豫道：『本營那有此物？你且回去，待我差人到元帥大營中，取了送來便了。』吉青聽了，自去回覆了岳爺。那劉豫卽差人往大營取齊了應用之物，送至前營，岳爺收了。遂分撥二百名人馬在山前，將枯草鋪在地上，洒

上火藥。暗暗傳下號令：『礮響爲號，一齊發箭。』又撥一百兵在右邊山澗水口，將口袋裝滿沙土，作壩阻水。待番兵到來，即將口袋扯起，放水淹他。若逃過山澗，自有石壁阻住去路，決往夾山道而走。遂撥兵一百名，於上邊堆積亂石，打將下來，叫他無處逃生。又命吉青領二百人馬，埋伏在山後，擒拏逃走番兵；又道：『賢弟！你若遇見一個面如黃土，騎黃驃馬，用流星鎚的——就是粘罕——務要擒住！如若放走了他，必送元帥處軍法從事，不可有違！』吉青領命而去。岳爺自帶二百兵，在山頂搖旗吶喊，專等金兵到來。

卻說大元帥張所，那日獨坐後營，籌畫退敵之策，只見中軍胡先密稟道：『今日劉豫差官來取口袋火藥等件，不知何用？小官細想：岳統制領隊在前，未曾敗績，怎麼第二隊劉豫，反殺敗了番兵，得了頭功？其中必有情弊。倘若有冒功等事，豈不使英雄氣短，誰肯替國家出力！因此特來請令，待小官扮作獸醫，前去探聽消息，不知元帥意下若何？』元帥聽了大喜道：『本帥也在此想，正欲查究。得你前去探聽最好。』

胡先領命出營，扮作獸醫，混過劉營，一路來到青龍山，已近黃昏。悄悄行至半山，見一株大樹，就盤將上去。在樹頂上遠遠望去，只見番兵已到，漫山遍野而來，如同螻蟻一般。胡先好不著急！想：『那岳統制只有八百人馬，怎麼迎敵？決然被他擒了。』

不表胡先坐在樹上探望。再說粘罕帶領十萬人馬，望金陵進發，途遇敗兵報說：『有個岳南蠻，殺了兩個元帥。五千兵喪了一大半，傷者不計其數。』粘罕聽罷大怒，催動大兵下來。忽有探軍報道：『啓上狼主：前面山頂上，有南蠻紮營，請令定奪。』粘罕道：『既有南蠻阻路，今天色已晚，且紮下營盤住著，到明日開兵。』一聲礮響，番兵安營紮寨，尙未安歇。

這裏青龍山上，岳爺見粘罕安營，不來搶山，倘到明日，彼衆我寡，難以抵敵。『想了一想，便叫二百兒郎：『在此守著，不可亂動，待我去引這些番兵來受死。』遂拍馬下山，搖手中槍，望著番營殺去。那胡先在樹頂上見了，一身冷汗，暗想道：『真個是舍身爲國之人！』且看那岳爺一馬衝入番營，高叫：『宋朝岳飛

來踹營也！」騎著馬，馬又高大；挺著槍，槍又精奇，逢人便挑，遇馬便刺；耀武揚威，如入無人之境。小番連忙報入牛皮帳中。粘罕大怒，上馬提鎗，率領平章元帥衆校尉一齊擁上來，將岳爺圍住。這岳爺那裏在心上，奮起神威，便槍挑劍砍，殺得尸堆滿地，血流成河；暗想道：「此番已激動他的怒氣，不若敗出去，賺他趕來。便把瀝泉槍一擺，喝道：『進得來，出得去，纔爲好漢！』兩腿把馬一夾，滾喇喇衝出番營而去。

粘罕大怒道：「那有這等事！一個南蠻，拏他不住，如何進得中原？必要踏平此山，方洩吾恨。」就招麾大兵吶喊追來。岳爺回頭看見，暗暗歡喜道：「番奴，這遭中我之計了！」連忙走馬上山。半山裏樹頂上胡先，看見岳爺統制敗回；後邊漫天蓋地的番兵趕來，吹起胡笳，好似長潮浪湧，敲動鼙鼓，猶如霹靂雷霆，胡先想道：「這番敗了，不獨他沒了命，我胡先也要死！」正在著急，忽聽一聲礮響，震得山搖地動，幾乎跌下樹來。那衆番兵，亦有跌下馬來的，也有驚倒的，兩邊伏兵軍士，火礮火箭，打將下來。延著枯草，火藥發作。一霎時，烈焰騰空，煙霧亂滾，燒得那番兵番將兩目難開，怎認得兄與弟；一身無主，那顧得父與孫；喧喧

嚷嚷，自相踐踏，人撞馬，馬撞人，各自逃命。

銅先文郎和衆平章保著粘罕，從小路逃生。卻見一山澗阻路，粘罕叫小番探那溪水淺深，小番探得明白，說：『有三尺來深。』粘罕遂分付三軍渡水過去。衆軍士依言，盡向溪水中走去，也有許多向溪邊吃水。粘罕催動人馬渡溪，但見滿溪澗盡是番兵。忽聽得一聲響亮，猶如半天中塌了天河，那水勢望下倒來。但見滴滴溜溜人隨水滾，潑喇喇馬逐波流。粘罕大驚，慌忙下令別尋路徑回兵要緊。那些番兵，個個魂飛膽喪，盡望谷口逃生。粘罕也顧不得衆平章了，跟了銅先文郎，拍馬往谷口尋路。只見前邊逃命的平章跑馬轉來叫聲：『狼主！前面谷口都有山峯攔住，無路可通。』粘罕道：『如此說來，我等性命休矣！』內中有一個平章，用手指道：『這一邊卻有一條小路，不管他通不通，且走去再處。』粘罕道：『慌不擇路，只要有路就走。』遂同衆兵將一齊從夾山道而行。行不多路，那山上軍士，聽得下邊人馬走動，一齊把石塊，飛蝗似的打將下來，打得番兵頭開腦裂，尸積如山。

同先文郎保著粘罕，拚命逃出谷口，卻是一條大路。這時已是五更時分了，粘罕出得夾山道，不覺仰天大笑。銅先文郎道：『如此吃虧，怎麼狼主反笑起來，卻

是爲何？」粘罕道：「不笑別的，我笑那岳南蠻，雖會用兵，到底平常。若在此處埋伏一軍人馬，某家插翅也難飛了。」話言未畢，只聽得一聲礮響，霎時火把燈籠照耀如同白日。火光中一將，生得面如藍靛，髮似硃砂，手舞狼牙棒，躍馬高叫：「吉青在此，快快下馬受死！」粘罕對銅先文郎道：「岳南蠻果然厲害，某家今日死於此地了！」眼中流下淚來。銅先文郎道：「都是狼主自家笑出來的。如今事已急了，臣有一個金蟬脫殼之計，只要狼主照看臣的後代！」粘罕道：「這個自然。計將安出？」銅先文郎道：「狼主可將馬匹衣甲調換了，一齊衝出。那吉青看見，必然認臣是狼主，與臣交戰；若南蠻本事有限，臣保狼主逃生；倘若他本事高強，被他捉去，狼主可覷便脫離此難。」粘罕道：「只是難爲你了！」便忙忙的將衣甲馬匹調換了，一齊衝出。那吉青看見銅先文郎這般打扮，認做是粘罕，便舉起狼牙棒打來。銅先文郎提鎚招架，戰不上幾合，早被吉青一把抓住，活擒過馬去了。那粘罕帶領敗兵，拚命奪路而逃。這裏吉青追趕了一程，拏了銅先文郎回來報功。

那胡先在樹頂上蹲了一夜，看得明白，暗暗稱贊不絕。慢慢的溜下樹來，自回營中，報與張元帥去。

再說岳爺在山上等到天明，那各處埋伏兵丁，俱來報功；一面收拾番兵所遺兵器等物。只見吉青回營，纔令道：『果然拏著粘罕了。』岳爺一看，拍案大怒，命左右：『將吉青綁去砍了！』左右答應一聲。真個是：

令行山岳動，

言出鬼神驚。

不知吉青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

釋番將劉豫降金 獻玉璽 邦昌拜相

劉豫降金實可羞，邦昌獻璽豈良謀？

欺君賣國無雙士，搗鬼瞞神第一流。

話說當時岳爺要把吉青斬首，吉青大叫：『無罪！』岳爺道：『我怎樣分付，你卻中了他金蟬脫殼之計。』便向銅先文郎喝道：『你這等詭計，只好瞞吉青，怎瞞得我過？你實說是何等樣人，敢假妝粘罕替死？』銅先文郎暗想：『中原有了此人，我主休想宋室江山也。』便叫道：『岳南蠻，我狠主乃天命之主，怎能被你拏了？我非別人，乃金國大元帥，銅先文郎便是。』岳爺道：『吉青，你聽見麼？』吉青道：『我見他這般打扮妝束，只道是粘罕，那曉得他會掉換的？大哥要殺我，就與他一同殺罷了。』衆軍士俱跪下討饒。岳爺道：『也罷，今日初犯，恕你一次。日後倘再有誤事，王法無親，決不容你。』吉青謝了起來。岳爺道：『就著你領兵二百，把番將並馬匹軍器，押解前往大營報功。』吉青領命，押解了銅先文郎並所

獲遺棄物件，一路來到劉豫營前，叫小校稟知，好放過去到元帥大營。

劉豫聞報，即命傳宣：『引吉青進見。』吉青叩稟：『岳統制殺敗了番兵十萬，活捉番將一員，得了許多軍器馬匹；現解在營門，乞元帥看驗明白，好讓路與小將到大元帥營中去報功。』劉豫聽了這一番言語，口中不說，心內暗想：『金兵十分厲害，南朝並無一人敢當；岳飛初進之人，反有這等本事！我想他只用八百兵了，便殺敗了十萬人馬，擒拿了番邦元帥；若還論功，必定職居吾上。』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『有了，索性待我佔了。後來的功再讓他罷。』主意已定，便假意開言道：『吉將軍，你同岳統制殺敗番兵，擒獲番將，這件功勞不小！但你去到大營報功，須要耽擱時日；你營中乏人，恐金兵復來。我與你統制猶如兄弟一般，不如我差人代你送往元帥。將軍與我帶了猪羊牛酒，先回本營去犒賞三軍罷。』吉青不知是計，即便謝了劉豫。劉豫分付家將，整備猪羊牛酒，交與吉青帶回本寨去，分犒衆軍。不提。

且說劉豫將銅先文郎囚在後營；解來物件，暫且留下。把文書寫停當封好了，

叫旗牌上來分付道：『你到大營去報功，大元帥若問你，你說：金兵殺來，被本帥殺敗，拏住一個番將，囚在營中。如若是大元帥要，就解送來；若是不要，就在那旁斬了。倘元帥問你甚說話，須要隨機答應，不可漏洩風聲。』旗牌得令出營，望大營而來。

再說胡中軍回營，換了衣服，來見元帥。元帥便問：『所探之事如何？』胡中軍將到了青龍山，爬在樹頂上，一夜所見之事，細細稟知。元帥道：『難爲你了，記上你的功勞。』

到了次日，元帥升帳，聚集衆節度各總兵議事。衆將參見已畢。有傳宣官上來稟道：『二隊先鋒劉節度，差旗牌來報功，在營門外候令。』元帥道：『令他進來！』那旗牌官進來，叩頭，即將文書呈上。張元帥拆開觀看，原來又將岳先鋒的功勞冒去了。便分付賞了旗牌，道：『且自回營，可將所擒番將，活解來營；待本帥這裏敍功，送往京師，候旨便了。』旗牌叩謝出營而去。

張元帥打發了旗牌出營，便向衆將道：『兩次殺敗番兵，俱係前隊岳飛大功；

今劉豫蔽賢冒功。朝廷正在用人之際，豈容奸將埋沒才能，以至賞罰混亂？本帥意欲將他拏來斬首示衆，再奏朝廷，那一位將軍前去拏他？」言未畢，胡中軍上前稟道：「元帥若去拏他，恐有意外之變。不如差官前去，傳元帥有令，請他到來議事；然後聚集衆將，究明細底，然後斬他，庶衆心誠服，他亦死而無怨。」元帥道：「此計甚妙，就著你去請他到大營來，商議軍機，不得有誤。」中軍得令，出營上馬，往劉營來。

不道元帥帳下，有一兩淮節度使曹榮，卻是劉豫的兒女親家。當時親見元帥命中軍去賺劉豫，心想：「他的長子劉麟，卻是我的女婿。父子性命，旦夕難保，叫我女兒怎麼好！」遂悄悄出帳，差心腹家將，飛馬往劉營報知。此時劉豫正在營中盼望那報功的旗牌，不見回來，忽傳宣進營稟說：「兩淮節度使曹爺，差人有緊急事要見。」劉豫即著來人進見。來人進營，慌慌張張叩了頭，說道：「家爺不及修書，多多拜上：今大元帥探聽得老爺冒了岳先鋒的功勞，差中軍官來請老爺到大營假說議事，有性命之憂，請老爺快作計較。」劉豫聽了，大驚失色，忙取白銀五十兩，賞了來人；說道：「與我多多拜上你家爺：感承活命之恩，必當重報。」來人

叩謝，自回去了。

劉豫想了一會，走到後營，將銅先文郎放了，坐下道：「久聞元帥，乃金邦名將，誤被岳飛所算。我觀宋朝氣數已盡，金國當興，本帥意欲放了元帥，同投金國，不知元帥意下若何？」銅先文郎道：「被擄之人，自分一死；若蒙再生，自當重報。吾狼主十分愛才重賢，元帥若往本國，一力在我身上保舉重用。」劉豫大喜，分付整備酒飯；一面傳令收拾人馬糧草。

正待起行，旗牌恰回來繳令，說：「大元帥命將所擒番將，囚解大營，請旨定奪。」劉豫大喜，遂鳴鼓聚衆將士。參見已畢。劉豫下令道：「新君年幼無知，張所賞罰不明；今大金狼主重賢愛才，本帥已約定金國元帥，前去投順。爾等可作速收拾前去，共圖富貴。」言未畢，只聽得階下一片聲說：「我等各有父母妻子在此，不願降金。」閔的一聲，走個罄盡。劉豫目瞪口呆，看看只賸得幾名親隨家將，只得和銅先文郎帶領了這幾人上馬。然又恐怕岳飛兵馬在前邊阻礙，只得從小路大寬轉取路前行。忽見後面一騎馬飛奔趕來，叫道：「劉老爺何往？」劉豫回頭看時，卻是中軍，便問：「你來做甚麼？」中軍道：「大老爺有令箭在此，特請元

帥速往大營議事。」劉豫笑道：「我已知道了。我本待殺了你，恐沒有人報信。留你回去，說與張所老賊知道：我劉豫堂堂丈夫，豈是池中之物，反受你的節制？我今投順金國，權寄這類頭顱在他頸上，我不日就來取也。」嚇得中軍不敢做聲，回轉馬頭就走。

不知是那個走漏了風聲，飛跑趕回大營，來報與張元帥。張元帥隨即修本，正要差官進京啓奏。忽報聖旨下，張所接旨，宣讀，卻是命張所把守黃河；加封岳飛爲都統制。張所謝恩畢，隨將所奏劉豫降金，岳飛得功的本章，交與欽差帶進京去呈奏。命岳飛領軍前行，同守黃河。且按下慢表。

再說那粘罕在青龍山被岳飛殺敗，領了殘兵，取路回到河間府來見兀朮。兀朮道：「王兄有十萬人馬，怎樣反敗於宋兵之手？」粘罕道：「有個岳南蠻，叫做岳飛，真個厲害！」就把他獨來踰營並水火埋伏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兀朮道：「並未聽見中原有什麼岳飛，不信如此厲害。」粘罕道：「若沒有銅先文郎代替，我命已喪於夾山道上矣！」兀朮聽了大怒道：「王兄你且放心，待某家親自起兵前

去，渡黃河，拏住岳飛，與王兄報仇。直搗金陵，踏平宋室，以洩吾恨！」

那兀朮正在怒烘烘的要拏岳飛，卻有小番來報：「銅先文郎候令。」兀朮道：「王兄說他被南蠻拏去，怎得回來？」就著令：「傳進來！」

當時那銅先文郎，同著劉豫，抄路轉到金營，卽對劉豫說道：「元帥可在營門外等待，我先去稟明，再請相見。」劉豫道：「全仗幫襯！」

銅先文郎進了大營，一直來到兀朮帳前跪下叩頭。兀朮道：「你被南蠻拏去，怎生逃得回來？」銅先文郎將劉豫投降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兀朮道：「這樣奸臣，留他怎麼，拏來哈喇了罷！」哈迷蚩道：「狼主不可如此；且宣他進來，封他王位，安放他在此，自有用處。」兀朮聽了軍師之言，就命平章宣進朝見，封爲魯王之職，鎮守山東一帶。劉豫謝恩。不表。

再說張元帥兵至黃河，就分撥衆節度各處堅守。岳飛同著吉青，向北紮下營寨守住。張元帥自領大兵攻取汴京。

那張邦昌聞知張元帥領兵來取城，心生一計，來至分宮樓前見太后，啓奏道：

『兀朮兵進中原，不日來搶汴京。今康王九殿下，在金陵卽位，臣欲保娘娘前往，望娘娘將玉璽交付與臣，獻與康王去。』娘娘聞奏，兩淚交流道：『今天子並無音信，要這玉璽何用，就交與卿便了。』張邦昌騙了玉璽，到家中收拾金珠，保了家小出城，竟往金陵去了。

張元帥兵至汴梁，守城軍士開城迎接。張所進城，請了娘娘的安。娘娘就將張邦昌騙去玉璽，帶了家眷，不知去向，與張所說知。張所奏道：『四面皆有兵將守住，不怕奸臣逃去。臣差人探聽奸人下落，再來覆旨。』元帥辭駕出朝，將兵守住汴梁。不表。

再說張邦昌到了金陵，安頓家眷，來至午門，對黃門官道：『張邦昌來獻玉璽，相煩轉達天聽。』黃門官奏知高宗。高宗問衆臣道：『此賊來時，衆卿有何主見？』李太師奏道：『張邦昌來獻玉璽，其功甚大，且封他爲右丞相；但他本心不好，主公只宜疎遠他，他就無權矣。』高宗大悅道：『可宣上殿來。』邦昌來至殿前俯伏。高宗道：『卿之前罪免究，今獻玉璽有功，官封右丞相之職。』邦昌謝恩。

而退。

到了次日，邦昌上殿奏道：『臣聞兀朮又犯中原，有岳飛青龍山大戰，殺得番兵片甲無存。若無此人，中原難保，真乃國家之梁棟也！現爲都統，不稱其職。以臣愚見：望主公召他來京，拜爲元帥，起兵掃北，迎請二帝還朝，天下幸甚！』高宗聽了，暗想：『好雖好，我總不聽你。』遂說道：『卿家不必多言，孤自有主意。』邦昌只得退出。

回至家中，想道：『這樣本章，主公不聽，雖爲丞相，總是無權了。』正在無計可使，適值侍女荷香送茶進來。邦昌觀看，頗有姿色，便想：『不若認爲己女，送進宮中。倘得寵用，只要誘他荒淫酒色不理朝政，便可將天下送與四狼主了。』遂與荷香說知。荷香應允。

張邦昌次日妝扮荷香，上車帶至午門。邦昌進朝奏道：『臣有小女荷香，願入宮中，伏侍聖躬。在午門候旨。』那個少年天子，一聞此言，卽傳旨宣召。荷香拜伏金階，口稱「萬歲」。高宗觀看大悅，遂傳旨命太監送進宮去。李綱出班奏道：『請主公送往西宮。』邦昌又奏道：『望主公降旨，召岳飛回朝，拜帥掃北。』高

宗傳旨，就命邦昌發詔去召岳飛。高宗自回宮去，與荷香歡叙。

張邦昌將旨放在家中，不著人去召岳飛，算定黃河往返的日子，邦昌卻來覆旨，回奏：『岳飛因金兵犯界，守住要地。』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；』因此不肯應詔。』高宗道：『他不來也罷了。』

且說李太師在府中與夫人說起張邦昌獻女之事，夫人道：『他爲不得專權，故送此女，以圖寵用耳。』太師道：『夫人之言，洞悉奸臣肺腑；老夫早晚也要留心。』正說之間，只見簷下站著一人，太師道：『你是何人？』那人過來跪下叩頭道：『小人是張保。』太師道：『張保我一向忘了。只爲國事匆忙，不曾擡舉你。也罷，你去取紙筆過來。』張保就去取了文房四寶來，放在桌上。太師爺就寫起一封書來，封好了；對張保說：『我薦你到岳統制那邊去做個家丁，你須要小心伏侍岳爺！』張保道：『小人不去。古人云：「宰相的家人七品官。」怎麼反去投岳統制？』李太師說道：『那岳統制真是個人中豪傑，蓋世英雄，文武雙全！這樣的人不去跟他，還要跟誰去？』張保道：『小人且去投他；如若不好，仍要回來的。』

當時叩別了太帥，出了府門，轉身來到家中，別了妻子，背上包袱行李，提著混鐵棍，出門上路而行。

一日來到黃河口岳爺營前，向軍士道：「相煩通報，說：京中李太師差來下書人求見。」軍士進營報知岳爺。岳爺道：「可著他進來。」軍士出營說：「家爺請你進去。」張保進營叩頭，將書呈上。岳統制把書拆開一看，說道：「張管家，你在太師身邊，討個出身還好；我這裏是個苦所在，怎麼安得你的身子？且到小營便飯，待我修書回稟太師爺罷。」張保同了岳爺的家人，來至旁邊小營坐下。張保看那家人拏過的杌子桌子動用傢伙，俱是粗的。少停送進酒飯，那家人向張保說道：「張爺請酒飯。」張保道：「爲何把這樣的菜來與我吃？」家人道：「今日卻是爲了張爺，特地收拾起來的！若我家老爺，天天是吃素，還不能歡喜的哩；每到吃飯的時候，家爺朝北站著，眼中淚盈盈說道：『爲臣在此受用了；未知二位聖上如何！』那有一餐不慟哭流淚！」張保道：「好好好，不要說了；且吃酒飯。」他就一連吃了數十餘碗。轉身出來，見了岳爺。岳爺道：「回書有了。」張保道：「小人不回去了，太師爺之命，不敢有違。」岳爺道：「既如此，權且在此過幾日再處

罷。」遂命張保進營去，與吉青相見過了。吉青道：「好一個漢子！」張保自此在營中住下。不表。

且說張邦昌送玉璽時，一路上印了許多紙，所以他就假傳聖旨頗多。那一日將一道假旨，到黃河口來召岳飛。岳飛出來接旨，到裏邊開讀了。岳爺道：「欽差請先行，岳飛隨後便來。」那欽差別過岳飛，先回覆張邦昌去了。岳飛分付吉青道：「兄弟，爲兄的奉旨回京，恐番人渡河過來，非同小可。爲哥的有一句要緊說話，不知賢弟肯依否？」吉青道：「大哥分付，小弟怎敢不依？」

那岳爺對吉青說出這幾句說來，有分教：

猙獠虎豹排牙爪，

困水蛟龍失雨雲。

不知岳爺對吉青說出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

王橫斷橋霸渡口

邦昌假詔害忠良

地網天羅遍處排，岳侯撞入運時乖。

纔離弔客凶神難，又遇喪門白虎災。

話說當時岳爺對吉青道：『愚兄今日奉聖旨回京；只愁金兵渡過河來，兄弟關係不小！恐你貪酒誤事，今日愚兄替你戒了酒，等我回來再開。兄弟若肯聽我之言，就將此茶爲誓。』說罷，就遞過一杯茶來。吉青接過茶來，便道：『謹遵大哥之命！』就將茶一飲而盡。岳爺又差一員家將，前往元帥營中去，稟道：『岳飛今奉聖旨進京，君命在身，不及面辭元帥。』又再三叮囑了吉青一番。帶了張保，上馬，一路望著京都而來。

一日行至中途，只見一座斷橋阻路，岳爺便問張保：『你前日怎麼過來的？』張保道：『小人前日來時，這條橋是好端端的，小人從橋上走過來的。今日不知爲什麼斷了？』岳爺道：『想是近日新斷的了。你可去尋一隻船來，方好過去。』張

保領命，向河邊四下裏一望，並無船隻；只有對河蘆葦中，藏著一隻小船。張保便喊道：『艖公，可將船過來，渡我們一渡！』那船上的艖公道：『來了。』他解了繩纜，放開船，呼呀呀搖到岸邊來，問道：『你們要渡麼？』岳爺看那人時，生得粗眉大眼，紫膛面皮，身長一丈，膀闊腰圓，好個兇惡之相！那人道：『你們要渡河，須要先把價錢講講。』張保道：『要多少？』那人道：『二個人，是十兩；一匹馬，也是十兩。』岳爺暗想道：『此橋必定是那人拆斷的了。』張保道：『好生意吓！朋友，讓些罷？』那人道：『一定的價錢。』張保道：『就依你，且渡我們過去，照數送你便了。』

那艖公暗想道：『就渡你過去，怕你飛上天去不成？看看他們的包裹，雖甚是有限；好匹白馬，掣去倒賣得好幾兩銀子。看這軍官文綳綳的，容易收拾——倒是那個軍漢一臉橫肉，只怕倒有些氣力，待我先對付了他，這匹馬不怕不是我的。』便說道：『客官，便渡你過去，再講也不妨。但是我的船小，渡不得兩人一馬，祇好先渡了一人一馬過去，再來渡你罷。』張保道：『你既裝得一人一馬，那在我一個人？能佔得多少地方？我就在船艖上蹲蹲罷。』艖公暗笑道：『該死的狗頭，

要在船艙上，不消我費半點力氣，就送你下水去。」便道：「客官，只是船小，要站穩些！」一面說，一面把船攏好。岳爺牽馬上船。果然船中容不得一人一騎，岳爺將馬牽放艙中，自己卻在船頭上坐了。張保背了包裹，爬到船艙上，放下了包裹，靠著舵邊立著。艙公把船搖到中間，看那張保手中拄著那根鐵棍，眼睜睜的看著他搖櫓；自己手中又沒有兵器，怎生下手來？想了一會，叫道：「客官，你替我把櫓來擊定了，待我取幾個點心來吃。你若肚裏餓了，也請你吃些。」張保久已有心防備著他，便道：「你自取去。」放了混鐵棍，雙手把櫓來搖。回頭看那艙公躡身下去，揭開艙板，聽的一聲，掣出一把板刀來。張保眼快，趁勢飛起左脚來，正著艙公的手，那把板刀已掉下河中去了；再飛起右脚來。艙公看得親切，叫聲「不好」，就翻身撲通的一聲響，翻下河去了。岳爺在船頭上，見這般光景，便叫張保：「須要防他水裏勾當！」張保應聲：「曉得。看他怎生奈何。我就把這混鐵棍當作划槳一般，在船尾上划。」那艙公在水底下看得明白，難以近船。前邊船頭上，岳爺也把那瀝泉槍，當作篙子一般，在船頭前後左右不住的攪，攪得水裏萬道金光。那個艙公幾番要上前算計他，又恐怕著了檣棍，不敢近前。卻被那張保一手

搖櫓，一手划棍，不一時，竟划到岸邊。岳爺就在船艙裏牽出馬來，跳上了岸。張保背著包裹，提了混鐵棍，躡身上岸。那隻船上沒有了人，滴溜溜的在水內轉。張保笑對岳爺道：「這艙公好晦氣！卻不是偷雞不著，反折了一把米？請爺上馬走罷！」岳爺上了馬，張保跟在後頭。

纔走不得一二十步路，只聽得後邊大叫道：「你兩個死囚！不還我船錢，待走到那裏去？」張保回頭看時，只見那個艙公精赤著膊，手中擎條熟銅棍，飛也似的趕來。張保把手中混鐵棍一擺，說道：「朋友你要船錢，只問我這棍子肯不肯。」艙公道：「那有此事，反在大蟲的口裏來挖涎。老爺普天之下，止有兩個人坐我的船，不要他船錢。除此之外，就是當今皇帝要過此河，也少不得我一釐——你且聽我道：

「老爺生長在江邊，不怕官司不怕天。

任是官家來過渡，也須送我十千錢。」

張保道：「朋友少說！只怕連我要算第三個！」艙公道：「放屁！你是何等之人，敢來撩撥老爺？照打罷！」舉起熟銅棍，望張保劈頭打來。張保喝聲「來得

好，」把混鐵棍望上格噠一聲響，架開了銅棍，使個「直搗黃龍勢」，望艚公心窩裏點來。艚公把身子往右邊一閃，剛躲個過，也使個「臥虎擒羊勢」，一棍回張保腳骨上掃來。張保眼快，雙足一跳；艚公這棍也撲個空。兩人搭上手，使到了十五六個回合。張保只箇背上駝著個包裹，未曾卸下，轉打不便，看看要輸了。

岳爺正在馬上喝采，忽見張保招架不住，急拍馬上前一步，舉起手中槍，向那兩條棍子中間一隔，喝聲「且住」，兩個都跳出圈子外來。艚公道：「那怕你兩個一齊來，老爺不怕！」岳爺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我要問你，你方纔說，天下除了兩個人，不要船錢，你且說是那兩個？」艚公道：「當今朝內有個李綱丞相，是個大忠臣，我就肯白渡他過去。」岳爺道：「再一個呢？」艚公道：「那一個除非是相州湯陰縣的岳飛老爺，他是英雄豪傑，所以也不要他的渡錢。」張保道：「好哩！可不連我是第三個？」艚公道：「怎麼便好運你？」張保道：「現放著俺家的爺爺不是湯陰縣的岳老爺？你不要他的渡錢，難道倒好單要我的不成？」艚公道：「你這狗頭，休妄哄我。」岳爺道：「俺正是岳飛，在黃河口防守金兵；今聖旨召進京中，在此經過。不知壯士何由曉得岳飛，如此錯愛？」艚公道：「你可就是那年在

汴京搶狀元，搶挑小梁王的岳飛麼？」岳飛道：「然也。」艚公聽說，撇了棍，倒身便拜；說道：「小人久欲相投，有眼不識，今日多多冒犯！望爺爺收錄，小人情愿執鞭隨鐙。」岳爺道：「壯士請起。你姓甚名誰？家居何處？因何要來投我？」艚公道：「小人生長在揚子江邊，姓王，名橫；一向在江邊上做些私商勾當。只因好賭好吃，錢倒手就完。因思人生在世，也須幹些事業；只是無由進身。久聞爺爺大名，欲來相投；因沒有盤纏，故在此處拆斷橋梁，詐些銀子，送來孝順爺爺，不意在此相遇。」岳爺道：「這也難得你一片誠心。既如此，與你同保宋室江山，討個出身也好。」王橫道：「小人不願富貴，要一生伏侍爺爺。」岳爺道：「你在那裏？可有親人麼？」王橫道：「小人從幼沒了父母；只有一個妻子，同著小兒王彪，在這沿河樹林邊破屋裏，依著舅舅過活——我這船艚裏，還有幾兩散碎銀子，待小人取來與他去度日。」張保道：「快些快些！我們要趕路的，不要礙家耽擱！」

於是三個一齊再到河邊來。王橫跳上船去，向艚裏取了銀子。跳上岸，把船撇了，一直向河邊樹林下茅屋內去，安頓了妻子，背上一個包裹，飛奔趕來。張保見

了便道：「朋友，我走得快，爺是騎馬的，恐你趕不上，把包裹一發替你背了。」
 王橫道：「挑了三四百斤的擔子，一日還走得三四百里路，何況這點包裹。我看你的包裹，比我還重，不如分些與我，方好同走。」
 岳爺道：「既如此，待我上馬先走。看你兩個先趕上的，就算是他的本事。」
 張保道：「甚好，甚好。」
 岳爺把馬加上一鞭，只見潑喇喇一馬跑去，有七八里纔止。那王橫張保兩個放開脚步，一口氣趕上來。王橫剛趕到岳爺馬背後，那張保已走過頭去了，只爭得十來步遠。岳爺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們兩個，直是一對：只叫做『馬前張保，馬後王橫』也。」

三個人在路歡歡喜喜。不一日到了京師，剛到得城門口，恰遇著張邦昌的轎子進城，岳爺只得扯馬閃在一旁。誰知張邦昌早已看見，忙叫任驕，問道：「那一位是岳將軍麼？」
 岳爺忙下馬，走到轎邊，打一躬道：「未知太師爺到來，有失迴避！」
 邦昌道：「休記當年武場之事！目今吾爲國家大事，保將軍進京爲帥；聖上甚是記念，如今就同將軍去見駕。」
 岳爺只得隨著進城。剛到午門，已是黃昏時候，邦昌道：「隨我上朝。」
 家人提了燈籠進朝。到了分宮樓下，邦昌道：「將軍在此候旨，我去奏知天子。」
 岳爺答道：「領命。」
 邦昌進了分宮樓，往旁邊進去。

了，着人到宮中知會消息。

再說荷香正在宮中與聖上夜宴，有太監傳知此消息，荷香看主上已有幾分酒意，又見明月當空，跪下奏道：「臣妾進宮侍駕，還未曾細看宮闕，求萬歲帶臣妾細看一回。」康王道：「卿想要看那宮庭麼？」分付擺駕，先看分宮樓。變駕將至分宮樓，那岳飛看見一派宮燈，心中想道：「張太師果然權太！」上前俯伏，口稱：「岳飛拜駕。」內監叫道：「有刺客！」兩邊太監上前拏住岳飛。高宗吃驚，即便回宮問道：「刺客何人？」內監道：「岳飛行刺！」娘娘道：「若是岳飛，應該寸斬。前者宣召進京，他違旨不來；今日無故暗進京城，直入深宮，圖謀行刺。伏乞聖上速將他處斬，以正國法。」高宗此時還在醉鄉，聽了荷香之話，即便傳旨出來，將岳飛斬首。宮官領旨，將岳飛綁出午門外來。

張保王橫見了，上前問道：「老爺何故如此？」岳飛道：「連我也不知！」張保道：「王兄弟，你在此看了，不許他動手。我去去就來。」張保忙提著混鐵棍就走，連棚門都打開。有五城兵馬司巡，看見了，叫手下拏住。衆人急忙追來，那

裏追得著？張保來至太師門首，不等得叫門，一棍就打進裏邊。張保是在府中出入慣的，認得路徑，知道太師爺在書房裏安歇的，他就一脚將書房門踢倒，走進裏邊。揭起帳子，扯起太師，背了就走。走出府門，口叫道：「不好了！岳爺爺綁在午門了！」

李太師被張保背著飛跑，顛得頭昏眼暈。來至午門放下，李綱一見岳飛綁著跪下，便高聲叫道：「你幾時來的？」岳爺連忙回稟道：「小將在營中，奉有聖旨召來。纔得到城中，與張太師同進午門。到了分宮樓下，叫小將站著，張太師進去了。好一會不見出來，只見天子駕到。小將上前接駕，不意內監叫道：『有刺客！』即將小將擊下，翻出午門。求太師與小將證明此事，死也甘心。」

太師聽說，便叫：「刀下留人！」即去鳴鐘撞鼓，太師往裏邊進來。那曉得張邦昌奸賊已知，即暗暗的將釘板擺在東華門邊。李綱一脚跨進，正踏著釘板，大叫一聲，倒在地上，滿身鮮血。張保見了，大叫：「太師爺滾釘板哩！」午門衆大臣聽見，連忙上前來救。但見太師的手足鮮血淋漓，倒在金階。

早有值夜內監，報知天子奏道：「衆大臣齊集午門。李太師滾釘板，命在頃

刻！請駕升殿。」荷香奏道：「更深夜黑，主上明早升殿未遲。」高宗道：「衆卿集大殿，孤家怎好不去坐朝？」隨卽升殿。衆文武三呼已畢，平身。高宗看見李太師滿身是血，傳旨宣太醫官調治。李太師奏道：「臣聞岳飛武職之官，潛進京師，欲害我主，必有主使，該取禁刑部獄中。待臣病好，審問岳飛，究明此事，問罪未遲。」高宗准奏，傳旨將岳飛下獄。衆大臣送李太師回府，張保王橫牽馬跟著。高宗退朝回宮。不表。

再說李太師回到府中，著人忙請刑部大堂沙丙到來相見，分付道：「岳飛必有冤枉，可替他上一道本章；說他有病，飲食不進，萬望周全。待我病愈，自有處置。」沙丙領命，辭別太師回去。到次日果然奏了一本，天子准了。

那李太師又寫了一張冤單，暗暗叫人去刻出印板，印上數千張，叫張保王橫兩人分頭去貼——內說張邦昌陷害岳飛情由——遍地傳揚。不道這個消息，直傳到一個所在。

卻是太霄山。有個公道大王牛旱，聚衆在此山中；稱孤道寡，替行天道。這日

正值牛臯生日，那施全，周青，趙雲，梁興，湯懷，張顯，王貴七個大王，備了禮來祝壽。見過禮，兩邊坐下。衆人道：『已帶了幾班戲子，候大王坐席唱戲。』牛臯道：『難爲各位兄弟了！』看看等到晌午時候，湯懷說道：『衆位兄弟，等到何時纔坐席呢？』牛臯道：『吉大哥來。這吉大哥，我平日待他不同，我的生日，他必定來的。』湯懷道：『既如此說，等等他。只聽要到晚哩！』王貴道：『無可奈何，只得依他等罷！』

湯懷氣悶，立起身來，閒走一走。走到戲房門首，只聽得裏面說：『張邦昌陷害岳飛。』湯懷走進來問道：『陷害岳飛？』戲子回說：『方纔揭的一張冤單，閒空在此，故爾念念。』湯懷道：『拏來看！』戲子即忙送來。湯懷接著看了，轉身就走，來至飛金殿上說道：『牛兄弟，岳大哥被人陷害了！』牛臯道：『湯哥，你怎麼知道？』湯懷就將冤單一念與牛臯聽了。牛臯怒發如雷道：『罷罷，也不做這生日了，快快收拾兵馬進京去，相救大哥。』即時傳令，將七個大王兵馬，盡行聚集，連本山共有八萬人馬。下山一路而來，無人攔阻。直至金陵，離鳳臺門五里，安營下寨。

那守城官兵慌忙報上金陵，奏與高宗知道。高宗傳旨下來：「何人去退賊兵？」下邊有後軍都督張俊領旨，出午門來。帶了三千人馬出城，將人馬擺開。他八個英雄走馬上來，湯懷對張俊說道：「我們不是反寇。你進去，只把岳大哥送出來，便饒你了。你若不然，就打破金陵，雞犬不留，殺個乾乾淨淨。」張俊道：「怪不得岳飛要反，有你這一班強盜相與，想是裏應外合。我今奉聖旨，來拏你這一班狗強盜。」牛皋大叫一聲，舞著雙鎗，照頭就打。張俊掄刀格架。戰不上三四個回合，那張俊那裏是牛皋的對手，轉馬敗走。湯懷對牛皋道：「讓他去罷！倘然我們這裏追得急了，他那裏邊害了大哥的性命了！不必追他。」牛皋就命衆人且回營安歇。不提。

再說那張俊回至午門下，進朝上殿奏道：「臣今敗陣回城。他們是岳飛的朋友湯懷牛皋……等作亂，來救岳飛。求主公先斬岳飛，以絕後患。」

高宗主意未定，適值午門官啓奏：「李綱在午門候旨。」高宗降旨：「宣進來！」李太師上殿，朝拜已畢。高宗道：「朕正爲賊兵犯闕，張俊敗回，孤家無

計。老犬師有何主意？」李綱奏道：「就命岳飛退了賊兵，再將他定罪可也。」張邦昌奏道：「都督張俊敗回，奏聞聖上：這班強賊，乃是岳飛的朋友。若命岳飛退賊，豈不中其奸計？」李綱宗澤一同奏道：「臣等情愿保舉岳飛，儻有差失，將臣滿門斬首。」高宗道：「二卿所奏，定然不差。」即忙降旨，宜召岳飛上殿。岳飛進朝，朝見已畢。高宗就命岳飛去退賊寇回旨。

岳飛領命，正往下走，李綱喝聲：「岳飛跪著！」岳飛只得跪下。李太師道：「聖上愛你之才，特命徐仁召你到京，著你保守黃河。你怎麼敢暗進京師，意欲行刺聖躬？理應罪誅九族。你有何言奏答？」岳飛道：「太師爺！罪將萬死，不得明寬！有聖上龍旨召進京城，現在供好在營中。若罪小將進宮；小進到京時，城外見了張太師，張太師同小將同至午門，叫小將在分宮樓下候旨。張太師進去，不見出來。適值聖駕降臨，罪將自然跪迎。岳飛一死何惜；只因臣母與我背上刺下「盡忠報國」四字，難忘母命！求太師爺作主！」

張邦昌忙奏道：「想是岳飛要報武場之仇，如此誣攀。求聖上作主！」李綱奏道：「既如此，聖上可查一查，那日值殿者是何官。」不多時，內侍查明回奏道：

『乃是吳明方茂值殿。』高宗就問那一晚之事。吳明方茂奏道：『那晚有一小童，手執燈籠，上寫「右丞相張」，見太師爺引著一人進宮。非是臣等當時不奏，皆因太師時常進宮來往，故無忌憚。』

高宗聞奏大怒，將張邦昌大罵道：『險些兒害了岳將軍之命！』分付將張邦昌綁了斬首。李綱奏道：『姑念他獻玉璽有功，免死爲民。』高宗准了，降旨限他四個月時辰出京。張邦昌謝恩而出，回家收拾出京。

不是李太師秦免他，殺了這個奸賊，後來怎得死在番人之手，以應武場之誓？

正是：

若不今朝邀赦免，

何至他年作犬羊？

不知這裏高宗命岳飛領兵出城退賊，勝敗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

劉豫恃寵張珠蓋

曹榮降賊獻黃河

胡笳羯鼓敵兵連，千里紛騰起塞煙。

暗獻黃河羞此日，願同青塚辱當年。

天陰魍魅偏乘勢，晝暗狐狸欲弄權。

忠自留芳奸自臭，至今公道世間傳。

卻說高宗黜退了張邦昌，命岳飛領兵一千，出城退賊。岳飛辭駕出朝，披挂上馬，帶著張保王橫下教場來，挑選一千人馬，出城過了吊橋。湯懷，牛皋等看見，齊聲叫道：『岳大哥來了！』各人同下馬問候：『大哥一向好麼？』岳大爺怒道：『誰是你們大哥？我奉聖旨，特來拏你等問罪！』衆人道：『不勞大哥拏得，我們自己綁了；但憑大哥見駕發落問罪罷了。』便各人自縛，三重盡降，紮營在城外，候旨定奪。

先有探軍報至朝中，奏道：『岳飛出馬，那一班人不戰而自縛。』不多時，岳

爺至午門，進朝上殿奏道：『賊人盡綁在午門候旨。』高宗道：『將那一班人推上殿來，待朕親自觀看。』階下武士，卽去將八人推進午門，俯伏金階。湯懷奏道：『小人非反叛；只因同岳飛槍挑梁王，武場不第；回來又逢斗米珍珠難以度日，暫爲不肖。况中國一年無主，文武皆無處投奔，何況小人？今聞張太師陷害忠良，故與兵前來相救。今見岳飛無事，俯首就擒。願聖上賜還岳飛官職，小人等情斬願首，以全大義。』高宗聞奏下淚道：『真乃義士也！』傳旨放縛，俱封爲副總制之職；封岳飛爲副元帥之職；降兵盡數收用。衆皆謝恩而退。一面整頓人馬，調兵十萬，撥付糧草，候副元帥起身。岳飛等領了十萬人馬，辭駕出朝，大兵下來。不表。

再說大金四太子兀朮，領兵三十萬直至黃河。這日小番過河探聽，回來報與兀朮知道：『這件東西，十分厲害！南蠻守住，擺著大礮在口，怎得過去？』兀朮心中好生憂悶！

那時山東劉豫，自自從金降來，官封魯王之職，甚是威風。這日坐在船中，望

見那船上旗旛光彩，劉豫問小番道：「爲何我的船上旗旛如此，不見光彩？」那平章道：「這是北國親王，纔有此旗。」劉豫道：「就是那珍珠寶篆雲旛麼？」小番道：「正是珍珠寶篆雲旛。」劉豫想了一想，分付：「備隻小快船來！」劉豫上了快船，竟往兀朮水寨而來。平章報上兀朮船中道：「劉豫候旨。」兀朮道：「宣來！」劉豫上船，見了兀朮。兀朮道：「你今來見某家，有何事故？」劉豫奏道：「臣蒙狼主恩典賜臣王位，但是沒有珍珠寶篆雲旛，顯顯威風；求狼主恩賜一旛，以免衆邦兵將欺臣。」兀朮大怒道：「你有何大功，連孤家的旛都要了？」劉豫奏道：「主公若賜了臣這面寶旛，黃河卽刻可以渡過去。」兀朮道：「既如此，也罷，就將寶旛賜與你罷！」劉豫謝恩，下了快船，回到自己船上，就將寶旛扯起。不多時，只見各處保駕大臣，認是兀朮出了水寨，齊上船來保駕。劉豫走出船頭，站着說道：「衆位大臣，這不是狼主的龍船。這寶旛是狼主賜與我的。」衆皆默然，放船來見兀朮，一齊啓奏道：「寶旛乃狼主旗號，爲何賜與劉豫？」兀朮道：「劉豫要我賜他此旛，說是黃河立刻可渡；故此賜與他的。」衆平章纔知爲此，各各散去。不表。

且說劉豫在船中思想：『威風是威風了；只是這黃河怎生渡得過去？』想了一想，道：『有了。』遂換了衣服，下了快船，叫軍士竟往對面搖來。也是他的造化，遠遠望見兩淮節度使曹榮的旗號。劉豫便叫把船直搖到岸邊，早有兵丁問道：『何人的船？』劉豫道：『煩你通報元帥，說有一個姓劉名豫的，有機密事相商，在外等候。』軍士報進營中，曹榮想到劉豫親來，不知何事。忙來到水口看時，果是劉豫。劉豫忙上岸，深謝曹榮救命之恩，尚未答報，實爲記念。劉豫道：『親家在彼如何？』劉豫道：『現在彼官封魯王之職，甚是榮耀。今日到來，相勸恩兄共至金國，同享榮華，不知可否？』曹榮道：『既是金國重賢，我就歸降便了。』劉豫道：『兄若肯去，王位包在弟身上。』曹榮道：『要去，只在明晚，趁張所在於汴梁，岳飛入都未回，特獻黃河，以爲進見之禮。』劉豫別了曹榮，下船來至北岸見兀朮。兀朮宣進船中。劉豫道：『臣蒙狼主恩賜寶旛，特過黃河探聽。會著臣兒女親家兩淮節度曹榮，臣說狼主寬洪仁德，敬賢禮士。講了一番，那曹榮聽臣之言，約在明晚獻了黃河，歸順狼主。特來啓奏。』兀朮想道：『那曹榮被他一席話說就

說反了心，也是個奸臣。」乃向劉豫道：「你且回船，孤家明日去搶黃河便是。」劉豫領命而去。兀朮暗想：「康王用的俱是奸臣，求榮賣國之輩，如何想保守得江山？」一面與軍師哈迷蚩商議發令，準備明日行事。當日已過。

到了次日，將至午後，兀朮慢慢發船而行。原叫劉豫引路而進；看看將至黃昏時分，引著兀朮的船，一齊龍峯。這邊曹榮在此等候，見兀朮上來，跪著道：「臣曹榮接駕。願狼主千歲千歲！」哈迷蚩道：「主公可封他王位。」兀朮就封曹榮爲趙王之職。曹榮謝了恩。兀朮分付牽馬過來，兀朮上馬，叫劉豫曹榮，在此料理船隻，自己提斧上前。那些各營，聞得曹榮降了兀朮，俱各驚慌，各自逃生。不表。

話說吉青自從岳爺進京之後，一連幾日，果然不吃酒。那日兀朮因劉豫過河，差了一個該死的探子領兩三個人，扮做漁人，過河來做細作，卻被岳爺營中軍士掣住。吉青拷問得實，解上大營。元帥大喜，撥了十罈酒，十隻羊來犒賞。吉青道：「元帥所賜，且開這一回戒，明日便不吃了。」當時一盃不罷，兩杯不休，正吃得

大醉。正在那裏討酒吃，軍士報道：『兀朮已經過河，將到營前了，快些走罷！』
吉青道：『好胡說！大哥叫我守住河口，往那裏走？快取我的披挂過來，待我前去
打戰！』

那吉青從來冒失，也不知金兵厲害；况又吃得大醉。家將捧過衣甲來，吉青敷
束上馬，猶如風擺柳，好似竹搖頭，醉眼朦朧，提著狼牙棒，一路迎來。正遇著兀
朮，兀朮看見他這般光景，說道：『是個醉漢，就砍了他，也是個酒鬼，叫他死不
瞑目。』便叫：『南蠻，某家饒你去罷。等你酒醒了，再來打戰。』說罷，轉馬而
去。吉青趕上道：『呔！狗奴快些拏了頭來，就放你去！』舉起狼牙棒打來。兀朮
大怒道：『這酒鬼自要送死，與我何干。』撥轉馬頭，就是一斧。吉青舉棒來架，
震得兩臂酸麻，叫聲「不好，」把頭一低，雲的一聲響，那頭盔已經削去。吉青回
馬就走。這八百兒郎，是岳老爺挑選上的，那裏肯亂竄，多跟著跳走。

兀朮拍馬追將上來，一連轉了幾個灣，不見了吉青。回看自己番兵，多已落
後，一個也不見；况且半夜三更，天色昏黑。正欲回馬，只聽得吉青又在前面林子
中轉出來，大罵：『你此時走向那裏去？快拏頭來！』兀朮大怒道：『難道孤家怕

了你不成？」拍馬追來。那吉青不敢迎戰，撥馬就走。引得兀朮心頭火起，匹馬單人，一直追下來，有二十餘里——多是些小路——這吉青又不知那裏去了。

兀朮一人一馬，東轉西轉，尋路出來，天已大明，急急走出大路。但見有一村莊，樹木參天。莊上一簇人家，俱是竹籬茅舍，十分幽雅。兀朮下馬來，見一個人家，籬門半開；就將馬繫在門前樹上，走入中堂坐下，問道：「有人麼？」不多時，裏邊走出個白髮婆婆，手扶拐杖，問一聲「是那個？」兀朮站起身來道：「媽媽，我是來問路的。你家有漢子在家？可叫他出來。」老婆子道：「你這般打扮，是何等樣人？要往那裏去？」兀朮道：「我乃大金國殿下四太子。」那兀朮話尙未說完，那婆婆提起拐杖來，照頭便打。兀朮見他是個老婆子，況且是個婦人，卻不與他計較，便道：「媽媽，你也好笑，爲何打起某家來，也須說個明白！」那婆婆便哭將起來道：「老身八十多歲，只得一個兒子，靠他養老送終；被你這個賊子斷送他性命，叫我孤單一人，無靠無依！今日見了殺子仇人，還要這老性命何用，不如拚了你罷！」一面哭，又提起拐杖來亂打。兀朮道：「老媽媽，你且住手。你纔說你兒子是那一個？或者不是我害他的，也要講個明白。」那婆婆打得沒氣力，又便

道：『我的兒子，叫做李若水，不是你這賊子害他的麼？』又嗚嗚咽咽，哭個不住。兀朮聽說是李若水的母親，也不覺傷感起來。

正說間，忽聽得門首人聲喧譁，卻見哈軍師走進來道：『主公一夜不見，臣恐有失，帶領衆軍，那一處不尋到！若不是狼主的馬在門首，何由得知在這裏。請狼主快快回營，恐衆王爺等懸望。』兀朮便把追趕吉青，迷道至此的話，說了一遍；便指著李母道：『這就是李若水先生的母親，快些來見了。』哈迷蚩上前見了禮。兀朮道：『這是我的軍師。你令郎盡忠而死，是他將骸骨收好在那裏。我叫他取來還你，擇地安葬。』命取白銀五百，送與老太太，以作養贖之資；命取金旗一面，插在門首，禁約那北邦人馬，不許進來騷擾。軍師領命，一一備辦。兀朮辭了李母出門上馬；軍師和衆軍士隨後取路回營。不表。

再講到副元帥岳飛，領兵十萬前來。將近皇陵，岳元帥分付三軍悄悄紮下營，不要驚了先皇。岳爺來到陵上，朝拜已畢，細看那四圍山勢，心下暗想道：『好個所在！』便問軍士道：『這是什麼山？』軍士稟道：『這叫做愛華山。』岳爺想道：

『此山真好埋伏人馬！怎能引殺得番兵到此殺他個片甲不留，方便他不敢藐視中原？』一面打算，一面回到營中坐定。

那吉青當夜帶領了八百兒郎，敗陣下來。天明已久，將近皇陵，見前有營盤紮住，便問守營軍士道：『這是何人的營寨？』軍士回道：『是岳元帥的營寨。你是那裏人，問他怎的？』吉青道：『煩你通報，讓吉青候令。』軍士進營稟道：『啓上帥爺：營門外有一吉青將軍求見。』岳爺道：『吉青此來，黃河定然失了！』遂令他進來。吉青進營來，參見了岳爺。岳爺道：『你今此來，黃河失了？定是你酒醉，不聽吾言之故也。』吉青道：『不關我事，乃是兩淮節度使曹榮獻了黃河。』岳爺道：『你爲何弄得這般模樣？』吉青道：『末將與那兀朮交戰，不道那個生番，十分厲害，被他一斧砍去盔冠，幸虧不曾砍著頭，不然，性命沒有了！』牛皋笑道：『我說蓬蓬鬆鬆，那裏走出這個海鬼來！』岳元帥道：『休得胡說！我如今就命你去，引得兀朮到此，將功折罪。引不得兀朮到此，休來見我。』吉青領令，也不帶兵卒，獨自一個出營，上馬來尋兀朮。正叫做：

老虎口中挖胎骨，

青龍項下探明珠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

岳飛大戰愛華山

阮良水底擒兀朮

將軍勇敢士爭先，番寇忙忙去若煙。

逐鹿恍教同夢鹿，空擒兀朮獻軍前。

卻說岳元帥令吉青去引兀朮。先令張顯湯懷帶領二萬人馬，弓弩手二百名，在東山埋伏；但聽砲響爲號，擺開人馬，捉拏兀朮。二人領命而去。又令王貴牛臯帶領二萬人馬，弓弩手二百名，在北山埋伏。分付道：『此處乃進山之路，等兀朮來時，讓他人馬進了谷口。聽礮響爲號，將空車裝亂石塞斷他的歸路。不可有違！』

二將領命，依計而行。又令周青趙雲領兵二萬，弓弩手二百名，在西山埋伏。礮響爲號，殺將出來，阻住兀朮去路。二人領命而去。又命施全梁興領兵二萬，弓弩手二百名，在正南上埋伏。號礮一響，一齊殺出阻住兀朮去路。二將各各領命而去。又分撥軍兵五千，守住糧草。岳元帥自領一萬五千人馬，著張保王橫，佔住中央。分撥停當，崑等兀朮到來。

且說吉青也不知兀朮在那裏，肚內尋思：『叫我何處尋他？』蹲著頭只望著大路走上去。忽聽前邊馬嘶人喊，漸漸而來。不多時，人馬已近，吉青擡頭看來，一聲「妙啊！」原來是哈軍師帶千餘人，尋著了兀朮，在李家莊回來。吉青把馬打上一鞭，趕上前來，大叫：『兀朮，快拏頭來！』兀朮見了便道：『你這殺不死的南蠻，某家饒你去罷，又來怎麼？』吉青道：『臭狗奴！倒說得好！昨夜是老爺醉了，被你割斷了頭髮；如今我已醒了，須要賠還我，難道罷了不成？』兀朮大怒，掄斧就砍。吉青使棒相迎。二馬相交，戰不上幾箇回合，吉青敗走。兀朮追趕二十餘里地，勒住馬不趕。吉青見他不趕，轉回馬來叫道：『你這毛賊，爲何不趕？』兀朮道：『你這個狗蠻子，不是我的對手，趕你做什麼？』吉青道：『實實不是你的對手；我前面埋伏著人馬，要捉你這毛賊，諒你也不敢來！』兀朮大怒道：『你不說有埋伏，某家倒饒了你；你說有埋伏，某家偏要拏你。』就把馬一拍，豁喇喇追將下來。

吉青在前，兀朮在後，看看追至愛花山，吉青竟一馬轉進谷口去了。軍師道：

『狼主，我看這蠻子，鬼頭鬼腦，恐怕真個有埋伏，回營去罷。』兀朮道：『這是那南蠻，恐怕某家追趕，故說有埋伏嚇我；況此乃上金陵必由的大路。你可催遣大隊上來，待某家先進去，看是如何。』兀朮帶領衆軍追進谷口，只見吉青在前邊招手道：『來！來！來！我與你戰三百合。』說罷，往後山去了。

兀朮細看那山，中央闊，四面都是小山抱住，沒有出路。失驚道：『今我已進谷口，倘被南蠻截住歸路，如何是好，不如出去罷。』正欲轉馬，聽得一聲礮響，四面盡皆吶喊，豎起旗幟，猶如一片刀山劍嶺。那十萬八百兒郎團團圍住愛花山，大叫：『休要走了兀朮！』只嚇得兀朮魂不附體。但見帥旗飄蕩，一將當先：頭戴爛金盔，身披銀葉甲，內襯白羅袍，坐下白龍馬，手執灑泉槍，隆長白臉，三綵微鬚，膀闊腰圓，十分威武。馬前站的是張保，手執渾鐵棍；馬後跟的是王橫，擎著熟銅棍；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。

兀朮見了，先有三分著急了，只得硬著膽問道：『你這南蠻，姓甚名誰，快報上來！』岳爺道：『我已認得你毛賊，正叫做金兀朮。你欺中國無人，興兵南犯，將我二聖劫遷北去，百般凌辱。自古至今，從未有此。恨不食你之肉，寢你之皮！

今我主卽位金陵，招集天下兵馬，正要搗你巢穴，迎回二聖，不期天網恢恢，自來送死。吾非別人，乃大宋兵馬副元帥姓岳名飛的便是。今日你旣到此，快快下馬受縛，免得本帥動手。」兀兀道：「原來你是岳飛。前番我王兄，誤中你的詭計，在青龍山上，被你傷了十萬大兵，正要前來尋你報仇，今日相逢，怎肯輕輕的放走了。你不要走，吃我一斧！」拍馬搖斧，直奔岳爺。岳爺挺槍迎戰。槍來斧擋，斧去槍迎，真個是：棋逢敵手，各逞英雄。兩個殺做一團，輸贏未定。

卻說那哈迷蚩飛馬回報大營，恰遇著大狼主粘罕，二狼主喇罕，三狼主茶攔，五狼主澤利，帶領元帥結摩忽，時摩忽，空裏布，窩裏布，賀必達，斗必利，金骨都，銀骨都，銅骨都，鐵骨都，金眼大磨，銀眼大磨，銅先文郎，鐵先文郎，哈里圖，哈里強，哈鐵龍，哈鐵虎，沙文金，沙文銀，大小元帥，衆平章等，率領三十萬人馬，正在跟尋下來。哈迷蚩就將吉青引戰，今已殺入愛花山去說與衆人。粘罕就催人馬望愛華山而來。

再說山上牛臯望見了，對王貴道：『王哥，只有一個番將在這裏邊，怕大哥一個殺不過，還要把這車擋在此做什麼？你看下邊有許多番兵來了，我等閒在這裏，不如把車兒推開了，卻去殺他一個快活，燥燥脾胃，何如？』王貴道：『說得有理。』二人就叫軍士把石車推開，領著這二萬人馬，飛馬下山來迎敵。

這岳元帥與兀朮戰到七八十個回合，兀朮招架不住，被岳爺鉤開斧拔出腰間銀鋼，耍的一鋼，正中兀朮肩膀；兀朮大叫一聲，撥轉火龍駒，望谷口敗去，見路就走。奔至北邊谷口，正值那王貴牛臯下山去交戰了，無人攔阻，逕被兀朮一馬逃下山去了。元帥查問守車軍士，方知牛臯王貴下山情由，元帥就傳令衆弟兄，各各領兵下山接戰。一聲礮響，這幾位兇神惡煞，引著那十萬八百長勝軍，蜂擁一般，殺入番陣內。將遇將傷，兵逢兵死，直殺得天昏日暗，地裂煙飛，山崩海倒，霧慘雲愁。這正是：

大鵬初會赤鬚龍，愛華山下顯神通。

南北兒郎爭勝負，英雄各自逞威風。

這一場大戰，殺得那金兵大敗虧輸，望西北而逃。岳元帥在後邊催動人馬，急

急追趕，殺得尸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番兵前奔，岳兵後趕，趕下二三十里地面，卻有兩座惡山，緊緊相對；那左邊的叫麒麟山，山上有一位大王，叫做張國祥——原是水滸寨中菜園子張青之子——聚集了三四千人馬，在此做殺人放火的生涯；右邊的叫獅子山，山上也有一位大王，姓董名芳——也是水滸寨中礮槍將董平之子——聚集了三四千人馬，在此幹那打家劫舍的道路。這一日，約定了下山擺圍場吃酒，忽見嘍囉來報道：『前面遮天蓋地的番兵敗下來了。』張國祥道：『賢弟，怪不得我們兩日生意清淡，原來多被他們抄掉了！我們何不把兵馬擺開兩邊，等他們來時，俱是長槍撓鈎，強弓硬弩，爪留客住，兩邊修削？待他過去了一半，我和你出去截殺他，搶他些物件，以備山寨之用，何如？』董芳道：『哥哥好主意！』就叫衆嘍囉埋伏停當。恰好金兵敗到兩山交界，只聽得齊聲吶喊，那衆番兵頂梁上攝去了三魂，腳底下溜掉了七魄。後邊人馬追來，前面又有人馬擋住，豈不是死？只得拚命奪路而走。卻被那些嘍囉左修右削，殺死無數。但是兵不衆多，截他不住，只得讓他走。看看過了一大半，只賸得三千來騎人馬，那張國祥一條棍，董芳兩枝槍，殺將出來，殺得那些番兵番將，滿山遍野，四散逃生。

正殺得鬧熱，後邊王貴，牛臯，梁興，吉青四員統制，剛剛追到這裏，張國祥與董芳兩個那裏認得，見他們生得相貌兇惡，只道也是番將，搶上來接著廝殺。王貴，牛臯也是蠢的，不管他三七二十一，就與他交戰。四個殺了兩個：各各用心，反把那些番兵放走了。

不一時，岳元帥大兵已到，看見兩員將，與牛臯等廝殺。便大叫「手住！」兩邊聽見，各收住了兵器。岳元帥道：「爾等何人，擅敢將本帥的兵將擋住，放走了番兵，是何道理？」張國祥，董芳見了岳元帥旗號，方纔曉得錯認了，慌忙跪下道：「我們弟兄兩個，是綠林中好漢，見番兵敗來，在此截殺。看見這四位將軍，生得醜陋，只道也是番將，故此交戰。不知是元帥到來，故爾沖撞！我弟兄兩個，情願投在麾下，望元帥收錄！」

岳爺便下馬來，用手相扶，說道：「改邪歸正，理當如此。二位請起。請問尊姓大名？」張國祥就把兩個的履歷，細細說明。岳爺大喜，說道：「此刻本帥要追趕兀朮，不得工夫與賢弟們叙談。你二位可回山寨去收拾了，逕到黃河口營中來便了。」二人道：「如此，元帥爺請先行，小人們隨後就來。」又轉向牛臯等說道：

『適纔冒犯，有罪有罪！』牛臯道：『如今是一家了，不必說客話。快快去收拾罷！』二人別了衆將，各自上山收拾入馬糧草。不提。

再說岳元帥大兵，急急追趕兀朮。正行之間，只聽番兵哭將起來；原來前邊就是黃河阻住，並無船隻可渡；後邊岳軍又吶喊追來。兀朮道：『這遭真個沒命了！』正在危急之際，那哈迷蚩用手指道：『恭喜狼主，這上流頭，五六十隻戰船不是狼主的旗號麼？』兀朮定睛一看道：『果然不差，是我的旗號。』就命衆軍士高聲叫喊：『快把船渡我們過去！』你道這戰船，是那裏來的？卻是魯王劉豫，與曹榮守著黃河，卻被張所殺敗，敗將下來。到是因禍而得福；兀朮又遇著橫風，一時使不到岸。

後面岳兵看看趕到了，兀朮好不驚慌！忽見葦蘆裏一隻小船，搖將出來，艙上一個漁翁，獨自搖著橈。兀朮便叫漁翁：『快將船來，救我家過去！多將黃金銀謝你。』那漁翁道：『來了。』忙將小船搖到岸邊道：『我的船上，只好渡一人。』兀朮道：『我的馬一同渡過去罷。』漁翁道：『快些上來，我要趕生意。』兀朮慌

慌張，牽馬上船。那漁翁把篙一撐，那隻小船，已離岸有幾里，把棹慢慢的搖開。這兀朮回頭看那些戰船，剛剛擺到岸邊。這些王兄，御弟，元帥，平章等，各各搶下船逃命，四五十號大船，多裝得滿滿的。有那些番兵爭上船，跌下水淹死的，不計其數。內有一號裝得太重，纔至河心，一陣風哨嘹嘹的沈了。還有岸上無船可渡的番兵，盡被宋兵殺死，屍骸堆積如山。

兀朮正在悲傷，只聽得岸上高聲大叫：『你那漁戶，把朝廷的對頭救到那裏去？還不快快搖攏來！』漁翁道：『這是我發財發福的主人，怎麼到送你做功勞？』
岳元帥道：『那漁翁聲音，正是中原人，可對他說：捉掣將上來，自有千金賞賜，萬戶侯封。』張保王橫，領著軍令，高聲傳令道：『那漁翁快將番將獻來！』
兀朮對漁翁道：『你不要聽他。我非別人，乃大金國四太子兀朮便是。你若救了某家，回到本國，就封你個王位。決不失言。』漁翁道：『說是說得好；但有一件成不得。』兀朮道：『是那一件？』漁翁道：『我是中原人，祖宗姻親俱在中國，怎能受你富貴？』兀朮道：『既如此，你送我到岸，多將些金銀謝你罷。』漁翁道：『好是好，與你講了半日的話，只怕你還不曉得我的姓名。』兀朮道：『你姓甚名

誰，說與我知道了，好補報你。」漁翁道：「我本待不對你說，卻是真個不曉得，我父親伯叔，名震天下，乃是梁山泊上有名的阮氏三雄。我就是短命二郎阮小二爺爺的兒子，名喚阮良的便是。你想，大兵在此，不去藏躲，反在這裏救你，那有這樣的馱子？只因目下新君登位，要掣你去做個進見之禮物。到不如你自把衣甲脫了，好等老爺來綁，省得費我老爺的力氣。」兀兀聽了大怒，吼一聲：「不是你，便是我。」提起金雀斧望阮良頭上砍來。阮良道：「不要動手。待我洗淨了身子，再來掣你。」一個翻筋斗，撲通的下水去了。那隻船，卻在水面上滴溜溜的轉。那兀兀本來是北番人，只慣騎馬，不會乘船的，又不識水性，又不曾搖櫓，正做沒個理會處，那阮良卻在船底下雙手推著，把船望南岸上送。兀兀越發慌張了，大叫軍師：「快來救我！」哈迷蚩看見，忙叫：「小船上兵卒，併到大船上來，快快去救阮良！」

阮良聽得有船來救，透出水來一望，趁勢兩手扳著船沿，把身子望上一擡，又往下一墜，那隻船就面向水底朝天。兀兀翻入河中，卻被阮良連人帶斧兩手抱住，兩足一登，戲水如遊平地，望南岸而來。這正是：

屋漏遭露雨，
船破遇颶風。
畢竟不知兀朮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經度不... 且...

...

...

第二十八回

岳元帥調兵勦寇

牛統制巡湖被擒

昨夜旄頭耀斗魁，今朝上將詰戎師。

臂挽雕弓神落雁，腰橫寶劍勇誅魑。

三千鬚虎如雲擁，百隊旌旗掣電追。

試看纍囚爭獻馘，遐方拜伏賀唐虞。

卻說岳元帥在岸上，看見阮良在水中擒住了兀朮，心中好不歡喜，舉手向天道：「真乃朝廷之洪福也。」衆將無不歡喜，軍兵個個雀躍。阮良擒住了兀朮，赴水將近南岸。那兀朮怒氣衝天，睜開二目，看著阮良，大吼一聲；那泥丸宮內一聲響亮，透出一條金色火龍，張牙舞爪，望阮良臉上撲來。阮良叫聲「不好」，一拋了兀朮，竟望水底下一鑽。這邊番兵駕著小船，剛剛趕到，救起兀朮，又撈了這馬，同上大船。一面換了衣甲，過河直抵北岸。衆將上岸，回至河間府，撥兵守住黃河口。兀朮對衆平章道：「某家自進中原，從未有如此大敗，這岳南蠻果然厲害！」

即忙修本，差官回本國去，再調人馬來，與岳南蠻決戰。且按下慢表。

再說南岸岳元帥見兀朮被番兵救了去，向衆將嘆了一口氣道：「這也是天意了！只可惜那條好漢，不知性命如何了。」說不了，只見阮良在水面上透出頭來探望。牛鼻見了，大叫道：「水鬼朋友，元帥在這裏想你哩，快些上岸來！」阮良聽見，就赴水來到南岸，一直來到岳元帥馬前，叩頭跪下。岳元帥下馬，用手相扶，說道：「好漢請起。請教尊姓大名？」阮良道：「小人姓阮名良，原是梁山泊上阮小二之子，一向流落江湖。今日原想擒比賊來獻功，不道他放出個怪來，小人一時慌驚，被他走了。」元帥道：「此乃是他命不該絕，非是你之無能。本帥看你一表人物，不如在我軍前立些功業，博個封妻蔭子，也不枉了你這條好漢。」阮良道：「若得元帥爺收錄，小人情願捨命圖報。」岳元帥大喜，遂命軍士與阮良換了乾衣。一面安營下寨，殺豬宰羊，賞勞兵卒。又報張國祥董芳帶領軍士糧草到來，元帥就命進營。與衆將相見畢，又叫阮良與張國祥，董芳亦拜爲義友。又寫成告捷本章，並新收張董阮三人，一併奏聞，候旨封賞。

一日元帥正坐營中，與諸兄弟商議：「差人各處找尋船匠，打成戰船渡河，殺到黃龍府去，迎請二聖還朝。忽報有聖旨下，元帥出營接進，欽差開讀：『今因太湖水寇猖狂，加陞岳飛爲五省大元帥之職，速即領兵下太湖勦寇。』岳爺謝恩畢，天使辭別，自回去了。元帥急忙差官知會張元帥，撥人把守黃河。即命牛皐，王貴，湯懷，張顯四將：『領兵一萬先行，爲兄的整頓糧草，隨後即來。』四將領令，發碇起行。

有話卽長，無話卽短，在路不止一日，早已到平江府。離城十里，安下營寨，歇息了一天。牛皐獨自一個，騎著馬出營，開步了一回。但見百姓人家，俱已逃亡，止賸空屋，荒涼得緊。牛皐想到別的還好，只是沒處有酒吃，好生難過。又走了一程，見有一個大寺院。走到面前，擡頭觀看，卻認得匾上四個舊金字，是「寒山古寺。」就進了山門，來到大殿下了馬，把馬拴在一棵樹上。便一路叫將進去：『有和尚走兩個出來！』直尋到裏邊，也沒半個人影；再尋到廚房下去，仄下一看，連鍋灶都沒有了，好生沒興！只得轉身出來，卻見一間破屋內，堆著些草灰，牛皐道：『這灰裏不要倒藏躲著東西？』把鐵錘向灰裏一戳，忽見一個人從灰裏跳將出

來，倒把牛臯嚇了一跳。那人滿身是灰，跪下磕頭道：「大王老爺饒命吓！」牛臯道：「你這狗頭，是什麼人，倒躲在灰裏嚇老爺！」那人道：「小的是寒山寺裏道人。因前日大王們來打糧，合寺和尚都已逃散；只有小人還有些零星物件要收拾，方纔聽得大王爺來，故此躲在灰裏。望大王爺饒命！」牛臯道：「我那裏是什麼大王。我是當今皇帝差來捉拏大王的，岳大元帥麾下統制先行官的便是。我且問你，這裏可有酒麼？」道人道：「原來是一位總兵爺爺，小的卻認錯了。這裏是楓橋大鎮，那一樣沒有得賣；卻是被那太湖裏的強盜常來搶劫，百姓們若男若女，都逃散了，目今卻沒有賣酒處。」牛臯道：「噯！難道這裏是沒有地方官的麼？」道人道：「地方官這裏原是有，就是平江府陸老爺。他的衙門在城裏，不在此地。」牛臯道：「這裏到平江府城，有多少路？」道人道：「不多遠，不到得七八里，就是府城。」牛臯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引我老爺到那裏去。」道人道：「小人脚都被老爺截壞了，那裏走得去！」牛臯道：「我有道理。」把道人一把提著，走到大殿前，解了馬，自己跳上去，把道人橫在馬上，一路跑來，直到了府城下。將道人放下。就逃去了。

牛臯對著城上高聲叫道：「岳元帥奉旨領兵到此來剿賊，地方官爲何不出來迎接，如此大膽麼？」守城軍士飛報與知府知道，慌忙出城迎接，說是：「平江知府陸章參見元帥爺。」牛臯道：「免叩頭罷。我乃統制牛臯，還有兄弟三個，領大兵一萬，離此十里地安營。俺家元帥，早晚就到。我們辛辛苦苦，爲你地方上事，難道酒肉都不送些來麼？」陸章道：「只因連日整頓守城事務，又未見有報，不知統制到來，故此有罪了！即刻就親自送酒肉到營來便了。」牛臯道：「我也不計較你，但是要多送些來。」知府連連應允，牛臯方纔回馬。陸太守嘆道：「如今亂世年成，不論職官大小；只要本事高，有力氣的，就是他大了。」只得整備酒饋，打點送去。

且說牛臯一路回營，湯懷問道：「牛兄弟，你往那裏去了這半日？」牛臯道：「你們坐在營中有何用處！我纔去找著了平江府陸章，即刻就有酒肉送來。你我見了他，須要他叩頭！」湯懷道：「牛兄弟，你下次不可如此！你統制有多大尊嚴，不怕人怪麼？」

正在說話間，軍士報道：「平江太守送酒肉在外。」湯懷同了三兄弟一齊出來迎接進營。陸章同衆人見過了禮，叫從人擡進了多少酒席豬羊之類。湯懷叫收了，齊道：「難爲貴府了！且請問賊巢在於何處？如今賊在那裏？」陸章道：「這裏太湖，圍圍三萬六千頃，重重七十二高峯。中間有兩座高山：東旁爲東洞庭山，西邊爲西洞庭山。東山乃賊寇紮營安住，西山乃賊人屯糧聚草之處。兵有五六千，有船四五百號。賊首叫楊虎，元帥叫做花普方。他倚仗著水面上的本事，口出大言，要奪我朝天下，不時到此焚劫。不瞞將軍說：本府這裏，原有個兵馬都監吳能，管下五千人馬，在此鎮守。卻被那水賊詐敗，引至太湖邊，伏兵齊起，被他捉去，壞了性命；五千人馬，傷了一大半，因此下官上本告急，請兵征剿。今得岳元帥同將軍們到此，真乃萬分之幸也！」湯懷道：「貴府只管放心！就是金兀朮五六十萬人馬，也被我們殺得抱頭鼠竄；何況這樣小寇？但水面上須用船隻，不論大大小小，煩貴府辦齊端正，多點水手備用。小將們，明日就好移營到太湖邊防守，等元帥到時，開兵搗他的巢穴便了。」陸知府說聲：「領命，待下官就去端正便了。」說罷，辭別回城，自去備辦船隻水手，齊泊在水口聽用。

卻說明日湯懷等四將，拔寨起行，直到水口，沿湖邊安下營寨。看看天晚，湯懷道：『兄弟們！不可自大，把這些強盜看得太輕了！我們四人，每人駕領小船十隻，分作四路，在太湖沿邊巡哨，以防賊人劫營。你道如何？』衆人道：『湯哥哥說得極是。』當下就點齊了四十隻小船，每隻船上，搬兵二十名；每人分領十隻，沿著太湖邊緊要處泊著。

是夜正值中秋前後，牛鼻吃了些酒，坐在船頭上，看那月色朗得有趣，便問水手道：『你們這班狗頭，爲什麼把船泊住，不搖到湖中間去巡哨？』水手道：『小的們不敢搖到中間去，恐怕強盜來，一時間退不及。』牛鼻喝道：『放屁！我老爺爲拏賊而來，難道倒怕起賊來？我如今行船，猶如騎馬一般，我若要加鞭，你們就搖上去。如不遵令者斬！』衆水手答應一聲「是」，即時把船搖開。後面九隻小船，隨著而行。牛鼻坐在船頭，見此皓月當空，天光接著水光，真是一色，酒興發作，叫：『取酒來！與我加鞭！』牛鼻一面吃酒，水手一面搖。牛鼻又叫：『加鞭！』衆水手不敢違拗，竟望湖心搖來。

忽見上流頭一隻三道蓬大戰船搖將下來，水手稟道：「啓上牛老爺：前邊來的，正是賊船。」牛皐道：「妙啊，與我加鞭！」水手無奈，只得望營戰船搖來。牛皐立起身來，要去取銅；不道船小身重，這一幌，兩隻脚已有些軟。誰想那大船趁著風順水順，撞將下來，正碰著牛皐的船頭。牛皐站不穩，撲通一聲響，跌落在湖心去了！那戰船上元帥花普方，在船頭上看得明白，也跳下水去，撈起牛皐來，將繩索細了，回轉船頭，解纜往山寨而去。

那小船上的水手，嚇得屁滾流，同著那九隻軍士的船，回轉船頭來，尋著湯懷的船報信，細細的將牛皐要加鞭，遇賊被他拏去之事，說了一遍。湯懷大哭起來，遂傳集了衆兄弟，商議救他。張顯王貴，也沒做主意處，道：「這茫茫蕩蕩太湖，又沒處探個信息，只好等岳大哥來再處。」弟兄三個，各自呆著，沒做理會。

再說花普方擒了牛皐回船，來到洞庭山，等待天明，啓奏揚虎道：「臣於昨夜拏得一將。乃是岳飛的先行官，名喚牛皐，候主公發落。」揚虎卽令：「帶進來！」兩邊軍士應一聲「吓」，卽將牛皐推至面前。揚虎道：「牛皐，你旣被擒，見了孤

家，怎麼不跪？」牛鼻兩眼圓睜，大罵一聲：「無名草賊！我牛老爺昨晚吃醉了酒，自家跌下水去，誤被你擒來。你不下禮與我，反要我跪，豈不是瞎眼毛賊？」楊虎道：「也罷，孤家不殺你。你若降順了我，也封你做個先鋒，去取宋朝天下，何如？」牛鼻道：「放你娘的驢子屁！我牛老爺，堂堂的丈夫，是朝廷敕封的統制官，豈來降你這偷鷄偷狗的賊子？你若是肯聽我老爺好話，把老爺放了，與你商量：把這山寨燒了，收拾這糧草人馬，投降了我岳大哥，一同去捉了金兀朮，自然奏上你的功勞，封你做個大大官兒。若不肯聽我老爺的好話，快快把老爺殺了。等我岳大哥來到，少不得掣住了你，碎屍萬段，他倒肯饒了你麼？」楊虎聽了大怒，叫：「掣去砍了！」兩旁刀斧手，一聲答應，將牛鼻推下來。正是：

可憐年少英雄將，

頓作餐刀飲血人！

畢竟牛鼻性命如何，且聽回下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

岳元帥單身探賊

耿明達兄弟投誠

世事有常有變，英雄能弱能強。

從來海水斗難量。

壯懷昭日月，浩氣凜秋霜。

不計今朝凶吉，那知他日興亡。

忠肝義膽豈尋常？

拌身入虎穴，冒險探豺狼。

話說楊虎大怒，命左右將牛皐推出斬首，當有元帥花普方跪下稟道：「主公暫息雷霆之怒。這牛皐是一員勇將，乃是岳飛的結義弟兄。那岳飛是個重義氣的人，不如將他監禁在此，使岳飛心持兩端。那時勸他歸順了主公，何愁宋朝天下不是主公的？」楊虎依言，就命把乾衣與牛皐換了，帶去收禁，衣甲兵器貯庫。花普方拜辭了楊虎下殿。列位，你道楊虎一個草強盜，怎麼也有殿呢？只因他本事高強，佔

了洞庭山。山上有的是木頭，出的是石頭。那山上原有個關帝殿，他就收拾起來，做了王殿；聚些木石，一般的起造後宮，庫房，一應衙門房屋。當時將牛皐收入監內。

到了次日，花普方備了酒食，帶了從人來到監門，守監軍士迎接進去，在那三間草廳上坐，便問：「牛老爺在那裏？說我要見。」軍士領命，來到後邊至牢房裏來稟道：「花元帥請牛老爺相見。」牛皐喝道：「好打的狗頭，他不進來，難道叫我老爺去迎接他不成？」軍士無奈，只得出來直言稟覆。花普方只得自己走進來道：「將軍見禮了。」牛皐道：「罷了。」花普方命左右過來，與牛老爺去了刑具。軍士答應，將刑具去了。花普方道：「小弟慕兄大名已久；今見兄仗義不屈，果然是個好漢。今欲與兄結爲兄弟，不知可否？」牛皐道：「本不該收你；我也是響馬出身，做過公道大王的，收你做個兄弟罷。」花普方就拜牛皐爲兄，起來坐在旁邊，說道：「既蒙不棄，早晚還要哥哥教些武藝。」牛皐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花普方遂命從人：「擡進酒饋來，我與牛老爺談心。」

不一時，從人搬進來擺下。花普方斟酒送與牛皐，兩人對飲。飲到三杯，牛皐

關言道：「花兄弟，你今既與我做了兄弟，我要把正經話對你說：目下康王在金陵登位，是個好皇帝。我家岳飛大哥，是天下無雙的好漢；況有一班弟兄，都是英雄。不日就要殺到黃龍府去，迎請二聖還朝。在生封妻蔭子；過世萬古揚名！你那楊虎，不過是個無名草寇，成得甚大事來？你何不棄暗投明，歸降宋朝？自然封你官職，一同建功立業，強如在此幫那強盜摸鷄偷狗的，一旦有失，落得個罵名千古，豈不枉了你一世的英雄！」那花普方一心原想來勸牛皋歸順；不道反被牛皋先說了去，倒弄得一時做聲不得；只得勉強答應道：「今日我們且講飲酒，別事休得商議。」

兩個又吃了一回。花普方暗想：「且探他兵勢如何？」便問道：「大哥說的岳飛不知怎生了得？手下戰將，像大哥這樣的，有幾位？」牛皋暗想：「他不敢說我投降，將探我營中的虛實耳。待我嚇他一嚇。」便道：「兄弟，你是不曾見過我那岳大哥？生得貌似天神，身材雄偉，如今下了些鬚鬚。向在汴京槍挑小梁王，天下聞名，人人知道。目今新天子拜爲元帥之職，即日就要來掃蕩你們的山寨，賢弟須要小心些！若說那些副將：有湯懷，也愛穿白，亦學用槍，與大哥差不多本事，只

少幾根鬚鬢；有張顯，身長力大，使得好鉤連槍，真個神出鬼沒；有王貴，紅馬金刀，曾在汴京力誅太行山王善，那個不曉得？其餘有施全，周興，趙雲，梁興，吉青；並那梁山泊好漢的子孫張國祥，董芳，阮良；那一個不是十分本事？我那岳大哥領的這十萬八百大兵，有名的叫做「長勝軍」，從不曾打敗仗的。若說愚兄這樣的本事，還不如我大哥的「馬前張保，馬後王橫」哩！」

花普方聽了這一番話，半信半疑。看那牛臯是個莽漢，這話倒也不假，只得隨口稱贊了幾句。便起身告辭道：「今日幸蒙教誨，閒時再來奉陪。」牛臯道：「賢弟請便。」花普方告退出去。這裏軍士就跪上來稟道：「小的們干係！」牛臯道：「我曉得，拏來上了。」衆軍士叩了頭，依舊把刑具上了。這牛臯拘禁在洞庭山上，不知幾時纔脫離此難，且按下慢表。

卻說那岳元帥率領大兵，在路非止一日，來到太湖，早有湯懷等出營迎接。元帥見了三個人，獨不見牛臯，心下好生疑惑。只因初到，不便動問，且傳令安營。只聽得震的天三聲礮響，安下營寨。岳元帥在營中坐定，地方官都來參見過了，衆

將士站立兩旁。岳爺就問牛羣在何處。湯懷就將他酒醉行船，被賊拏去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元帥好生煩惱，少停退到後營，坐了一會，又想了一會，便叫張保：「快去請湯老爺來商議。」張保答應一聲，即去請了湯懷到後營來，見了元帥。元帥道：「愚兄明日要假充作老弟，親往賊營去探虛實，並牛兄弟的消息。賢弟代愚兄護持帥印，只說我身子不快，不能升帳。」湯懷道：「哥哥爲國家之棟梁，如何身入重地？」岳元帥道：「賢弟放心！我去自有主見，決無妨礙。」湯懷領命回營，心下好不著急！

到了次日，岳元帥把戰書寫就，帶了張保，王橫，悄悄的到水口，下了小船，徑望他水寨而行。將次到寨，那守寨的嘍囉，就喝問道：「什麼船？」張保立在船頭上答道：「是岳元帥帳前統制湯懷老爺，元帥差來下戰書的。」嘍囉道：「且住著！待稟過了大王然後攏船。」那嘍囉忙報上關。把關頭目聽了，直上殿前跪下稟道：「稟上大王：今有岳元帥差副統制湯懷來下戰書，不敢擅入，候令定奪。」楊虎節命傳宣官：「宣他進來。」當時小嘍囉就開了水寨棚門，放那岳元帥的小船進來泊好。

岳爺命王橫看船，自己同著張保上岸。細看山勢，果然雄險；上面又將大石堆砌三關，內有旗旛招颺。早有那傳宣官至關口傳令：『大王宣來將進見。』隨引了岳爺來到殿前，張保自在殿門等候。岳爺進殿跪下道：『小將湯懷，奉主帥之命有書呈上大王。』楊虎道：『既是一員副將，請起，賜坐。』岳爺謝了，就坐在下邊。楊虎將戰書看過，即在原書後批著：『准於五日後交兵。』

正要將戰書交還，又將岳飛一看，心中想道：『這個人好像在何處見過？』一時間想不起來，想了一會：『這個人好像那年在武場內，槍挑梁王的岳飛。莫非就是他，生了些鬚鬚？不要當面錯過了。』就暗暗差人到監中，取出牛臯來。這裏楊虎又與岳爺盤問一番，岳爺隨機閒講了一會。

不多幾時，牛臯已到了殿門首，張保大驚，慌忙過來跪下道：『小人叩頭。』牛臯道：『你怎麼在這裏？』張保道：『小人跟隨湯懷老爺在此下戰書。』牛臯也不再言。進來望見岳爺坐著，暗暗叫苦。一直到殿上，看著楊虎道：『你叫老爺出來做什麼？』楊虎道：『喚你出來，非爲別事，你營中有人在此，你可寄個信去，叫他們早早投降，免得誅戮。』牛臯道：『來人在那裏？』岳爺赫得魂不附體，暗

道：『這遭罷了！』那裏曉得牛臯看了岳爺，叫道：『原來是湯懷哥！你回營去，多拜上岳大哥，說我牛臯誤被這草寇所擒，死了也名垂竹帛，揚名後世的。他若是拏住了這逆賊，與我報仇罷了。』說罷，就指著楊虎罵道：『毛賊！我信已寄了，快把我殺了罷！』楊虎分付：『將牛臯仍舊帶去收監。湯將軍你回去，可致意你家元帥，牛臯雖被擒來，未曾殺害。你元帥若肯歸順孤家，不失封侯富貴；若要交兵，恐一時失手，斷送了一世英名，豈不可惜！叫他早早商量，休要後悔！』岳爺拜辭了楊虎出殿，帶了張保一路出來，王橫接著。岳爺上了小船，小喽羅開了水柵出湖，一路回營。

恰好那花普方往西洞庭運糧回來，見過大王繳旨，楊虎道：『方纔岳元帥差一員副將湯懷來下戰書，二帥若早來，會會他也好。』花普方道：『那湯懷怎麼樣一個人品？』楊虎將面貌身材說了一遍。花普方道：『如此說來，恐怕是岳飛，假做湯懷，來探我的虛實！』楊虎道：『我也有些疑心，所以叫牛臯出來問過。』花普方道：『主公不知。那岳飛必有人帶來，或者看見過就遞了消息，亦未可知。如今既去不遠，待臣去拏他轉來。』楊虎道：『不論是真假，卿家速去拏他轉來便

了。』花普方領令出來，忙到水棚，放一隻二道桅的大船，扯滿風篷追上來。

花普方立在船頭上，大叫：『岳飛你走那裏去！俺花普方來也！』岳爺見來船將近，叫張保取過彈弓來，喝聲：『花普方，叫你看本帥的神彈！』一面說，撲的一彈！正打在桅上溜頭裏，把風篷索塞住。那風篷上不得，下不得，把個船橫將轉來。岳爺又喚王楙，取過火箭來，又叫一聲：『花普方，再看本帥的神箭！』颼颼的連射了三枝火箭，那篷上霎時火起，燒將起來。岳爺又叫：『花普方看本帥這一彈，要打你左眼珠。』花普方嚇得魂飛膽喪，往後亂跑。忙忙的叫軍士砍倒桅杆，救火不及，那裏還敢追來？

岳元帥安安穩穩到水口，上岸回營。衆弟兄接進營見中，參見問安。元帥將上項事說了一遍，衆人道：『求元帥早早開兵，相救牛兄弟便好。』元帥道：『我看賊勢猖獗，且在湖水中央；若堅守不出，一時怎能破得？』

正在論說間，有傳宣來稟：『有兩個漁戶求見元帥。』岳爺暗想：『漁戶求見，不知何故？』卽命進見。那傳宣領命，遂同漁戶來至帳中，跪下叩頭。元帥一

看見那二人眉粗眼大，勝闊身長，便問：『你二位姓甚名誰？到此何幹？』漁戶道：『小人耿明初。這是兄弟耿明達。我兄弟二人原住在這裏太湖邊，靠著打魚過活。那一年來了這個楊虎，聚集人衆，霸佔了洞庭山，就不容人在湖內打魚。因此小人和他打過了幾仗。這楊虎本事高強，小的兩個勝他不得，他也贏不得小人。就與小人結爲兄弟，單許我二人在湖內捉魚。他幾次差人來邀小的人夥；只因老母在家，恐他受不得驚嚇，因此力辭不去。如今聞得大老爺來征剿太湖，我兄弟二人，思想捉魚怎得出身？故此特地來投在麾下，做個小卒，望求老爺收錄！』岳元帥道：『如此說，你二人是個識時務的俊傑了。快請起來！』就命親隨：『可引二位到後營更衣相見。』耿家弟兄，就謝了起來，同家丁到後營，換了衣服。出來從新向岳元帥行禮，跪將下去。元帥雙手扶起道：『你二位既來與國家出力，我和你是一殿之臣，何須行此大禮？你看兩邊副將，皆與本帥結爲兄弟，今二位亦與本帥結義便了。』耿家弟兄再三推辭。衆將道：『我們皆是如此。』耿家弟兄推辭不過，只得對拜了幾拜，又與衆將一一見過了禮。元帥分付安排慶賀筵席，合營衆將，俱各開懷暢飲。

飲至半酣，岳爺向耿明初問道：「二位賢弟，既與楊虎相交，必知他用兵虛實。有何本領，就估得大湖，官兵就奈何他不得？」耿明初道：「元帥不知，這楊虎水裏本事甚好，岸上陸戰有限。手下衆將，只有元帥花普方，先行許賓兩個厲害些；其餘也俱平常。但是他有四隊兵船十分厲害；所以官兵不能勝他。元帥交兵之際，也須要小心隄防！」元帥道：「什麼兵船，就說得這等的厲害？」耿明初道：「他第一隊，有五十號，名爲「礮火船」。船上四面架著礮火。交戰之時，把火點著，一齊施放起來，甚難招架。第二隊，名爲「弩樓船」，也有五十號。頭尾俱有水車，四圍用竹笆遮護，軍士踏動如飛。那船面上豎立弩樓，弩樓上俱用生牛皮做成擋牌，軍士在前放箭。弩樓下軍士，亦用擋牌護體，各執長刀砍人。所以官兵不能攔擋。」元帥道：「第三隊何如？」耿明達接口道：「那第三隊五十號，叫做「水鬼船」。船內水鬼，俱是在漳泉州近海地方聘請來的。他在水底下，可以伏得七日七夜。捉的魚也就是這等生吃了。若遇交戰的季節，那水些鬼，跳下水去將敵船船底鑿通，灌進水去，那豈不沈了？他就是這三隊兵船厲害，若能破得，這第四隊楊虎自領的戰船，不足爲慮了。」元帥道：「若非二位賢弟到此，本帥那知這些就裏？」

此乃天子之洪福也！」當時說說笑笑，各人盡歡方散。另紮後營，與耿氏弟兄安歇。

岳爺自向帳中安寢，尋思一計。到了次日清早，悄悄來到後營。耿氏弟兄連忙接進坐定，問：「元帥故早臨？」岳爺道：「我有一機密事，不知二位賢弟肯一行否？」耿氏兄弟道：「蒙元帥厚恩，若有差遣，我兄弟兩個雖赴湯蹈火，亦不敢辭，求元帥令下便是。」

那岳元帥對耿氏弟兄在耳上悄悄的說了幾句，有分教：虎踞深林，頃刻裏江翻海倒；蜂屯三澁，一霎時火烈煙飛。正是：

將軍三箭天山定，

貔虎揚威立大功。

不知岳元帥說出甚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

破兵船岳飛定計

襲洞庭楊虎歸降

楊虎蜂屯兩洞庭，氣吞雲夢控湖濱。

岳侯妙算驚神鬼，水陸安排建大勳。

卻說岳元帥悄悄對耿氏兄弟道：「二位照舊時打扮，詐去投降，楊虎決然不疑。等待開兵之時，賢弟即謀一差，替他看守山寨。等楊虎出兵，先來放了牛羣，做了幫手，就擊了楊虎家眷，不可殺害。他的金銀財帛，收拾好了，四面放起火，燒了他的山寨。這便是二位賢弟的大功勞！」二人領命，仍舊換了打魚的衣服色，別了元帥，下了小船，竟往洞庭東山水寨而來。

那小卒都認識是耿家弟兄，先來報知楊虎。楊虎命請到大寨相見。那兩兄弟跪下叩見。楊虎即忙扶起道：「二位賢弟少禮！不知今日甚風吹得到此！」耿明達兩弟兄齊聲應道：「小弟蒙大王恩情，容在湖中生業；家下豐足，皆是大王之德。今聞岳飛領兵到此，欲與大王作對；因此，家母命小弟兩人來，幫助一臂之力。大王

若有差遣，上天下地，並不敢辭。」楊虎大喜道：「多承美意！幾次相勸二位，共圖大業，皆因難得令堂之意。今惠然首肯，真乃天助我也。」分付取袍服過來，與兄弟二位換了。一面整備筵席慶賀。不表。

再說岳元帥命平江知府，去整備粗細竹子藤繩聽用；又紮造木排；置辦生牛皮，做成擋子，遮箭牌等。在城內各大戶鄉紳家，借綿被數千牀，放在船上，防避弓箭火礮。又畫成圖樣，叫鐵匠照式打造倒鬚鉤子，並三尖小刀聽用。一面命湯懷張顯，取短板繫縛於笆斗上，令兵卒站在上邊，在於淺灘水上習練，名爲「笆斗兵」；日後站在船上，迎風走浪，卻就不怕。湯張二人領命，就在太湖邊岸教練去了。再命施全帶領船匠，將毛竹片密釘船底，下邊安排倒鬚鉤，三尖刀。施全領命去了。

過了四五日，楊虎著小嘍囉下書催戰，岳元帥推辭有病，暫緩數日。

直等過到半個多月，衆將皆來繳令：「諸色俱已齊備；但無大戰船，如何迎敵？」元帥道：「不必大船，我自有妙用。將軍們可穿著軟底鞋子，腰纏紮緊，只

看本帥紅旗爲號，一齊攢入小船篷下藏躲。待他火礮打過然後出來交戰。」又命王貴帶領幾十號小船，去打撈水草，堆貯船中，躲在兩旁。待他那第二隊樓船來時，把草船使出來，水草推下水去，塞住他的車輪。等那樓船行走不動，就上去殺他的兵，釘死他的礮眼。然後再下小船，分右左來助戰。那王貴領令而去。又命周青，趙雲，梁興，吉青四將帶領五千人馬，前往無錫大橋埋伏。道：「那楊虎若敗了，必由此路投九江去，你們到那裏截住。只要生擒，不許傷他性命；違令者斬！」四將得令而去。岳元帥料理停當，擇日出兵。三軍齊至水口，發礮下湖。一貼木排，夾著一隊小船。前一帶皆是竹城，用繩索穿就溜頭；若將繩子一扯，竹城就睡倒；將繩一放，那竹城依然豎起。衆兵將多站立木排上，吶喊而來。

那邊山上忙報知楊虎。楊虎卽命先行許賓率領「礮火船」；元帥花普方率領「樓船」；水軍頭領何進率領「水鬼船」；自己率領大戰船，親自督陣，與岳飛交戰。當有耿氏二兄弟奏道：「岳飛詭計極多，恐沿湖另伏兵將，擊我之後。我二人在此保守山寨，可免大王內顧之憂。」楊虎大喜道：「因得二位賢弟保守了大寨，我好放心去，這一陣，定教他片甲不留。」當時二人直送至水寨方回。

楊虎上船，放礮開船。那岳元帥衆將兵走木排猶如平地一般。那許賓駕的第一隊「礮火船」，看見就一齊放起火礮。岳元帥將紅旗一招，衆將兵躲進小船，將竹城睡倒遮護，停住不行。但聽得礮聲不絕，那礮子打在竹城上，一片聲響，俱溜下水去了。放了一會，聽得礮聲不響，衆將仍舊豎起竹城，又吶喊起來。這一隊礮火船，兩路分開，一聲鼓響，第二隊「弩樓船」擁將上來，萬弩齊發。岳元帥又將紅旗一招，照舊睡倒竹城。那王貴將草船放出，一齊將水草推下湖去。那樓船上水車，卻被水草塞住車輪，再也踏不動，那樓船似釘住一般，轉折不來。王貴豁喇一聲，率領衆軍跳上樓船，逢人就砍。衆嘍囉那裏敵得住，殺的殺了，下水的下水去了。王貴分付衆軍士一齊動手，把礮連架子，都推下湖去。花普方正來救護，王貴已經下了小船，與岳元帥合兵一處了。那第三隊「水鬼船」，見前面兩隊火礮弩箭都不得成功，便一聲梆子響，衆水鬼齊齊下水。元帥見了，也把紅旗一展。那阮良手提著兩把潑風刀，帶了幾個會入水的軍士，撲通的跳下水去。那些水鬼在排底船底下，用力將鑿子來鑿船底。那船底下，多是竹片釘著的，那裏鑿得通？也有被倒鑿鉤鉤住的，也有碰著三尖刀割壞的。阮良同這幾個水軍，見一個，殺一個，那水

鬼只識得水性，卻不會斷殺，那裏當得阮良這些好漢，十分中倒殺掉了九分；依舊跳上木排來助戰。這裏賊兵，看見水面上只管冒出紅來，不見岳家兵船沈將下去，情知又著了道路。楊虎只得催動戰船，來與岳飛決戰。

岳元帥站立於船頭之上，高聲叫道：「楊將軍！你今大事已去，不若早早歸降，上與祖宗爭氣，下得封妻蔭子，休要自誤了！」楊虎道：「岳飛，你休誇大口！不說我兵強將勇，就踞著這太湖，水勢滔天，進則可攻，退則可守，你怎生奈何得我！」岳元帥大笑道：「楊虎！你兀自不知，你那巢穴已被我搶了，尙在那裏說夢話！你試回轉頭去望望看。」楊虎聽說回頭一看，但見滿山紅焰，火勢滔天。早有小喽囉飛船來報：「大王不好了！耿家弟兄，搶出牛鼻，刦了山寨，四面放火，回去不得了！」楊虎大叫一聲：「好岳飛，俺怎肯輕饒了你！」催動戰船，駛將上來，刀槍兵器，如雨點一般殺來。岳爺小船上兵將，仰著難以抵敵；岳爺忙命鉤手搭著大船，衆將湧身而上楊虎之船，俱各圍裏攏來。王貴手起刀落，將許賓砍下水去。湯懷張顯，跳上「樓船」，雙戰花普方。花普方跳下湖，赴水逃到岸上，往湖廣投楊么去了。「水鬼船」上何進提刀下水，來到木排邊，只望來殺岳飛；被

王橫一銅棍，打得腦漿迸出，死在湖內。楊虎見不是頭路，只得跳下水逃命。阮良見了，也跳下水來，擒捉楊虎。岳元帥見四隊兵船俱破，下令：『降者免誅。』那些大小賊船聽得，俱齊聲願降。元帥就命湯懷張顯，發船往山寨招撫賊兵，如降者不許殺害；一面救滅了火，將楊虎家眷，送到本帥營中候命。二將領命去了。又呵王貴，施全收拾降軍船隻。發號鳴金，奏凱回營。有詩曰：

旌旆生風喜氣新，早持龍節靖邊塵。

漢家天子圖麟閣，身是當今第一人。

且說楊虎在水中戰不過阮良，逃往西邊上岸。恰遇著數百敗走的嘍囉，楊虎就揀匹馬來騎了，一同去投混江王羅輝，靜山王萬汝威，思量借兵報仇。行了一夜，天色纔明，早到了無錫大橋邊。只聽得一聲礮響，周青，吉青，趙雲，梁興四將，一齊殺出，大叫：『我等奉岳元帥將令，在此等候多時。快快下馬受縛，免得老爺們動手。』楊虎大怒，舉刀來戰四將。可憐楊虎，了一日，走了一夜，肚中又飢，人困馬乏，那裏戰得過四將！只得虛幌一刀，沿著河敗將下去。四將隨後追來。又

聽得前面礮聲又起，楊處道：「我命還番休矣！後面追來，前面又有伏兵，怎生逃得過去！」

卻待要自刎，忽聽得前邊河內叫道：「楊將軍！你令堂在此，快來相見！」那四將在後就各把馬勒住。楊處舉目看時，只見水面上二十號小船齊齊擺列兩岸；中間三號大船，岳元帥站立船頭，左邊張保，右邊王橫，好似天神一樣。岳元帥高叫：「楊將軍！你令堂寶眷俱已在此，何不早降？」楊處道：「岳飛我已拚一死，休要來哄我。」言未畢，那楊處的母親，早從船艙裏鑽將出來，喝道：「逆子我一家性命，皆蒙元帥不殺之恩，還不下馬拜降，等待何時？」楊處聽了，慌忙跳下馬來，撇了刀，跪在岸邊，說道：「元帥威德大德，楊處情愿歸降。但是屢抗天兵，恐朝廷不肯寬赦，奈何？」岳元帥忙攏船上岸，雙手扶起道：「天下英雄，皆為奸臣當道，失身甚多。本帥當年在武場，亦曾受屈，所以小弟兄輩，也做些不肖之事。當今天子敬賢愛才，將軍既能改邪歸正，就是朝廷的臣子，都在本帥身上，保舉將軍共扶宋室，立功顯親，也不枉了人生一世。快請看視令堂，安慰寶眷。」楊處連聲道「謝謝」，上船來問候母親。元帥命四將由陸路先回平江府去。那幾百嘍

囉，願降者，俱令後船湯張二將分隸部下；不願爲兵者，聽其歸農。放礮發船，與楊虎同往東西兩山，招撫羽黨，收拾糧草。

次日到了洞庭山，與二耿牛羣相會，一同會至平江，安撫地方，拔寨起行。平江知府陸章，率領合城耆老鄉紳，各送牛酒犒勞。路上百姓，家家插燈點燭，無不感謝岳元帥兵律森嚴，於路秋毫無犯。

不一日早到了金陵，在城外紮住了營盤，安頓軍士。岳元帥帶衆齊至午門見駕。高宗宣進，朝見已畢，岳飛將收伏太湖楊虎歸降之事，一一奏明。高宗大悅，即敕光祿寺整備御宴；一面降旨，封楊虎，張國祥，董芳，阮良，耿明初，耿明達六人，俱爲統制之職；岳飛加銜紀錄；一班隨征將士，俱各紀功陞賞。即著岳飛，統領大軍，去征勦鄱陽湖水寇。

岳飛領旨出朝。楊虎自差人送老母妻子回鄉安頓，俟候岳元帥擇日出兵。卻點牛羣帶領人馬五千爲前隊先鋒。王貴，湯懷帶領五千人馬，爲第二隊。自己同衆在後進發。那王貴向著湯懷道：「大哥不叫你我做先鋒，反點牛羣弟去，難道我二人

的本事，不如了他麼？」湯懷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大哥常說他大難不死，是員福將，故此每每叫他充頭陣。」王貴道：「果然他倒有些福氣。」

不說二人在路間談。且說牛臯挂了先鋒正印，好不興頭，領著人馬，一路到了湖口。當有總兵官謝昆下營在彼處，等候岳元帥。探兵見了牛臯打的是岳軍旗號，認做岳爺，慌忙通報。謝昆連忙出營跪接，口稱：「湖口總兵謝昆，迎接大老爺。」牛臯在馬上道：「賢總兵請起。我乃岳元帥先鋒都統制牛臯，岳元帥還在後邊。」謝昆氣得出不得聲，起來叫左右：「把報事人綁去砍了。」兩邊軍士答應一聲，就將探軍綁起。牛臯大怒，這總兵如此可惡，便叫一聲：「謝總兵！你既做了總兵官，吃了朝廷的俸祿，一兩個小強盜，還怕你殺他不過，剿除不得；也要請我們來做什麼！我們往別處去，這個功勞，讓了你罷。」說罷，就回馬轉身分付衆兵士一齊退下。謝昆吃了一驚，暗道：「他是奉著聖旨來的，若在岳爺面前說些什麼還了得！」只得忍著氣趕上來，扯住牛臯的馬，叫道：「牛將軍請息怒。軍中報事不實，應按軍法。幸是將軍來，報差了還好；倘是賊兵殺來，也報差了，怎麼處！」

既是將軍面上，分付放了綁，快謝牛老爺。」探子在馬前叩頭，謝了牛鼻。

牛鼻道：「謝總兵，我且問你，這裏有多少賊？賊巢在那裏？」謝昆道：「這鄱陽湖內有座康郎山，山上有兩個大王：大頭領羅輝，二頭領萬汝威。他兩個佔住此山，手下雄兵猛將甚多。內中有個元帥，姓余名化龍，十分厲害，因此官兵近他不得。」牛鼻道：「這康郎山，離此有多少路？可有旱路的麼？」謝昆道：「前面湖口望去，那頂高的就是，水路去不過三十里；若轉旱路，就有五十里。」牛鼻道：「既如此，可著個小軍來，引我們往旱路，就去搶山。你可速備糧草前來接應。」說罷，就令衆兒郎望康郎山進發。謝昆暗想：「這莽匹夫，不知利害，由他自去，送了他的命，與我何涉。」

牛鼻領兵來至康郎山，分付衆兒郎：「搶了山來吃飯罷。」三軍得令，在山前放礮吶喊。早有守山嘍囉飛報上山。萬汝威就命余化龍引兵下山迎敵。余化龍得令，帶領嘍囉，一馬衝下山來，大喝一聲：「那裏來的毛賊，敢來尋死！」牛鼻擡頭一看，只見來將頭帶爛銀盔，坐下白龍馬，手執虎頭槍，望去竟像岳爺相像。牛鼻也不答話，舉錘便打。余化龍笑道：「原來是個村夫——也罷，讓本帥賞你一槍

罷。』架開鋼，耍耍一連幾槍，殺得牛臯氣喘汗流，招架不住，回馬便走。那些軍士道：『列位，走不得的！被他在馬後一追，我等盡是個死，寧可抵擋著他。』那時衆軍士齊齊站定兩旁，個個開弓發箭。余化龍見衆兵卒動也不動，箭似飛蝗一般射來，不敢追趕，歎道：『話不虛傳，果然岳家兵厲害！』只得鳴金收軍回山去了。衆軍士看見強人退上山去，又來收箭。

牛臯一馬跑回了十來里路，不見半個兵卒逃回，說道：『不好了，都被他殺盡了！單單贖了我一個光身，怎好回去見我岳大哥？待我轉去看看。』又撥轉馬頭，加上一鞭，趕轉來，但見軍士都在草地上拾箭。牛臯便問：『強盜到那裏去了？』衆軍士道：『我們放箭射他，他收兵回去了。』牛臯道：『妙啊！倘然我老爺下次弄了敗仗，你們照舊就是了。』衆軍士倒好笑起來。

牛臯不好見謝總兵，只得退下三十里，安營住下。

次日，王貴兵到，同湯懷安營在湖口。

停不得兩日，岳元帥大隊已到，謝總兵同著湯懷，王貴迎接。元帥便問：『牛

「早怎麼不見？往那裏去了？」謝晁道：「他一到，就往康郎山交兵去了。」岳爺取令箭一枝，命謝總兵催糧應用。謝總兵領令去了。岳元帥分付衆將，齊往康郎山早路去取山。看看行至二十里，牛鼻出營來接。元帥見他在旁側安營，料是又打了敗仗，元帥就問賊兵消息。牛鼻便將余化龍厲害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岳元帥就相度地方，安下營盤。

那邊小嘍囉飛報上山。兩個大王仍命余化龍下山討戰。岳元帥命衆將士，一齊放箭，堅守營寨，不與交戰。余化龍令嘍囉辱罵了一回，元帥只是不動。余化龍只得收兵回山。

岳元帥暗暗傳下號令：「衆將四下移營安歇，防他今夜到來劫寨。只聽礮響爲號，四下齊聲吶喊，卻不要出戰。」衆將領令，各各暗自移營埋伏。

且說余化龍回山奏上二位大王：「岳飛今日不肯出戰，今晚必定由水路搶山，旱寨必然空虛。今我將計就計，二位大王保守水寨，臣領兵去劫他的旱寨，必然成功。」兩個頭領聽了大喜，依計而行。等到二更時分，余化龍領兵悄悄下山，一聲

吶喊，殺入大營，並無一人。余化龍情知中計，撥回馬便走。但聽得哄嚇一聲喊響，四下裏齊聲吶喊，衆嘍囉拚命逃奔，自相踐踏，反傷了許多兵卒；岳爺卻不曾虧折了一人。

次日天明，余化龍又下山來討戰。岳元帥仍然堅守不出，沒法，余化龍只得收兵回山。

到了黃昏時候，岳爺換了隨身便服，帶了張保一人，悄悄出營，不知作如何句當。正是：

雄才巧藝適相逢，寶劍雕弓各逞雄。

肝膽忠心扶社稷，魚蝦端不識遊龍。

不知岳元帥蚤夜出營，有何事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

穿梭鏢明收虎將

苦肉計暗取康郎

山川擾擾戰爭時，渾似英雄一局棋。

最好當機先一著，由他詐僞到頭輸。

話說岳元帥獨自一人帶了張保，悄悄出了營門，往康郎山左近，把山勢形狀，細細觀看了一番。覆身回營，對衆弟兄道：『我觀康郎山，前靠太湖，山勢險峻，雖有百萬之衆，一時難以破他。況且余化龍武藝高強，本帥久聞其名。待我明日與他交戰，賢弟們只可旁觀，不可助戰。待我收伏了他，方能破得此山；若不然，徒然虛費錢糧，遷延時日，究竟無益也。』衆將俱各領命，各自歸營安歇去了。

次日岳元帥齊集衆將，只聽得撲通通三聲大礮，出了營門，一路上嗙嗙戰鼓齊鳴，帶領大軍直抵康郎山下。各將官齊齊的擺齊隊伍，在後邊觀看。

那邊小嘍囉飛報上山。余化龍聞報，即引衆嘍囉下山迎敵。兩邊軍士射住陣脚，旂旛開處，閃出岳元帥立馬陣前，問道：『本將何名？』余化龍道：『本帥

余化龍便是。來者，莫非就是岳飛否？」岳飛道：「然也。你既知本帥之名，何不
下馬歸降？待本帥奏聞天子，不失封侯之位。」余化龍大笑道：「岳飛，我久聞你
是個英雄好漢；可惜你不識天時。宋朝臣奸君闇，氣數已盡；二帝被擄，中原無
主；不若歸順我主，重開社稷，再立封疆，豈不爲美？你若仗著一己之力，欲要挽
回天意，恐一旦喪身辱名，豈不遺笑於天下乎？請自三思。」岳飛道：「將軍之言
差矣。我宋朝自太祖開基，至今已一百六十七年，恩深澤沛；偶爲奸臣誤國，以致
金人擾亂。今人心不忘故主，天意不肯絕宋；是以我主上神佑，泥馬渡江，正位金
陵，用賢任能，中興指日可待。我看將軍堂堂一表，抱負才能，不能爲國家梁棟，
甘作綠林草寇，是爲不忠；既不揚名顯親，反至玷污清白，是爲不孝；荼毒生靈，
殘害良民，是爲不仁；但知康郎山之英雄，不知天下之大，豈無更出其右，一旦失
手，辱身敗名，是爲不智；將軍空有這一身本事，「忠孝仁智」四樣俱無，乃是庸
人耳，反說本帥不知天命耶。」

這一番話，說得余化龍羞慚滿面，無言可答，只得勉強道：「岳飛，我也不與
你鬪口。你若勝得我手中的槍，我就降你；倘若勝不得我，也須來歸降我主。」岳飛

道：「一言既出，驢馬難追。若添一個小卒助戰，就算我輸。但是刀對刀，槍對槍，不許暗算，放冷箭，就不爲好漢。」余化龍說聲：「妙啊！這纔是好漢！且與你戰三百合看。」就舉虎頭槍來戰岳爺。岳爺把灑泉槍一擺迎住。二馬相交，雙槍並舉；這一個似雪舞梨花，那一個如風擺柳絮。果然好槍，來來往往，戰有四十個回合，不分勝敗。余化龍架住岳元帥的槍，叫聲：「少歇！岳飛，你果然好本事，今日不能勝你，明日再戰罷。」兩邊各自鳴金收軍。

岳元帥回至營中坐定，對衆弟兄道：「余化龍槍法，果然甚好；若得此人歸降，何愁金人不平乎？」衆兄弟亦各稱贊：「果然好槍法。」當夜閒話不提。

到了明日，余化龍仍舊領兵下山，這裏岳元帥也領兵出營。余化龍道：「岳飛，本帥昨日與你未決雌雄，今日必來擒你。」岳爺道：「余化龍且休誇口，今日與你見個高下。」二人舉槍又戰。果然棋逢敵手，將遇良才，兩個又戰了一日，不分勝敗。岳元帥把槍架住，叫聲：「余化龍，天已晚了。若要夜戰，好命軍士掌燈；若不喜夜戰，且自收軍，明日再戰。」余化龍道：「且讓你多活一夜，明日再戰罷。」兩下鳴金收軍，各自回營。

至第三日又戰。至午後，尙無高下；余化龍暗想：「岳飛果然本事高強，怎能勝得他？必須用我神鏢，方可贏得。但在衆人面前打倒他，只說我暗算，損我威名；不如引他到山後無人之處，打他便了。」余化龍算計已定，虛幌一槍，叫聲：「岳飛，本帥戰你不住了！」回馬便望左山敗去。岳爺想：「他槍法未亂，如何肯敗，其中必有緣故。」便喝一聲：「余化龍，隨你詭計，本帥豈懼了你？」就拍馬趕上，追至山後邊。余化龍見岳飛追來，撥回馬又戰了七八個回合，又走。岳爺又追下去。余化龍暗暗取出金鏢，扭轉身軀，喝聲著，一鏢打來。岳爺笑道：「原來這般低武藝。」把頭望左邊一偏，這鏢卻打向空。余化龍又發一鏢打來。岳爺往右邊一閃，這一枝鏢，又打不著。化龍著了慌，簌的一聲，又出第三枝鏢，望岳爺心窩裏打來。岳爺把手一掉，接在手中道：「余化龍，你還有多少？索性一齊來。」余化龍道：「岳飛，你雖接得我的鏢，你也奈何不得我。」岳爺道：「也能，本帥雖沒有用過這般暗器，今日就借你的來試試看。」就將手中鏢望余化龍頭上打來。余化龍一手接住，又望岳爺打來。岳爺又接住，又望余化龍打來。兩個打來打去，正好似織女穿梭一般。岳爺接鏢在手，叫聲：「余化龍你何自負英雄，能識天命，

仗你平生本事，尚不能勝本帥一人；何況天下之大，豈無更勝如本帥的麼？何不下馬歸降，去邪歸正，以圖富貴乎？」余化龍道：「岳飛，你休得大言，叫我下馬。

你若擊得我下馬，我就降你；若不能擊我，怎肯伏你？」岳元帥大喝一聲：「本帥好意勸你，你卻不聽，快下馬者！」一聲歇，一鏢打來。余化龍但防了上下身子，卻不曾防得岳爺一鏢，將余化龍坐馬項下的掛鈴打斷。那馬一驚，跳將起來，把余化龍掀翻在地。岳爺跳下馬來，雙手扶起說道：「余將軍，這馬未曾臨過大陣，請換了再來決戰。」余化龍滿面羞慚，跪下道：「元帥真是天神！小將情願歸降，望元帥收錄！」岳爺道：「將軍如果不棄，與你結為兄弟，同扶宋室江山。」余化龍道：「小將怎敢？」元帥道：「本帥愛才如命，何必過謙？」二人就撮土為香，對

天立誓，岳元帥年長為兄，余化龍為弟。

岳爺道：「賢弟，我只假做中了你的鏢，敗轉去。在衆人面前，回戰幾合，以釋你主之疑。」余化龍道聲：「遵命。」二人復上馬，岳爺前邊敗下，余化龍隨後追來。到了戰場之上，岳爺大叫：「衆兄弟，我被奸賊打了一鏢，你們快來助戰！」那湯懷，張顯，王貴，牛皋等，衆將一齊上前。余化龍略戰幾合，寡不敵衆，敗回

山去。見了兩兩個頭領稟道：『小臣詐敗哄騙岳飛追趕，被我金鏢打傷，正要擒獲。誰知他那裏，將衆人多，一齊助戰，殺他不過。明日必須主上親自出馬，必然大勝也。』羅輝對萬汝威道：『休怪，元帥一人，怎敵衆手？明日與御弟親自出馬擒他便了。』

不說二賊計議出戰之事。且說岳元帥收兵回營，衆弟兄只道岳爺真個着了鏢，俱來問安。岳爺假說：『被他暗算，幾乎失手；虧打中了手指，不曾受傷。』正在談論，忽然探子來報：『今金兀朮差元帥斬著摩利之，領兵十萬，來打藕塘關；駙馬張從龍領兵五萬，攻打汜水關；十分危急，請令定奪。』元帥賞了探子牛酒銀牌，分付再去打聽，探子謝賞自去。

岳元帥心中好不納悶，對衆將道：『湖寇未平，金兵又到，如之奈何？』衆將俱各袖手無計。忽見楊虎上前稟道：『末將會與萬汝威有一拜之交，他往往約我同奪宋朝天下，不若待末將前去將利害之語，說他歸降；未知元帥意下如何？』岳爺大喜道：『若得將軍肯爲國家出力，實乃朝廷之福也。但要小心前往，本帥專候好

音。』楊虎領令出營。

到了明日，萬汝威羅輝傳令衆嘍囉緊守川關，俟候二位大王，親自下山與岳

飛決戰

且說楊虎不走旱路，且到水口，用十二名水手，駕著一隻小船竟往水寨而來。

小嘍囉報知二位大王。隨令上山，相見已畢。萬汝威道：『賢弟有一身本事，兼有

太湖之險，怎麼反降順了岳飛？今來見我，有何話說？』楊虎道：『不瞞兄長說：

小弟在太湖，有大礮無敵；水鬼成羣；花普方等，勇將無數；西山糧草充足；被

岳飛一陣殺得大敗。蒙他愛才重義，收錄軍前，奏聞天子，身受統制之職。故今特

來相勸二位大哥，不如歸宋，必定封妻蔭子。不知二位大哥意下如何？』萬汝威聽

了，不覺勃然大怒，喝一聲：『推去砍了！』左右方欲動手，余化龍慌忙跪下道：

『大王刀下留人。』大王道：『這無志匹夫，自己無能，屈膝於人，反攬胡言來惑

亂我的軍心，留他怎麼？』余化龍道：『大王前曾有恩於楊虎；今日斬了他，豈不

把往日之情，化爲烏有？』萬汝威道：『既如此，趕下山去。若軍前拏住，決不

輕怨。」

楊虎抱頭鼠竄，下山來至水口。那來的小船，空空的卻無一人；只因大王將楊虎綁了要殺，這十二個水手，不敢下船，急急的從旱路逃回，報知岳元帥去了；所以只賸了一隻空船。楊虎只得央及幾個小嘍囉，相幫搖回本營上岸。叫小嘍囉暫在營門外等候：「待見過元帥，取銀錢相送。」

楊虎進營，來見元帥。元帥道：「方纔水手逃回，說你被賊人斬首。今日安然回來，必然歸順了賊寇，思量來哄本帥。與我把這匹夫，綁去砍了。」楊虎大叫道：「小將恐元帥動疑，故將送來的小嘍囉，留在營外。求元帥叫來問他，便知小將心跡了。」元帥令喚小嘍囉進來，一齊跪下。元帥問道：「你們還是鄱陽湖賊人，還是鄉間百姓被他擄來的？」那些嘍囉要命，皆說道：「我們是良家百姓，都被他擄捉來的。」元帥微微笑道：「如今還有何辯？快快推出去斬了！」這些就是鄉下子民，放他去罷。那幾個嘍囉，叩頭謝了，慌忙跑回山上報信了。

這裏楊虎綁出營來，那些擄下衆將，見事情重大，不敢出言；只有牛羣叫聲：「刀下留人！」過來跪下稟道：「楊虎私通賊寇，雖則該斬；但無實證，未定真

假。求元帥開恩，饒他性命。」元帥道：「既是牛將軍討情，饒了死罪，細打一百。」牛臯起初聽見說「饒了」，甚是歡喜；及至說要「細打一百」，想道：「倒是我害了他了！若是殺頭，痛過就完了，這一百棍子，豈不活活打死，反要受這許多疼痛！」欲待再上去求，又恐動怒。看看打到二十，熬不住了，只得又跪下稟道：「做武將的人，全靠著兩條腿；若打壞了，怎生坐馬？牛臯情愿代打了八十罷。」元帥道：「既如此，饒便饒了；倘他逃走了去，豈不是放虎歸山？那個敢保他？」兩邊衆將，並沒個人答應。還是牛臯上來道：「小將願保。」岳元帥道：「你既肯保，寫保狀來。」牛臯道：「我是寫不來的。湯二哥，煩你代寫罷了！」湯懷道：「你既肯捨命保他，難道不替你寫？」隨即寫了保狀，叫牛臯畫了押，送上元帥。元帥就叫牛臯帶了楊虎回營。衆將各自散。

楊虎謝了牛臯，叫家將：「取了我的行李來，到牛老爺營中安歇。」牛臯道：「我若怕你逃走，也不保你了。請自回營將息去。」楊虎道：「承兄厚情，何日得報。」遂辭了牛臯，回到自己營中，坐定，想道：「元帥打我幾下何妨；但是也該應問個明白纔是。怎麼糊糊塗塗的屈我！」

正在懊惱，忽見家將悄悄稟道：「元帥，有機密人求見。」楊虎隨命：「喚他進來。」家將出來引那人到跟前跪下，將密書呈上。楊虎拆開看了，就取過火來燒了。對來人說：「我曉得了。」來人叩頭辭去。楊虎就將藥湯洗淨棒瘡；取些酒來吃得醉了，睡了半夜，到得五更起來，向家將說：「我要往一個地方走走，須得兩日方回。汝等緊守營寨，不必聲張，只說我在後營養病，諸事不許通報！」家將領命。

這楊虎悄悄出了營門，上馬加鞭，獨自一人望康郎山來。到得山前，天已大明，高叫道：「楊虎求見大王。」守山嘍囉報知萬大王。大王命：「宣他進來！」楊虎來到山寨，見了萬汝威下跪哭道：「不聽大王之言，幾乎喪了性命！耐耐岳飛叫我來說大王歸順，回去要斬。幸虧牛皋保救免死，打了數十；情實不甘，逃到此間。望大王念昔日之深情，代楊虎報了此仇，雖死無恨。」萬大王就命軍士看驗棒着，果然打得凶很。萬汝威忽然大喝一聲：「楊虎，你敢效當年黃蓋獻「苦肉計」麼？」楊虎大叫道：「我此來差矣！」就在腰間拔出劍來，要自刎。萬汝威慌忙下

坐，雙手扶住道：「孤家與你相戲，何得認真？你若早聽孤言，也不致受苦了。」就分付余化龍：「可代孤之勞，引御弟到營中去將養棒瘡，治酒款待。」化龍得令，同楊虎回到本營，將藥敷好，然後坐席飲酒。

余化龍暗想：「楊虎朝秦暮楚，是個反覆小人。」飲酒之間，便嘲他一句道：「將軍前日來勸吾主降宋，怎麼今日反降了我主？真個凡事不可預料也！」楊虎道：「將軍不知。楊虎此來，也只爲順天時結好漢，鏢打穿著義弟兄耳！」余化龍聽了此言，大驚失色，忙叫左右從人迴避。這些服侍人役，一齊退後。化龍問道：「將軍此言，必有所聞。」楊虎回顧四下無人，便道：「實不相瞞：目今金兵攻打汜水，藕塘兩關。元帥不得分兵，心中憂悶，故著小弟行此苦肉之計，前來幫助將軍成功。」余化龍大喜道：「將軍真是英雄天才！有眼不識，抱慚實甚！」兩個說得投機，各人吃得大醉安歇。丟下一邊。

且說那日早晨，牛臯坐在營中，小校來報：「楊虎逃走了。」牛臯聽了，心中好不懊惱：「這個狗頭，果然害我！」只得來見元帥道：「楊虎夜間走了，不知去

向，特來領罪。」元帥道：「我也不管，就命你去拏來領罪。」牛臯得令，帶領五千八馬，來到康郎山下，大聲叫喊：「楊虎狗頭，快快出來見我！」嘍囉報上山去，萬汝威就命楊虎下山迎敵。楊虎道：「小將虧牛臯保救，不好下手，求大王別遣良將。」余化龍道：「待小將擒來。」萬汝威道：「就命汝去。孤家即去邀請羅大王，同來山頂觀看。」余化龍一聲「得令」，即帶領嘍囉衝下山來，大喝一聲：「牛臯，你是我手下敗軍之將，又來做什麼？」牛臯道：「可恨楊虎這賊，我救了他的性命，反逃走了來害我。快快叫他出來待我拏他去贖罪！」余化龍道：「楊虎今早來投降了，大王認爲弟兄，十分榮貴。你不若也降了我主，待我在主公面前保奏，也封你做大官，何如？」牛臯道：「放你娘的屁！我是何等之人，肯來降你。照爺爺的銅罷！」鏑的一鏑，望余化龍腦袋上打來。余化龍舉槍架開鏑，搭上手，戰了五六個回合。牛臯招架不住，敗回陣來。余化龍也不追趕，鳴金收軍，上山來見兩個頭領。

正在商議退兵之策，忽報：「岳飛差人來下戰書。」羅萬兩個拆開觀看，上邊寫道：

大宋掃北大元帥岳，書諭萬汝威，羅輝知悉：汝等無能草寇，蟻聚蜂屯，縮首畏尾，豈能成事？若能戰，則親自下山，決一雌雄；若不能戰，速將楊虎獻出，率衆歸降。我皇上體上天好生之德，決能饒汝殘生。若待踏平山寨，玉石俱焚，早宜自裁，勿遺後悔！

羅輝，萬汝威看了大怒，卽在原書後面，批定「來日決戰」；將來人趕下山去。兩邊各自歇息了一夜。

次日岳元帥率領衆將帶領大兵，直至康郎山下，三聲礮響，列成陣勢。羅萬二頭領，亦領衆嘍囉下山，擺得齊齊整整。又是一聲礮響，岳元帥立馬陣前，羅輝萬汝威亦出馬來，余化龍，楊虎跟在後面。牛臯見了楊虎，用手指著罵道：「你這無義匹夫，今日我必殺你！」這萬汝威拍馬上前一步，叫聲：「岳飛，你空有一身本事，全然不識天時！宋朝氣數已終，何苦徒自費力，保著昏君？若不降順孤家，今日誓必拏你。」岳元帥道：「你二人若是知幾，及早歸降，以保一門性命。如若執迷，性命只在頃刻也！」羅輝大怒，叫聲：「誰人與我拏下岳飛？」余化龍道：「我來拏他！」手起一槍，將萬汝威刺於馬下。楊虎手起刀落，將羅輝砍爲兩段。

元帥卽令搶山。這一聲吶喊，衆將士一齊上山，砍的砍了，走的走了，願降者齊齊跪下。余化龍招撫餘黨，殺了二賊家小，收拾錢糧下山，一同元帥回營。此時衆將方知楊虎獻的苦肉計。牛臯道：『這樣事，也不通知我一聲，只拏我做馱子。下回打死，我也不管他閒事了。』當日大排筵席，合營衆將慶賀。不提。

明日元帥升帳，衆將參見已畢。元帥就令牛臯帶領本部五千人馬，爲第一隊先行，星夜前去救汜水關。余化龍，楊虎二人，領兵五千爲二隊救應。三人領令去了，元帥將降兵入冊，錢糧入庫。命地方官收拾寨柵船隻。一面寫本進京報捷，保奏余化龍爲統制。然後起兵往汜水關進發。

再說牛臯兵至汜水關，軍士報道：『汜水關已被金兵搶去了。』牛臯道：『既如此，孩兒們奪了關來吃飯。』三軍吶喊聲，到關下討戰。番將出關迎敵。兩下列齊軍士。牛臯道：『番奴通下名來，好上我的功勞簿。』番將道：『南蠻聽者，俺乃金邦老狼主的駙馬張從龍便是。南蠻專來尋死，也通個名來。』牛臯道：『你坐穩著，爺爺乃是總督兵馬掃金大元帥岳爺部下正印先鋒牛臯老爺便是。且先來試試

老爺的銅看。」要的一銅，就打將過來。張從龍使的是兩柄八楞紫金鎚，搭上手，戰不到十二三個回合，那張從龍的鎚重，牛鼻招架不住，撥轉馬頭，改將下來，大叫：「孩兒們照舊！」衆軍士果然吶喊一聲，亂箭齊發。張從龍見亂箭射將來，只得收兵轉去。牛鼻敗陣下來，在路旁紮住營寨。

到了次日，余化龍，楊虎二將到了，問軍士道：「爲何牛爺下營在路旁？」軍士回稟說是：「一到就搶關，打了敗仗。」楊虎對余化龍道：「我們且安下營寨，同你前去看看他。」不一時安下營寨。余化龍回了楊虎走到牛鼻營前，守營軍士忙要去通報。楊虎道：「與你老家爺是相好弟兄，報甚麼！」竟自進營。那軍士怕的是牛鼻性子不好，如飛進去報道：「余楊二位將軍到了。」牛鼻大怒道：「由他到罷了，報什麼？」軍士嚇得不敢則聲，走將開去。牛鼻又罵道：「楊虎這狗男女，自己要功勞，卻鬼頭鬼腦的哄我。我以前每次出兵，俱打勝仗；自被他的賊元帥花普方在水中淹了這一遭，出門就打敗仗。」那余、楊二人剛剛走進來，聽見他正在那裏罵，就立定了脚，不好走進去，悄悄出營。楊虎道：「他自己打了敗仗，反抱怨我們。」余化龍道：「我們去搶了汜水關，將功勞送與他，講和了，省得只管著

惱，何如？」楊虎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回到營中，分付衆軍士，吃得飽了，竟去搶關。正是：

康郎已決安邦策，

汜水先收第一功。

不知二人搶關，勝敗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

牛臯酒醉破番兵

金節夢虎諧婚匹

這香醪，調和麪藥多加料。

須知不飲旁人笑。

盃翻疊倒，酣醉破番獠。

飛虎夢，卜英豪。

一霎時，百年隨唱，一旦成交好。

右調殿前歡

卻說余化龍、楊虎二人帶領三軍，齊至汜水關前，放礮吶喊。早有小番飛報上關，張從龍率領番兵開關迎敵，兩陣對列。余化龍出馬，並不打話，衝開戰馬，挺槍便刺。張從龍舉鎚就打。槍來鎚去，戰到二十回合，不分勝負。余化龍目語道：『怪不得牛臯敗陣。這狗男子果然厲害！』虛幌一槍，詐敗下來。張從龍拍馬追來。余化龍暗取金鏢在手，扭回身子，豁的一鏢，正中張從龍前心，翻身落馬。楊

虎趕上一刀，梟了首級。三軍一齊搶進關來。衆番兵四散逃走。兩將就進汜水關安營。

明日二人一同來見牛臯。牛臯道：「你二人得了功勞，告訴我做什麼？」余化龍道：「有箇緣故。昨日聽見將軍抱恨楊虎，今我二人搶了汜水關送與將軍；一則與將軍重起大運；二則小將初來，無以爲敬，聊作進獻之禮。將軍以後，不要罵楊將軍了。」牛臯道：「元帥來時怎麼說？」余化龍道：「讓牛兄去報功，小弟們不報就是。」牛臯道：「如此說，倒生受你們了。」二人辭別回營。牛臯就領兵出大路口安營，伺候元帥。

這日報元帥大兵已到，三人一齊上來迎接。元帥便問：「搶汜水關，是何人的功勞？」三人皆不答應。元帥又問：「爲何不報功？」牛臯道：「我是不會說謊的。關是他二人搶的，說是把功勞讓與我，我也不要，原算他們的罷。」元帥道：「既如此，你仍領本部兵馬去救藕塘關。本帥隨後即至。」牛臯領命而去。岳爺就與余化龍二人上了功勞簿，安撫百姓已畢。隨即起身往藕塘關進發。

且說牛皐一路上，待那些軍士，猶如赤子一般。效那當年楚霸王的行兵：自己在前，三軍在後。那些軍士，常常帶了飯團走路，恐怕牛皐要搶了地方，方許吃飯。一路如飛起來。

這一日看看來到藕塘關。守關總兵聞報，說是岳元帥領兵已至關下，忙出關跪下道：「藕塘關總兵官金節，迎接大老爺。」牛皐道：「免叩頭。我乃先行統制牛皐，元帥尚在後頭。」金節忙立起來，只急得氣滿胸膛，暗想道：「一箇統制，見了本鎮要叩頭的，怎麼反叫本鎮免叩頭？」分付：「把報事的綁去砍了！」牛皐聽了大怒道：「不要殺他。你既然本事高強，用俺們不著，我就去了。」分付轉兵回去。金節想道：「這箇匹夫，是岳元帥的愛將，得罪了他，有許多不便。」只得忍著氣上前叫聲：「牛將軍，請息怒。本鎮因他報事不明，軍法有律。既是將軍面上，就不殺他便了。」吩咐放綁。牛皐道：「這便是了。你若難爲了他，我就沒體面了。」金節道：「是本鎮得罪了，請將軍進關駐紮。」

二人進關，到了衙門大堂。只見處處挂紅，張燈結綵，皆因元帥到來，故此十分齊整。牛皐來到滴水簷前，方纔下馬。上了大堂，在正中間坐下，總兵只得在旁

邊坐下，送茶來吃了。一面擺酒席出來，請牛臯坐下。牛臯道：「幸喜這酒席請我，還見你的情；若請元帥，就有罪了。」金節忙問道：「這卻爲何？」牛臯道：「俺元帥，每飯食，總向北方流涕。因二聖卻在那裏坐井觀天，吃的是牛肉，飲的是酪漿！如此苦楚，爲臣子的就吃一餐素飯，已爲過分。俺們常勸元帥爲國爲民，勞心費力，就用些微葷菜，也不爲罪過。被俺們勸不過，如今方吃些魚肉之類。若見這些豐盛酒席，豈不要惱你？」金節聽了，連聲謝道：「多承指教！」牛臯道：「索性替你說了罷：俺元帥最喜的是豆腐；因河北大名府內黃縣小考時，吃了豆腐起身。他道：『君子不忘其本。』故此最愛豆腐。」金節道：「原來如此，越發承情指教了。」牛臯道：「貴總兵，你這酒席，果然是誠心請我的麼？」金節道：「本鎮果然誠心請將軍的。」牛臯道：「若是誠心請我，竟取大碗來。」金節忙叫從人取過大碗。牛臯連吃了二三十碗。金節暗想道：「這樣一箇好元帥，怎用這樣蠢匹夫爲先行？」看看吃到午時，牛臯問道：「貴總兵，俺那些兵卒們，須要賞他些酒飯吃。」金節道：「多與他們銀子買來吃了。」牛臯道：「如此費心了！」金節看牛臯早已有八九分醉意。只見外邊的軍士進來報道：「金兵犯關了！」金節悄悄

分付軍人傳令，各門加兵護守。報子去了，牛皁問道：「金爺，你鬼頭鬼腦，不像待客的意思，有甚話但說何妨。」金節道：「本鎮見將軍醉了，故不敢說。番兵將近關了！」牛皁道：「妙啊！既有番兵，何不早說？快取酒來吃了，好去殺番兵。」金節道：「將軍有酒了。」牛皁道：「不常聽得人說：『吃了十分酒，方有十分氣力！』快去拏來！」金節無奈，只得取一罈陸酒來，放在他面前。牛皁雙手捧起來，吃了半罈。叫家將：「拏了這罈的那半罈酒，少停拏與你爺吃。」卽立起身來，跟跟跄跄，走下大堂。衆人只得扶他上馬。三軍隨後跟出城來。

金節上城觀看：那牛皁坐在馬上，猶如死的一般。只見金邦元帥斬著摩利之身長一丈，用一條渾鐵棍，足有百十多斤，是員步將。出陣來，看見牛皁吃得爛醉，在馬上東倒西斜，頭也擡不動。斬著摩利之道：「這箇南蠻，死活多不知的。」就把那條鐵棍，一頭豎在地下，一拄在胸膛，好似站堂的皂隸一般；口裏邊說：「南蠻，看你怎麼了！」牛皁也不答應，停了一會，叫：「快拏酒來。」家將忙將罈的半罈酒，送在牛皁面前。牛皁雙手捧著亂吃。那曉得吃醉的人，被風一吹，酒卻湧將上來，把口張開，竟像靴統一樣。這一吐，直噴在番將面上，那番將用手在面上

一抹。這牛臯吐了一陣酒，卻有些醒了。睜開兩眼，看見一箇番將，立在面前抹臉，就舉鎗來擋了一下。把番將的天靈蓋打碎，跌倒在地，腦漿迸出。牛臯下馬，取了首級。復上馬招呼衆軍，衝入番營，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追趕二十里，方纔回兵，搶了多少馬匹糧草。

金節出關迎接說道：『將軍真神人也！』牛臯道：『若再吃了一罈，把那些番兵，多殺盡了。』說話之間，進了關來。金節送牛臯到驛中安歇。衆軍就在後首教場內安營。

金節回轉衙中，戚氏夫人接進後堂晚膳。金爺說起：『這牛臯十分無禮；不想他倒是一員福將，吃得大醉，反打敗十萬番兵得了大功。』夫人道：『也是聖上洪福，出這樣的人來。』閒話之間，金爺吃完了晚膳，對夫人道：『下官因金兵犯界，連夜裏還要升堂去辦事，只好在書房去歇了。』夫人道：『相公請自便。』金節自往外出。

夫人進房安歇。到了三更時分，忽聽得房門叩響。夫人忙叫丫鬟，開了房門。卻原來是夫人的妹子戚賽玉，慌慌張張，走進房來，叫聲：『姐姐，幾乎驚死！妹

子特來與姐姐作伴。」夫人道：「你父母早亡，雖是你姐夫撫養成成人；但如今年紀長大，也要避些嫌疑。恭喜你姐夫在書房去歇了，倘若在此，也來叩門？」賽玉道：「不是妹子不知世事。方纔妹子睡夢裏，見一隻黑虎來抱我；所以嚇得睡不穩，只得來同姐姐作伴。」夫人道：「這也奇了，我方纔也夢見一箇黑虎，走進後堂，正在驚慌，卻被你來叩門驚醒。不知主何吉凶？」遂留賽玉一同宿了。

到天明起來，梳洗已畢，金爺進後堂來用早膳。夫人道：「妾身昨夜夢見黑虎，走入後堂。舍妹亦夢被黑虎抱住。不知主何吉凶？」金爺道：「有此奇事！下官昨晚亦夢有黑虎進內。莫非令妹終身，應在此人身上麼？」夫人道：「那個什麼此人？」金爺道：「就是岳爺的先行官牛鼻。他生得面黑短鬚，身穿皂袍，分明是個黑虎。我看他人雖鹵莽，後來必定衣紫腰金；倒不如將令妹配與他，也完了你我一樁心事。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」夫人道：「妾乃女流，曉得什麼，但憑相公作主。」金爺道：「待下官去問他家了，若未曾娶過，今日乃是黃道吉日，就與令妹完姻便了。」夫人大喜，就進房去與妹子說知。

金節出來叫他家丁來問，曉得牛皐未娶夫人。金節大喜，就命家人準備花燭，著人將紗帽圓領，送到驛中去。屬付道：『你不要說甚麼，只說請他吃酒，等他來時，就拜天地便了。』家人領命，遂來驛中。見了牛皐，送上衣服。牛皐道：『爲何又要文官打扮吃酒？少停，我便來了。』那家將回府證：『就來。』金節甚喜。大堂上張燈結彩，供著喜神，準備花燭。不一時，牛皐來到轅門下馬，金節出來迎接。走至大堂，牛皐見這光景，心中想道：『原來他家人做親，所以請我吃喜酒。』牛皐便問金節道：『府上何人完姻？俺賀禮也不會備來，只好後補了。』金節道：『今天黃道吉日，下官有一妻妹，送與將軍成親，特請將軍到來，同結花燭。』叫：『請新人出來！』那牛皐聽見這話，一張臉嘴，漲得像猪肝一般。急得沒法，往外就跑，出了大門，上馬奔回驛中去了。這邊戚夫人見牛皐跑去了，便道：『相公，他今跑去了，豈不誤了我妹子終身大事！』金節道：『夫人不必心憂。且候元帥到來，我去稟明，必成這頭親事。』

正說之間，忽報岳元帥大兵已來。金繩兵也不換衣甲，就穿這冠帶，上了馬出

關，直至軍前跪下，口稱：『藕塘關總兵金節迎接大老爺。』岳爺道：『請起。』暗想：『那牛臯怎麼不見來接？難道又打了敗仗？』便問金總兵：『爲何這等服色？』金節稟道：『只因牛先鋒兵至關中，甚是無禮，公堂飲酒，居中而坐，吃得大醉，適值番將領兵十萬來犯關。那箇番將，身長一丈四尺，十分厲害。牛臯先鋒決要出去交戰。來到陣前，牛先鋒吐酒於番將臉上，番將忙揩臉時，牛先鋒一錘打死，大獲全勝。卑職賤荆戚氏，有一胞妹，年方十七，尙未適人。因夜間夢兆有應，欲配先鋒，又逢今日黃道吉期，特請先鋒到衙完姻，不知何故，竟自跑回。求元帥玉成，得諧秦晉，實爲恩便。』元帥道：『貴總兵請回，少停，待我送來完姻便了。』金節謝了，回衙與夫人說知，各各歡喜。

再說岳元帥紮下營盤，便叫湯懷喚牛臯來。湯懷得令，出營上馬。進得關內，來至驛中門首，便問軍士道：『你家牛老爺那裏去了？』軍士稟道：『俺家老爺在後帳房。』湯懷道：『不必通報，我自進去。』只見牛臯朝著牆頭坐著。湯懷道：『賢弟好打扮！』牛臯道：『湯哥幾時來的？』湯懷道：『元帥有令，傳你

前去。』牛臯道：『待我換了衣甲去。』湯懷道：『就是這樣去罷。』扯了就走。一同上馬，來至大營。湯懷先來繳令。然後牛臯跪下叩頭。岳爺道：『夫婦，人之大倫，你怎麼跑走了？豈不害了那小姐的終身？今日爲兄的，送你去成親。』元帥也換了袍服，同牛臯一齊來到總兵衙門。金爺出來接到大堂之上，先拜了元帥，就請新人與牛臯拜了花燭，送歸洞房。元帥對金總兵道：『今日恩恩，另日補禮罷。』金總兵連稱『不敢。』

元帥出了衙門，回營坐下，對衆將道：『衆位賢弟，從今日起，把臨陣招親，這一款革去。若賢弟們遇著有婚姻之事，不必稟明，便就成親。況這番往北路去迎二聖，臨陣交鋒，豈能保得萬全？若得生一後嗣，也就好接代香煙。』衆將謝了元帥。按下不表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那山東魯王劉豫，守在山東。殘虐不仁，詐害良民，也非一端。那次子劉猷，倚仗父親的勢頭，在外強佔民田，姦淫婦女，無所不爲。忽一日帶了二三百家將，往鄉村打圍作樂，一路來到一箇地方——名爲孟家莊——一衆人

放鷹逐犬。不道一箇莊家，正在鋤田，忽見一鷹，爪著一隻大鳥，飛來落在面前。這莊家是箇村魯之人，曉得什麼來歷，趕上前一鋤頭打死，說道：『好造化！我家老婆，昨日嫌我不買些葷腥與他下口，今日這兩箇鳥兒，拏回去煮熟了，倒有一頓好吃。』正在快活算計，誰知一衆家將趕來尋鷹，看那莊丁拏著在裏，便相喝道：『該死的狗才！怎麼把我的鷹打死了！』莊丁道：『這是我飛到我跟前，所以打死，要拏回家去做下酒，干你甚事？』家將道：『好箇不知死活的人！你在那裏？』莊丁道：『我就是孟家莊孟太公家莊丁。你問我怎的？』內中一個道：『哥哥你休要和他講，只拏他去見家主爺便了。』莊丁道：『打死了一箇鳥兒，就要拏我，難道沒有王法的麼？』衆家將聽了大怒，就將莊丁亂打。內中一箇，趕上一脚，正踢著莊丁的陰囊，一交跌倒，在地滾了幾滾，就嗚呼哀哉了！衆家將見打死莊丁，忙來報知劉祝道：『我家的鷹，被孟家莊莊丁打死。小的們要他賠償，連公子也罵起來；所以小的們發惱，和他廝打，不道他跌死了。』劉祝道：『既然死了，要他家主賠還我的鷹來。』即帶了家丁，往孟家莊來。

到了莊上，家丁大喊道：『門上的狗頭，快些進去說：劉王爺二爵主的鷹，被

你莊丁打死。快早賠還，萬事全休；如若遲了，報與四太子將你一門碎尸萬段。」莊丁聽了，慌忙進來報與太公。孟太公聞言想道：「劉豫這奸臣，投了外邦，他兒子連父親的相知，多不認了。待我自去見他，看他怎麼樣要我賠鷹。」孟太公出了莊門，這劉猯在馬上道：「老頭兒，你家莊丁，把我的鷹打死了，快些賠來。」太公道：「你怎麼曉得是我莊丁打死的？」劉猯道：「我家家將見他打死的。」太公道：「若果是我家莊丁打死的，應該賠你，待我叫他來問。」劉猯道：「你那莊丁出言無狀，已被我早打死了。」孟太公不聽猶可，聽了莊丁被劉猯打死，直急得三尸神爆跳，七竅内生煙，大怒道：「反了反了！你們把他打死了，不要償命，反要我賠鷹，真正是天翻地覆了！」劉猯便怒道：「老殺才！皇帝老兒，也奈我不得；你敢出言無狀？」就把馬一拍，衝上前來，捉拏太公。

孟太公看見他的馬衝上來，往後一退，立脚不住，一交跌倒。只一交不打緊，好似：

一團猛火燒心腹，

萬把鋼刀割肚腸。

不知孟太公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

劉魯王縱子行兇

孟邦傑逃災遇友

縱子行兇起禍胎，老軀身喪莫逃災。

困龍今日初離水，驚看他年牙爪排。

話說劉猊催馬上前來捉太公；太公往後一退，立脚不住一交跌倒，把個腦後跌成一個大窟窿。那太公本是個老年之人，暈倒在地，流血不止。衆莊丁連忙扶起，擡進書房中牀上睡下。太公醒來，便對莊丁道：『快去喚我兒來！』那太公中年沒了妻室，只留下這一個兒子，名爲孟邦傑，小時也講過先生，教他讀過幾年書。奈他自幼專愛使槍弄棒，因此太公訪求幾個名公教師，教了他十八般武藝，使得兩柄好雙斧。那日正在後邊菜園地上練習武藝，忽見莊丁慌慌張張來報道：『大爺不好了！我家太公，與劉王的兒子爭論，被他馬衝倒，跌碎了頭顱，命在須臾了！』孟邦傑聽了，嚇得魂不附體，丟了手中棒，三脚兩步，趕進書房。只見太公倒在牀上發昏。邦傑便問莊丁細底。莊丁把劉猊打死莊丁，來要太公賠贖之事，述了一

遍。太公微微睜開眼來，叫聲：『我兒！可恨劉猊這小畜生無理，我死之後，你須要與我報仇這個！』話還未畢，大叫一聲：『疼殺我也！』霎時間，流血不止，竟氣絕了！孟邦傑叫了一回，叫不醒，就大哭起來。

正在悲傷之際，又有莊丁來報說：『劉猊在莊門外嚷罵說：不快賠他的鷹，就要打進莊來了。』孟邦傑聽了，就揩乾了眼淚，分付莊丁：『你去對他說：太公在裏面兌銀子賠鷹，略等一等，就出來了。』莊丁說聲「曉得」，就走出莊門。那劉猊正在那裏亂嚷道：『這討死的老狗頭！進去了這好一回，還不出來賠還我的鷹，難道我就罷了不成？』叫衆家將打將進去。那莊丁忙上前稟道：『太公正在兌銀子賠鷹，卽刻就出來。』劉猊道：『既如此，叫他快些！誰耐煩等他！』莊丁又進去對孟邦傑說了。邦傑提著兩柄板斧，搶出莊門，罵一聲：『狗男女！你們父子賣國求榮，詐害良民，正要殺你；今日殺父之仇，還想走到那裏去麼？』綽起雙斧，將三四十家將，排頭砍去，逃得快，已殺了二十多個。劉猊看來不好了，回馬飛跑。孟邦傑步行，那裏趕得上。只得回莊，將太公的尸首，下了棺材。擡到邊空地埋葬好了，就分付衆家人道：『劉猊這廝，怎肯干休，必然領兵來報仇。你們速速收拾

細軟東西，有妻子的領妻子，有父母的領父母，快些逃命去罷！」衆家人果然個個慌慌張張，一時間，俱各打疊，一閃而散。

孟邦傑取了些散碎金銀，撒在腰間，紮縛停當，提了雙斧，正要牽馬；卻聽得莊前人喊馬嘶，搖天沸地。邦傑只得向莊後從牆上跳出，大步往前途逃走。

諸位，你道那孟邦傑殺了劉猊衆家將，難道就罷了不成？當時劉猊逃回府中，聽得父親在城上玩景乘涼，隨即來到城頭上，見了劉猊，叩頭哭訴道：「爹爹快救孩兒性命！」劉猊吃驚道：「爲著何來，這般模樣？」劉猊就將孟家莊之事，加些假話，說了一遍。劉猊聽了，大發雷霆道：「罷了罷了！我王府中一隻狗走出去，人也不敢輕易惹他；何況我的世子？擅敢殺我的家將，不是謀反待怎的？就著你領兵五百，速去把孟家莊圍住，將他一門老小，盡皆抄沒了來回話。」劉猊答應未完，旁邊走過大公子劉麟，上前來道：「不可不可！爹爹投順金邦，也是出於無奈。雖然偷生在世，已經被天下人罵我父子是賣國求榮的奸賊。現今岳飛正在興兵征伐，倘若滅了金邦，我們就死無葬身之地。再若如此行爲，只恐天理難容。爹爹

還請三思！」劉豫道：「好兒子，那有反罵爲父的是好賊？」劉麟道：「孩兒怎敢罵父親！但只怕難逃天下之口！古人云：『爲臣不能忠於其君，爲子不能孝於其親，何以立於人世？』不如早早自盡，免得旁人恥笑。」說著，就望著城下湧身一跳，跌得頭開背折，死於城下。

劉豫大怒道：「世上那有此等不孝之子，不許收拾他屍首。」就命劉猗發兵去將孟家莊團團圍住。打進莊去，並無一人，就放起一把火來，把莊子燒得乾乾淨淨，然後回來繳令。當時城外百姓有好義的，私下將大公子的屍首掩埋了。且按下不提。

再說那孟邦傑走了一夜，次日清晨，來到一座茶亭內坐定，暫時歇息歇息。打算要到藕塘關去投岳元帥，不知有多少路程；只因越牆急走，又不曾帶得馬匹，怎生是好？正在思想，忽聽得馬嘶之聲。回轉頭一看，只見亭柱下拴著一匹馬。邦傑道：「好一匹馬，不知何人的？如今事急無君子，只得借他來騎騎。」就走上前來，把韁繩解了，跳上馬，加上一鞭，那馬就滾喇喇如飛跑去。

不道這匹馬，乃是這裏臥牛山中一個大王，在這裏義井菴中與和尚下了一夜棋，兩個小嘍囉，躲在草叢殿前耍錢，把這馬拴在茶亭柱上。到了天明，大王要回山去，小嘍囉開了菴門，來牽馬，卻不見了，小嘍囉只得叫苦。和尚著了忙，跪下道：『叫僧人如何賠得起？』大王道：『這是嘍囉不小心，與老師父何涉？』和尚謝了，起身送出菴門。大王只得步行回山。

孟邦傑一馬跑到一個松林邊，叫聲：『啊呀！不知是那一個不積福的，掘下這個大泥坑。幸虧我眼快，不然跌下馬來了！』正說之間，只聽得一聲吶喊，林內伸出幾十把撓鉤，將孟邦傑搭下馬來。跳出幾十個小嘍囉，用繩索捆綁了，將馬牽過來。衆嘍囉哈哈大笑道：『拏著一個同行中的朋友了。這匹馬是我們前山大王的，怎的被他偷了來。』內中一個嘍囉道：『好沒志氣！他是個賊，我們是大王，差遠多哩！』又一個道：『算起來也差不多，常言說的「盜賊」，盜賊原是相連的。』一個道：『休要取笑，解他到寨中去！』就將孟邦傑橫縛在馬上，押往山寨而來。守寨頭目進寨通報了，出來說道：『大王有令。叫把偷馬子去做醒酒湯。』嘍囉答應一聲，將孟邦傑拏到剝衣亭中，綁在柱上；那柱頭上有一個豹頭鑲，將他頭

髮挂上。只見一個嘍囉手中提著一桶水，一個擎著一個盆，一個操著一個鉢頭，一個手中擎著一把尖刀，一個手中擎著一個指頭粗的籐條。那個嘍囉將鉢送在邦傑口邊道：『漢子吃些！』孟邦傑道：『黑漆漆的，是什麼東西，叫爺爺吃？』嘍囉道：『這裏頭的，是清蘇油，蔥花，花椒。你吃了下去，就把這桶水，照頭淋在身上。你身子一抖，我就分心一刀，剝出心來，放在盆裏，送與大王做醒酒湯。』邦傑道：『我勸他將就些罷，如何要這般像意？』把牙齒齧緊，不肯吃。這嘍囉道：『不肯吃下去，敢是這狗頭要討打麼？』提起籐條要打。孟邦傑大叫道：『我孟邦傑死在這裏，有誰知道？』

這一聲喊，恰恰遇著那前山的大王上來，聽見喊著「孟邦傑」的名字，忙叫：『且慢動手！』走到他面前仔細一看道：『果是我兄弟。』叫左右：『快放下來。』衆嘍囉慌忙放下，取衣服與他穿好。這裏嘍囉，忙報與大王。邦傑道：『若不是兄到來，小弟已爲泉下之鬼！』那四個大王聞報，一齊來到剝衣亭上道：『大哥，這是偷馬之賊，爲何認得他？』大王道：『且至寨中，與你們說知。』

衆大王同邦傑來到寨中，大家見了禮，一齊坐下。那救孟邦傑的，叫做錦袍將

軍岳真。那後山四位：一個姓呼名天保；二大王名天慶；第三個大王姓徐，名慶；那個要吃人心的，是第四大王姓金，名彪。岳真道：『爲兄的幾次請賢弟上山聚義，兄弟有回書來，說因有令尊在堂，不能前來。今日卻要往何方去？被他嘍兵拏住？既拏住了，就該說出姓名來，他們如何敢放肆？』孟邦傑道：『不是爲弟的不思念哥哥，實係心中苦切，故此忘懷了。』那岳真道：『兄弟有何事心中苦切？』那傑就將劉猊打圍跌死父親的話說了；然後道：『今要投岳元帥，領兵來報仇。』岳真道：『原來如此。』於是大家重新見禮。呼天保道：『大哥，孟兄要報父仇，無有難處。我等六人，聚集兩個山寨中人馬，約有萬餘，足可以報得孟兄之仇，何必遠去？』孟邦傑道：『小弟聞得岳元帥忠孝兩全，大重義氣；我此去投他，公私兩盡。』衆大王道：『這也說得有理。』孟邦傑道：『依小弟看起來，這綠林中買賣，終無了局。不如聚了兩山人馬，去投在岳元帥麾下。他若果是個忠臣，我們便在他帳下聽用，掙些功勞，光耀祖宗；若是不像個忠臣，我們一齊原歸山寨，重整軍威，未爲晚也。』岳真道：『我也久有此心，且去投他，相機而行便了。』就分杆嘍囉，收拾山寨人馬糧草金銀。當日大排筵席，各各暢飲。到了第二日，衆大王

帶領一萬嘍兵，一齊下山，望藕塘關而來。一路慢表。

且說藕塘關岳元帥那邊，這一日，正逢七月十五日，衆將各各俱在營做中羹飯。那牛鼻悄悄對吉青道：『那營中萬馬千軍，這些鬼魅，如何敢來受祭？我和你不如到山上幽僻之處，去做一羹飯，豈不是好？』吉青道：『這句話講得有理。』就叫家將，把菓盒擡到山上幽僻地方。牛鼻道：『我就在此祭。老哥你往那首去。』各人祭完了祖，擡攏來吃酒。』吉青道：『有理。』牛鼻叫軍士躲過了。他想起母親，放聲大哭。吉青聽得牛鼻哭得苦楚，不覺打動他傷心之處，也大哭一場。兩個祭完了，化了紙錢；叫家將把兩桌祭菜擡過來，擺在一堆吃酒。吃不得幾盃酒，牛鼻說道：『這悶酒吃不下，請教吉哥行個令。』吉青道：『牛兄弟，就是你來。』牛鼻道：『若要我行令，你要遵我的。』吉青道：『這個自然。』牛鼻想了想道：『就將這「月亮」爲題，吟詩一首。吟得來，便罷；吟不來，吃十大碗子。』吉青道：『遵令了。』吃了一盃酒，吟詩道：

團圓一輪月，或圓又或缺。

安上頭足尾，一個大白鼈。

牛鼻笑道：「那裏會有這樣大的白鼈，豈不是你誑我？罰酒罰酒。」吉青道：「如此，吃了五碗罷。」牛鼻道：「不相干，要罰十碗。」吉青道：「就吃十碗。你來你來。」牛鼻道：「你聽我吟也。」斟了一盃酒，擎在手中；吟詩道：

酒滿金樽月滿輪，月移花影上金樽。

詩人吟得口中渴，帶酒連樽和月吞。

吉青道：「你也來誑我了。月光這樣高，不必說他；你且把這酒盃兒吃了下去。」牛鼻道：「酒盃兒怎樣叫我吃得下去！」吉青道：「你既吃不下去，也要罰十大碗。」牛鼻笑了笑，道：「擎酒來我吃。」一連吃了五六碗，立起身來就走。吉青道：「你往那裏去，敢是要賴我的酒麼？」牛鼻道：「那個賴你的酒？我去小解就來。」

牛鼻走到山坂邊，解開褲子，向草裏撒將去。那曉得有個人，恰躲在這草中。這牛鼻正撒在那人頭上，把頭一縮，卻被牛鼻看見了。忙將褲子緊好，一手把那

人扯將起來，走到吉青面前叫道：「吉哥，擎得一個奸細在此。」吉青道：「牛兄

弟，你好時運，連岳恭都得了功勞！」忙叫家將收拾殘餘物件，把那人綁了。二人上馬，竟往大營前來候令。

元帥叫傳宣令二人進見。牛臯跪下道：「末將在土山上，拏得一個奸細在此，候元帥發落。」元帥道：「綁進來。」左右一聲「得令」，將就那人推進帳中跪下。元帥一見他服色行徑，明知是金邦奸細。就假裝醉意，往下一看，叫道：「快放了綁！」說道：「張保，我差你山東去，怎麼躲在山中，被牛老爺拏了？書在那裏？」那人不敢發聲。元帥道：「想必你遺失了，所以不敢回來見我麼？」那人要命，只得應道：「小人該死！」元帥道：「沒用的狗才！我如今再寫一封書，恐怕你再遺一了，豈不誤我的事！」分付：「把他腿肚割開，將蠟丸用油紙包了，放在他腿肚子裏邊，把裏腳裏好。」分付：「小心快去，若再誤事，必然斬首。」那人得了命，諾諾而去。

那牛臯看見張保站在岳爺背後；就是元帥醉了，也不致如此錯認。呆呆的看放那人去了，方下來問道：「元帥何故認那奸細做了張保？末將不明，求元帥指示。」岳爺笑道：「你那裏曉得。大凡兵行務詭道。你把這奸細殺了，也無濟於事。我久

欲領兵去取山東，又恐金兵來犯藕塘關；故此將機就計，放他去替我做我奸細，且看何如。」衆將一齊稱贊：「元帥真個神機妙算！我等如何得知。」元帥就命探子前往山東探聽劉豫消息。不表。

且說這個人，果然是兀朮帳下的一個參謀，叫做忽耳迷。兀朮差他到藕塘關來探聽岳爺的消息，不期遇著牛鼻，吃了這一場苦；只得熬著疼痛，回至河間府。到了四狼主大營，平章先進帳稟明，兀朮卽命進見。看見忽耳迷面黃肌瘦，兀朮心下暗想：「必竟是路上害了病。所以違了孤家的限期。」便問參謀：「孤家差你去探聽消息，怎麼樣了？」參謀稟道：「我奉旨往藕塘關，因夜間躲在草中，被牛鼻拏住，去見岳飛。不期岳飛大醉錯認臣做張保，與臣一封書，教臣去到山東投遞。」兀朮道：「拏書來，待某家看。」參謀道：「書在臣的腿肚子裏！」兀朮道：「怎麼書在你腿肚子裏？」參謀道：「岳飛將臣腿肚割開，把書嵌在裏邊，疼痛難行，故此來遲了。」

兀朮遂命平章取來。可憐這參謀腿肚子都爛了！平章取出攤丸，把水來洗乾淨

了，送到兀朮跟前，將小刀割開，取出書來。兀朮細看卻是劉豫暗約岳飛領兵取山東的回書。兀朮大怒道：「孤家怎生待你，你如此反覆，真正是箇奸臣！」就命元帥金眼踏魔善字魔里之領兵三千，前往山東，把劉豫全家斬首。元帥領命。當有軍師哈迷蚩奏道：「狼主且住！這封書，未知真假。不如先差人往山東探聽虛實，然後施行。若草草將劉豫斬了，焉知不中了岳飛「反間」之計？」兀朮道：「不管他是計不是計，這個奸臣，留他怎麼？快快去，把他全家抄沒了來！」金眼元帥竟領兵往山東而去。且按下慢表。

且說岳元帥一日正坐帳中，有探子來報：啟上元帥：「關外大路上，有一枝兵馬，屯紮營寨，特來報知。」元帥道：「可是番兵麼？」探子道：「不是番兵，看來好是綠林中人馬樣子。」元帥命湯懷施全，前去打探：「倘若是來歸降的，好生領他來相見。」二人答應，出營上馬開關。

來到得十餘里，果見一枝人馬，安下營頭。湯懷走馬向前大喝一聲道：「你們是那裏來的人馬？到此何幹？」早有小卒報入營中。只見走出六員戰將，齊齊走

來，到馬前道：『某等乃山東臥牛山中好漢岳眞……等，聞岳元帥禮賢重士，特來投順的。不知二位將軍尊姓大名？』湯懷施全兩個人聽了，連忙跳下馬來道：『小將湯懷。此位施全。奉元帥之命，特來探問將軍們的來意。既如此，就請上馬，同去見了元帥定奪何如？』六人齊聲道：『相煩引見。』於是八個人俱各上馬進關。

到了營前，下了馬。湯懷道：『待小將先進去稟明了元帥，然後請見。』六人道：『二位請便。』二人進營，見了元帥稟道：『有一枝人馬，爲首六人，乃是山東臥牛山中好漢，特來歸順，現在營前候命。』岳爺大喜，就命請進。六位好漢，齊進營中跪下，口稱：『岳眞，孟邦傑，呼天保，呼天慶，徐慶，金彪，在山東臥牛山失身落草；今因劉豫不仁，特來歸順元帥。』孟邦傑又道：『小人本係良民，因一門盡被劉猥殺絕，只有小人逃出。在外遇著這班好漢欲與小人報仇，小人勸他們去邪歸正，來投元帥，求元帥發兵往山東捉拏劉猥。明正典刑，公私兩盡。』元帥道：『劉猥父子投順金邦，那兀朮甚不喜他。本帥已定計了，令他自己相殘害。我已差人往山東去探聽消息，待他回來，便知端的。若此計不成，本帥親領人馬，與將軍報仇。』孟邦傑謝了元帥。元帥傳令，把降兵招爲本隊，少不得改換衣甲旗

號。岳爺與這班好漢爲朋友，設筵款待，各立營帳居住。

不數日，岳爺正在營中與衆將聚談，忽報探子回營。元帥令進來，細問端的。探子稟說：『小人奉命住山東，探得劉豫長子劉麟，爲兄弟抄沒了孟家莊，力諫不從，墜城而死。大金國差元帥金眼陷魔善字魔里之領兵二千，將劉豫一門盡皆抄沒。只有劉猊打圍，知風逃脫，不知去向。特來告令。』元帥賞了探子銀牌羊酒，探子叩謝出營去了。元帥對孟邦傑道：『劉豫既死，賢弟亦可以釋然。待後日牽住劉猊，將他的心肝設祭令尊便了。』邦傑謝了元帥，各自散去。

再表金眼陷魔善字魔里之取了劉豫家財，回至河間府告令。兀朮將財帛金銀，計數充用。便下令道：『岳飛久居藕塘關，阻我進路，有誰人敢領兵去搶關？』當有大太子粘罕答應一聲：『某家願去。』兀朮道：『王兄可帶十萬人馬，務必小心攻打！』粘罕領令，就點齊十萬人馬，另有一班元帥平章保駕，離了河間府，浩浩蕩蕩，殺奔藕塘關而來。

這裏探子飛風報進岳元帥營中道：『啓上元帥大老爺：今有金國大太子粘罕，

領兵十萬來取藕塘關，離此不遠，特來報知。」元帥命再去打探。隨即令軍政司點兵四隊，每隊五千人。命周青領一隊，在正南上下營，保護藕塘關。趙雲領一隊，在西首保關。梁興領一隊，在東首安營。吉青領一隊，在正北救應。四將領令，各去安營保守。元帥口同諸將守住中央大營，以備兵搶關。

這日粘罕大軍已至，離關十里，傳下令來：「今日天色已晚，且安下營盤。明日開兵。」這一聲令下，四營八哨，紛紛亂亂，各自安營。粘罕緊對藕塘關，紮住大營。暗暗思想：「向日在青龍山，有十萬人馬，未曾隄防；不道到得二更時分，被岳南蠻單人獨馬，踹進營來，殺成屍山血海。今日倘這蠻子再衝進來，豈不又受其害？想了一回，就暗暗傳下號令：命衆小番在帳前掘下陷坑，兩邊俱埋伏下撓鈎手，以防岳南蠻再來偷劫營寨。小番得令，不一時間，俱已掘成深坑，上面將浮土蓋好。粘罕又挑選面貌相像的，裝成自己一樣，坐在帳中；明晃晃點著兩枝臘燭，坐上看書。自己退入後營端正。

不因是粘罕這一番小心防備，有分教：

挖下陷坑擒虎豹；

裝成罨網捉蛟龍。

畢竟不知岳爺果然來劫寨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

掘陷坑吉青被獲

認兄弟張用獻關

幾載飄零逐轉蓬，年來多難與兄同。

雁南燕北分飛久，驀地相逢似夢中。

上回已講到那金國大太子粘罕統領大兵十萬，離藕塘關十里安下營盤，準備與岳元帥交兵，自有一翻大戰，暫且按下慢表。

話中說起一位好漢，乃是河間府節度張叔夜的大公子張立。因與兄弟張用避難在外，兄弟分散，盤纏用盡，流落在江湖上，只得求乞度日。聞得岳元帥兵駐藕塘關，特地趕來投奔。不道來遲了一會，遍地俱是番營阻住路頭。張立便走到一座土山上，坐定想道：『我且在這樹林中歇息歇息；等侍更深時分，打進營去，打一個爽快，明日去見岳元帥，以爲進見之功，豈不是好？』算計已定。窺在林中草地上，斜靠著身子，竟悠悠的睡去。不道那日河口總兵謝昆，奉命催糧到此。見有金兵下營，不敢前進，只得躲在山後，悄悄安營，差人大寬轉去報岳元帥，差兵遣將

來接糧米。那張公子在土山之上，睡了一覺，猛然醒來，把眼睛擦擦，提棍下山。正走到謝昆營前，舉棍就打。三軍吶喊一聲，謝昆驚慌，提刀上馬，大喝：「何等之人，敢搶岳元帥的糧草？」張立擡頭一看，說聲：「啊呀！原來不是番營，反打岳元帥的營盤，卻是死也！」急忙退出，原上土山去了。謝昆也不敢追趕，說道：「雖被這廝打壞了幾十人；幸喜糧米無事。」這張公子上山來觀看了一回，自想：「不得功勞，反犯了大罪，如何去見得岳元帥？不如原討我的飯罷！」又恐有人上山來追趕，只得一步一步，下山望東信步而去。

再說是夜吉青走馬出營，分付三軍：「休亂動！我去去就來。」家將忙問：「老爺黑夜往那裏去？」吉青道：「我前回在青龍山中，中了這番奴「調虎離山」之計，放走了粘罕，受了大哥許多埋怨。今日他又下營在此，吾不去拏他來見元帥，等待何時？」說罷了，就拍著坐下能征慣戰的寶駒，一直跑至粘罕營門首，提起狼牙棒一聲喊，打進番營。三軍大喊：「南蠻來踹營了！」攔擋不住，兩下逃奔。

吉青直打至中間，望見牛皮帳中，坐著一人，面如黃土，雙龍鬪珠皮冠，雉尾

高飄，身穿一件大紅猩猩戰袍，滿口鮮紅，身材長大。吉青大喜道：「這不是粘罕麼？」把馬一拍，竟衝上帳來。只聽得哄曬一聲響，連人帶馬，跌入陷坑。兩邊軍士吶喊一聲，撓鈎齊下，把吉青搭起來；用繩索緊緊綁著，推進後營，才見大狼主。那粘罕見不是岳飛，倒是吉南蠻，分付推出去砍了。旁邊閃過一位元帥鐵先文郎上前稟道：「刀下留人！」粘罕道：「是吉南蠻，留他則甚？那日某家，幾乎死在他手內。今日擒來，那有不殺之理？」鐵先文郎道：「狼主臨行之時，四狼主曾對狼主說過：若拏住別個南蠻，悉聽發落；若拏住吉南蠻，必須解往河間府，要報昔日愛華山之仇。」粘罕道：「不是元帥講，我倒忘了。」遂傳令叫小元帥金眼郎，銀眼郎：「你二人領兵一千，將吉青上了囚車，連軍器馬匹，一齊解往四狼那主邊去。」二人領命，立刻發解起身。

再說吉青家將，見吉青一夜不回，忙去報知岳元帥。岳元帥即傳令合營衆將，分頭亂蹕番營，去救吉青。這一聲令下，當時大營中湯懷，張顯，牛皋，王貴，施全，張國祥，董方，楊虎，阮良，耿明初，耿明達，余化龍，岳真，孟邦傑，呼天

保，呼天慶，徐慶，金彪並東西南三營內梁興，趙雲，周青……等一班大將；岳元帥領著「馬前張保」，「馬後王橫」：一齊衝入番營。只見番兵分爲左右，讓開大路。岳爺暗想：「番兵讓路，必有詭計。」傳令衆將，分作四路，左右抄到他後營而入。一聲礮響，四面八方，一齊殺入，橫衝直撞。番兵抵擋不住，往前一擁，俱各跌下陷坑，把陷坑填得滿滿的，聽憑宋兵東衝西突。粘罕帶領衆元帥平章，分兵左右迎敵，那裏當得起這班沒毛大蟲：聲若翻江，勢如倒海，遇著他的刀，分作兩段；擋著他的槍，戳個窟窿；鎗到處，打成肉漿；鏑來時，變做血泥。但見：

兩家混戰，士卒如雲。衝開隊伍勢如龍，砍倒旗旛雄似虎。個個威風凜凜，人人殺騰騰。兵對兵，將對將，各分頭目使深機；槍迎槍，箭迎箭，兩下交鋒乘不意。直殺得翻江攪海，昏慘慘冥迷天日；真個似拔地搖山，浙索索亂撒風砂。正是：迷空殺氣乾坤暗，遍地征雲宇宙昏！有詩曰：

餐刀飲劍血潑然，滾滾人頭心膽寒。

陣霧征雲暗慘淡，拋妻棄子恨漫漫。

這一陣，殺得番兵尸橫遍野，血流成河，粘罕顧不得元帥，元帥顧不得平章，各自尋路逃奔。岳兵亦分頭追趕，一面收拾輜重。不提。

又表那張立錯打了謝昆糧寨，當夜下土山，行了半夜。到得官塘上，但見一枝人馬，喧嚷嚷解著一輛囚車，望北而行。張立暗想：「這囚車向北去的，必是個宋將。我昨夜誤打了元帥的糧草營頭，何不救了這員宋將，同他去見元帥，也好將功折罪？」就放了筐籃，提起鐵棍，趕向前來，大喝一聲：「喂！你解的是什麼人？」小番答道：「是宋將吉青——你是個化子，大膽來問他則甚！」張立道：「果然不錯。」舉起棍來便打，橫三豎四，早打翻了六七十個。番兵一齊吶喊起來。金眼郎在馬上問道：「前面爲甚吶喊？」早有小番來稟道：「有個化子來搶囚車，被他打壞了多少人了。」金眼郎，銀眼郎大怒道：「有這等事！」兩個就走馬提刀上前來。張立也就棍便打。番將舉刀迎戰。戰不幾合，被張立把鐵棍鉤開了金眼郎手中大刀，向馬腰上重的一棍，將馬腰打斷，金眼郎跌下馬來，點頭一棍，打得稀爛。銀眼郎見打死了金眼郎，心內著慌，撥馬逃走。張立趕上，把棍橫

掃將去，連人帶馬，打成四段了。

吉青在囚車內見了，就將兩膀一掙，兩足一蹬，囚車已散；向小番手內奪了狼牙棍，跳上了馬，舞棍亂打。看見張立身上襁褓，猶如化子一般，便也不去問他，只顧追打番兵，往北趕去。張立站住道：『豈有此理！我救了你的性命，連姓名也不來問一聲。這樣人，是我救錯了，睬他則甚。不如原討我的飯去罷。』遂向地下掣了筐籃，向前行去。

卻說這裏有座山，叫做猿鶴山。山中有個大寨，寨中聚著四位好漢：爲頭的諸葛英，第二個公孫郎，第三個劉國紳，第四個陳昌佑；聚有四千餘人，佔住此山落草。忽有嘍囉報上山來道：『有一隊番兵，在山前下來了。』諸葛英道：『山寨中正無糧草；這些番兵，久在中原，腰邊必有銀兩；我們下山殺一陣，奪他些輜重糧草，也是好的。』衆人道：『好。』四位好漢帶領嘍囉一齊下山來，將這些番兵攔住，槍挑刀砍；那些番兵，那裏夠殺？看看吉青趕來，那諸葛英等看見吉青青臉蓬頭，只道是個番將，遂一齊來掣。吉青舉狼牙棍招架，那裏敵得過這四人？

恰好張立一路走來，剛剛到這山中。看見吉青又與四個人交戰，招架不住，看他走又走不脫，戰又戰不過，頃刻就有性命之憂；心裏想道：「這個人論理不該救他。但見他四個人殺一個，我也有些不服。待我上去，再救他一救，看他如何？」遂又放下了筐籃，提棍上前，大喝一聲道：「你們四個戰一個，我來打抱不平也！」吉青正在危急之際，見了便叫道：「漢子快來幫我！」張立上前，與吉青兩個抵住四人廝殺。四人無意中，添個生力助戰，正在難解難分；不期粘罕被岳元帥殺敗，正望這條路上敗將下來。小番報道：「前面有南蠻阻路。」粘罕著慌道：「前邊有吳阻路，後面岳飛追兵又到，如何處置！」只得揀小路爬山越嶺，四散逃命。

岳元帥帶領衆將追至猿鶴山下，番兵俱不見了；只見吉青同一破衣服大漢與四將交戰。牛臯道：「前面吉哥在那裏打戰，我們快去助陣！」王貴聽了，與牛臯兩騎馬飛風跑上前去。一柄刀，兩條鋼，不問來歷，叮叮噹噹，四個戰住兩雙，十六隻臂膀撩亂，廿八個馬蹄掀翻。岳爺在後趕上，看那四個好漢，一個手掄鐵偏拐，一個雙刀，一個八角水磨青銅鋼，一個兩條竹節鞭，一個個事高強；又見那破衣大漢，十分驍勇；況且吉青未曾遭害，心下好生歡喜；催馬上前，高聲喝問：

「爾乃何等之人，擅敢攔阻本帥人馬，放走番兵？」四人聽見了，忙叫各人：「且慢動手！」八個各跳出圈子外來。諸葛英問道：「你們卻是何處兵馬？來與俺們交戰麼？」牛皋道：「你眼睛又不瞎，不見岳元帥的旌號麼？」四個人聽見，慌忙跳下馬來道：「你這個青臉將軍，口也不開；又遇著這好漢，身上襁褓襁褓，叫我那裏曉得？」吉青不覺大笑起來。那四位就走到岳翁馬前跪下道：「小將諸葛英，兄弟公孫郎，劉國紳，陳君佑：共是四人，在此猿鶴山落草。因見番兵敗下來，在此截殺。不想遇著這位將軍，誤認他是番將，故此冒犯了元帥。」元帥道：「將軍們請起。我想綠林生理，終無了局。目今正在用人之際，何不歸降朝廷，共扶社稷？列公意下如何？」四人道：「若得元帥收錄，我等當効犬馬之勞。」元帥道：「既是情願歸降，請上山收拾人馬，同本帥回關。」四人大喜，一齊回山收拾。

岳元帥見那破衣大漢，站在路傍呆看，便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緣何幫了我將與他們交戰？」張立兩眼流淚，向前跪下道：「小人乃河間節度張叔夜之子，名喚張立。因死尤初進中原，兵臨河間；小人不知父親是詐降，我弟兄兩個不肯做奸臣，遂離了父親，逃出家門，欲打番兵。因他人馬衆多，不能取勝。弟兄分散，流落江

湖。後來聞得二聖蒙塵，父親盡節，母親又亡，小人無奈，只得求乞度日！近來聞得康王即位，拜老爺爲帥，幾次要投奔帥爺；誰知小人大病起來！等得病好，帥爺兵到這裏，竊窺塘來，小人乃趕到此處。卻見都是番兵，寨，只得走上土山，將就歇息一匹，去打營，不睡眼朦朧，錯打了元帥的糧草營頭，懼罪逃走。看見只一位青臉將軍，因在囚車內，小人打散了番兵，救出囚車。他不謝一聲，竟自往前追殺番兵。到這裏，又遇見他與那四位將軍交戰；看來招架不住，恐誤失了性命，一時激忿，故此又來助戰。」岳帥聽了這一遍言語，便道：「原來是位公子，且有此功勞，本帥寫本進京，請旨授職便了。」張立道：「多謝大老爺提拔！」

二師喚過吉青喝道：「你受人救命大恩，不知作謝，是何道理？」吉青連忙過來謝了張公子。元帥又道：「你未奉本帥將令，私自開兵，本當斬首，今姑從寬；以後若再犯令，決不輕恕！」吉青叩頭謝了。

正在發放，那諸葛英等四人，帶了山寨大小兒郎已到。二帥即令將山寨降兵併作一隊，一齊發轍回關，原在大營前紮好屯營。又與那人拜了朋友；只有張立，乃是晚輩，不便與他拜。又報：「謝昆解送糧草候令。」二帥命照數查收，記功

訖。

一日，又有聖旨來，命岳元帥征汝南曹成，曹亮。元帥接過了旨，送了欵差出營，卽時升帳。命牛臯帶領本部人馬，前往茶陵關，候木帥到來，然後開兵。牛臯領令去了。元帥又命湯懷、孟邦傑兩人，送糧草到軍前應用。二人領令去了。又命謝昆再去催糧接應。謝昆領令去了。隔了兩日，元帥諸事安排停當，命金總兵好生把守藕塘關。金總兵唯唯聽命。三聲礮響，大兵拔寨起行。一路威風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那牛臯兵至茶陵關，紮下營寨，天色尚早，分付兒郎：「搶了他的關，進去吃飯。」衆兵答應一聲，吶喊到關前討戰。只見關裏一聲礮響，關門大開，衝出一枝人馬，只有五百多人。爲首一員步將，身長丈二，使條鐵棍，飛舞而來。牛臯見他滿面烏黑，就哈哈的笑道：「你這個人，好像我的兒子。」那將大怒，也不回言，提棍就打。牛臯舉鎗招架。馬步相交，鎗棍並舉。戰不到十幾個回合，牛臯招架不住，回馬便走；叫：「孩兒們快些照舊！」三軍吶喊一聲，一齊開弓上來，射住陣腳。那將見了，也不追趕，就領兵進關。牛臯回頭一看，且喜三軍俱在，連忙

轉來，移營在傍側紮住。

過了兩日，岳元帥大兵已到。牛臯上前迎接。元帥問道：「你先到此，可曾會戰？」牛臯道：「前日會了一員步將，不肯通名，又不肯交戰。」元帥微微一笑，情知他又打了敗仗；便問：「怎樣一個人？」牛臯道：「是一個身長黑大漢子，用一條鐵棍；卻不騎馬，是員步將。」元帥分付下營安歇。當日無話。

次日岳爺升帳，衆將兩行排下。岳爺道：「那位將軍領令打關？」旁邊閃過張立上前道：「昨日聽得牛將軍說，那員步將形狀，好似末將兄弟一般。待末將出去會他一會，看是如何？」元帥就命張立出馬。張立得令，領兵出營，直至關前討戰。關內礮響一聲，飛出那員將來迎敵。門旗開處，閃出那位英雄，手提鐵棍，大喝一聲：「那個該死的到此尋死？通個名來。」張立仔細一看，果然是兄弟張用；假意喝道：「你不必問我的姓名。我奉了岳元帥的軍令，來拏你這班草寇。你便自己縛了，同我去見元帥，或者饒了你的狗命，省得老爺動手。」張用對面一看，卻原來是哥哥，不再開言，但提棍打來。張立舉棍招架。各人會意，假戰了三四個回合，張立虛打一棍，落荒而走；張用隨後趕來。趕到僻靜之處，張立轉身叫聲「兄

弟，張用亦叫聲「哥哥。」張立道：「兄弟怎麼得在這個所在？」張用道：「我自與哥哥分散之後，不知哥哥下落，兄弟無處棲身，在此投了曹成，封我爲茶陵關總兵之職。哥哥何不也歸降此處，也得手足完聚，同享富貴，豈不是好？」張立道：「兄弟之言差矣！我二人因昔日不肯降金，故此瞞了父母，逃走出來。今曹成，曹亮，也不過是個叛國草寇。目今有康王，現在金陵卽位，名正言順；況且岳元帥足智多謀，兵精將勇，此關焉能保得？一旦有失，悔之晚矣！」張用道：「既如此，只好明日詐敗，獻關與哥哥罷。」張立道：「如此甚好。我且先作戰敗回營，稟明元帥便了。」說罷，就倒拖著鐵棍敗回來。張用在後追趕。趕至關前，又假戰了三四合，張立敗進營去。張用亦收兵回關。

張立回營進帳，將弟兄相會之事，細細稟知元帥。元帥大喜。到了次日，張立又到關前試戰。軍士報與張用，張用仍領兵出關。兩個並不打話，廝戰了三四個回合，張用詐敗，張立在後趕來。趕至關前，張用立在關口大叫道：「吾已獻關歸順朝廷，爾等大小三軍，願降者走過一邊。」三軍齊聲：「願降。」張立得下茶陵關，與張用同至府中，差人請岳元帥進關。元帥大喜，拔寨進關。安營已畢，張立引張

用來見了元帥。元帥上了二人首功。一面修本差官進京，就保舉他爲統制之職。差人催運糧草，準備去搶棲梧山。

元帥一日在營與衆將閒談，便向張用道：『你既在此爲官，可知那曹亮，曹成用兵如何？』張用道：『他二人水裏本事甚好。還有副將賀武，解雲更十分了得！聚兵數十萬。因這曹成專好結交，所以各處英雄，俱來投順。究是一派虛詐，終是無謀之輩，不足爲患。但這棲梧山上，元帥何元慶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元帥須要防備著他。』元帥聽了一番言語，心中暗喜；且待糧草到時，就好開兵去搶棲梧山。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總兵謝昆護送糧草，望茶陵關進發，軍士稟道：『前面有兩條路，不知老爺從那條大路而去，還是從那小路而去？』謝總兵道：『那一條路近？』軍士道：『小路一些。』謝總兵心下一想：『小路上恐有強盜，不如走大路，就這些也罷。』遂分付從大路去。三軍答應一聲，竟往大路而行。行了兩日，來到了一座高山，這山上有一位大王，那大王肩下，齊齊的排列著四位兄弟，娶集嘍囉五千餘人，在

此打家劫舍。早有嘍囉飛報上山道：『岳飛兵駐汝南，有總兵官解糧到彼，在此經過，特來報知。』

那大王聽了，呵呵大笑，對著那四位兄弟說出幾句話來。有分教：山中壯士，全無救苦之心；寨內強人，儘有害人之意。正是：

說來驚破庸人膽，

話出傷殘義士心。

畢竟那大王說出甚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

九宮山解糧遇盜

樊家莊爭鹿招親

不思昔日蕭何律，且效當年盜跖能。

蜂屯蟻聚施威武，積草囤糧待戰爭。

話說謝總兵來到此山，名爲九宮山。山上那位大王，姓董名先。手下的四個弟兄：一個姓陶名進，一個姓買名俊，一個姓王名信，一個也姓王名義。招集了五千人馬，佔住這九宮山，打家劫舍。常日開報，說是岳元帥軍前糧草，在山下經過，不覺呵呵大笑，對著四個兄弟說道：『我正想要奪宋朝；只怕著岳飛一人。若擊了岳飛，何愁大事不成？如今他的糧草在此經過，豈肯輕輕放他過去！』就點起嘍囉一千，紮營在半山之中。看看糧草將近到來，大王就帶領嘍囉，衝下山來，一字兒攏開；大喝一聲：『噤！會事的，快快把糧草留下，饒你這一班狗命。牙縫內迸出半個「不」字，就叫你人人皆死，休想要活！』一個軍士慌忙的報與謝昆。謝昆道：『原來是我走差了路頭，是我的不是了。』只得拍馬掄刀，挺身上前觀看。

但見那人：身長九尺，面如鍋底，兩道黃眉直豎，海下生一部血染紅鬚；頭帶鑲鐵盔，身穿烏鬃油甲；坐下的，是一匹點子青鬃馬；手擎著一柄虎頭月牙鏢。見了謝昆，就大喝一聲，如同霹靂：『呔！你是何等樣人，擅敢大膽在此經過？快把糧草送上山去，饒你狗命！』謝昆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只得欠身鞠躬，叫聲：『大王不用煩惱。小官是湖口總兵謝昆，奉岳元帥將令，解糧在此經過；可憐小官年紀老邁，不是大王的對手。若是大王掣了糧去，元帥必然將我全家抄斬。望大王憐而赦之，放過此山，感德不淺！』那大王聽了，又把謝昆看了看，果然鬍鬚有好些白了；便道：『謝昆，你倒是個老實人，我不搶你的糧草。你可將營頭紮住，速差人去報你元帥知道，說：我九宮山鐵面董先大王阻住糧草，必要岳飛親來會戰。快快去報，俺們候你回音。如遲了，休怪我來欺你。』謝昆諾諾連聲而退。大王領衆嘍囉回歸本寨。

謝昆只得紮下營寨，急急寫了文書，差旗牌星飛報上茶陵關去。正值岳爺升堂議事，宣傳官上堂稟說：『謝總兵有告急文書投遞。』元帥傳令命他進來。傳宣官領令，就同旗牌來到滴水簷前跪下，將文書呈上。元帥拆開看了，大怒道：『好

強盜，欺謝昆年老，擅敢搶奪糧草。」便問一聲：「那位將軍前去救回糧草？」隋前閃出施全來，應聲：「末將願往。」元帥就命帶領五百人馬，同旗牌速去擒擊強盜。施全領令出關，同著差官一路望九宮山而來。

不一日，已到了糧草營前，見了謝總兵，行禮過了。謝昆道：「還同幾位來？」施全道：「就是小將一人。」謝昆道：「那個強盜十分厲害，若只得將軍一位，恐難取勝。」施全道：「謝總爺，你可放心，看小將擒他。」謝總兵當時留施全吃了午飯，衆軍亦飽餐了一頓。施全道：「天色尚早，待末將去擒這強盜來。」

施全提鞍上馬，帶領兒郎來至山前攔開；高聲喊叫道：「強盜快快下山來受縛！」嘍囉慌忙報與大王。董先擊鏢上馬，帶領嘍囉飛馬下山來，擡頭望見施全，大聲喝道：「來者可就是岳飛麼？」施全道：「胡說！爾乃烏合小寇，何用我元帥虎駕親臨。我乃岳元帥麾下統制施全是也。奉元帥將令，特來擊你。」董先大怒，舉起手中月牙鏢，照頭便打。施全舉戟相迎。只聽噹的一聲，打在戟桿上，震得施全兩臂麻木。又是一連幾鏢，施全招架不住，轉馬就跑。董先大叫：「你往那裏走？」拍馬追趕下來。追了四五里路，施全走得遠了，董先只得勒馬回山。

這施全因被那董先這把月牙鏢，打得魂魄俱消，不敢望本營中來，只顧落荒敗走。那自己馬蹄鈴聲響，他只認做後邊董先追來；所以沒命的飛跑，一口氣直跑下二十來里路。回轉頭來，不見了董先，方纔勒住馬，喘息不定。忽見前面爲首一位少年：生得前髮齊眉，後髮披肩，面如滿月；頭帶虎頭三叉金冠，二龍搶珠抹額；身穿大紅團花戰襖，軟金帶勒腰；坐下一匹渾紅馬。後面隨著十四五個家將，各各騎著劣馬，手執器械；跟著這少年，一直望前而去。施全想道：「那個少年，必然是富家子弟，在此興圍作樂的。倘若前邊去，遇著了這個強盜，豈不枉送了性命？待我通知他一聲，也是好事。」便高聲叫道：「前邊這後生，快快轉來，休得前去送命！」那後生正行之間，聽得此話，勒馬轉來向施全問道：「將軍喚我轉來，卻爲何事？」施全道：「前邊有個強盜，十分厲害，恐你們不知，倘遇見了他，白送了性命，故此通知你一聲，快些轉去罷！」那後生道：「將何以曉得前邊有強盜？」施全道：「實不相瞞：我乃岳元帥麾下統制官施全便是。因有證糧總兵謝昆，被那九宮山上強盜阻住不放。我奉元帥軍令，前來保糧。不道強盜果然本事高強，殺他不過，被他打敗了。故此喚你們轉來，是個爲好的意思。」那少年道：

原來如此，極承你盛情。」遂分付家將：「取我的鎧甲來！」家將答應一聲，取過包袱解開，公子下馬披挂。那施全在旁，看他穿上一副就身貼體的黃金甲，橫勒蠻獅帶，翻身跳上渾紅馬。兩個家將擡一桿虎頭鑿金槍，公子執在手中；叫聲：「施將軍！引我前去捉這強盜。」施全觀看這一根槍桿，比自己的戟桿還粗些，想必倒有些本事的。便道：「小將軍，你尊姓大名？這強盜委實利害，不要輕看了他吓！」公子道：「我今日去會會這個強盜，若然勝了，與你說名姓；若然不能取勝，也不必問我姓名。就請將軍前行引道。」施全害怕，那裏敢先走？那些衆家將都笑道：「虧你做了一位統制老爺，遇了強盜，這樣害怕，怎麼去與金兵對敵？同去，不妨的。」施全滿臉慚愧，無可奈何，只得一齊同走。

將近九宮山，施全把手指道：「前面半山裏的人馬，這就是強盜營頭。」那小將軍，就催馬來到山下，高叫一聲：「快著那董先強盜下來，認認我小將軍的手段！」嘍囉忙報知董先。董先飛馬下山。施全見了，對小將軍道：「強盜來了，須要小心些！」公子道：「待我拏他。」一馬衝上前去。施全同家將在後邊觀看。那董先見了公子，便罵道：「施全你這狗男女，也不成人，怎麼去叫一個小孩子來送

命！豈不可笑！」公子道：「你可就是董先麼？」董先道：「既知我名，就該逃去，怎麼還敢問我？」公子道：「我看你形狀倒也像是一個好漢，目今用人之際，何不改邪歸正，拚個功名？我也是要去投岳元帥的，不若同了我去；若一味逞強，恐你性命不保！可細細去想來。」董先道：「你這小毛蟲，有何本領，擅敢如此無禮，口出大言？」遂一鎗打來。公子擺了擺這桿虎頭槍，在他鎗柄上一托，噹的一聲響，鼻在旁邊。要耍一連幾十槍，殺得董先手忙腳亂，渾身臭汗，那裏招架得住？只得轉馬敗上山去，大叫：「兄弟們，快來！」

那陶進等四人，讓過董先，一齊走馬衝下山來。一見了那位小將軍，齊齊叫聲：「啊呀，原來是公子！」各各慌忙跳下馬來跪下。公子亦下馬來道：「俺祖爺，原叫你們去投岳元帥，怎麼反在這裏落草？」原來那四人，俱是張元帥舊時偏將，故此認得公子；當下便道：「小將們原要去投元帥的；因往這裏經過，被這董哥擊住，結爲兄弟，故此流落在在此。不知公子何故到此？」公子道：「我遵祖父之命，去投岳元帥。遇見了施將軍，說你們阻擋了糧草，故爾來此。我想你等在此爲盜，終無結果。既與董先結義，何不勸他歸順朝廷，同我到岳元帥營前効力？有

功之日，亦可榮宗耀祖，揚名後世，豈不是好？」陶進等領了公子之言，連忙上山去勸董先。不提。

且說這施全看見公子在那裏降伏這四人，便來問家將道：「你家公子，是何等樣人？緣何認得這強盜？」張興道：「俺家公子，名喚張憲。俺家老爺，便是金陵大元師，今已亡故了。俺家大老爺，因有半股瘋疾，故命我家公子去投岳元帥麾下，去幹功名的。」施全聽了大喜，連忙下馬，來見了公子。謝總兵亦聽得報說此事，亦出營來迎接。恰好陶進等四人下山來見公子道：「小將們說起先老爺之事，董哥亦佩服公子英雄，情願投順。但要收拾寨中，求公子等一天，方可同行。」公子道：「不妨，你們可同去幫助收拾，我在此間等候便了。」四八領命回山。這裏謝昆施全，迎接張憲，各各見禮已畢。施全安排酒飯款待。

到了次日，董先等五位好漢，收拾乾淨，即放火燒了山寨，帶領數千嘍兵下山來。謝昆接進營中，與施全，張憲各各見禮已畢。施全把兵分爲兩隊，往茶陵關而來。且按下慢表。

又說到湯懷，同著孟邦傑奉命催解糧草。到了三叉路口，軍士來稟道：「老爺走大路，還是走小路？」湯懷問道：「大路近，還是小路近？」軍士道：「小路近得一二十里；但恐有草寇強盜。」湯懷道：「糧米早到軍前，就是功勞。既然小路近，就走小路。放著我二人在此，那裏有喫豹子心肝的強盜來惹我？怕他怎的？」軍士領命，竟往小路而走。不道路徑狹窄難行，反要爬山過嶺；本意圖快，不覺越慢了。

一日行到一塊大平陽之地，湯懷分付軍士，安營造飯，方好盤山。衆軍領命，就紮下營寨歇息。湯懷對孟邦傑道：「賢弟，這幾日行路辛苦；我今閒坐在此，何不同你到山前山後，尋些野味來下酒何如？」孟邦傑是個少年心性，便道：「悶坐不過，甚好！甚好！」湯懷就命家將：「緊守營門，我們閒耍一回就來。」

二人出營上馬，信步望著茂林深草處，一路沿著山下搜尋而來。只見前面一隻大鹿，在那裏喫草。湯懷拈弓搭箭，聽的一箭射去，正中在鹿背上。那鹿負痛，帶箭飛跑。湯孟二人加鞭追趕。那鹿沒命的跑，追下有十來里路。到松林裏，轉出一

班女將，爲首兩女子，生得——

眉彎新月，臉映桃花。蟬鬢金釵雙壓，鳳鞋金鐙斜登。連環鎧甲束紅裙，繡帶柳腰恰稱。一個青萍劍，寒霜凜凜；一個日月刀，瑞雪紛紛。一個畫彫弓，開處如滿月；一個穿楊箭，發去似流星。

常言道：「無巧不成話。」那隻鹿，剛剛跑到那林邊，被那使刀的女子，加上一刀，那鹿熬不住疼痛，就地打一滾，卻被衆女兵一撓鉤搭住，將繩索捆住，扛擡去了。湯懷看見，叫聲：「孟賢弟，你看好兩個女子，把我們的鹿捉將去了！」孟邦傑道：「我們上去討還來。」湯懷道：「有理。」遂趕上前來，高叫道：「這鹿是我們射下來的，你倒湊現成，那裏有這等便宜事？快快送還便罷，休要惹我小將軍動手。」那拏劍的女將喝道：「胡說！這鹿明明是我妹子一刀砍倒的。你要賴我，我就肯還你；只怕我手中雙劍也未必肯。」湯懷大怒道：「好賤人！我看你是個女子，好言問你取討，你反敢無禮麼？」就把槍倒轉，一槍桿打來。那女將舉劍隔開，劈面就砍。惱得湯懷心頭火起，硬開槍耍耍一連幾槍。那女將力怯，招架不住。惱了使雙刀女將，把馬一拍，舞動日月刀，上來幫助。孟邦傑看得高興，掄

開雙斧，上前接住。兩女兩男，捉對兒廝殺。那女將抵敵不住，虛晃一刀，轉馬敗將下去。湯孟二人那裏肯聽，隨後追趕。

不到二三里地面，來到一所大莊院：背靠一座大高山，莊前一帶合抱不纏的大樹。那女將到了此地，竟帶領女兵轉入莊內，將門緊緊關閉，竟自進去了。那湯懷趕到莊門口，高聲大叫：『你那兩個賤人，不還我鹿，待躲到那裏去？快快把鹿送了出來，萬事全休；若不然，惹得老爺性發，把你這個鳥莊子，放一把火燒做了白地。』叫了一回，不見動靜。孟邦傑道：『哥哥，我們打進去，怕他怎的？』湯懷道：『那怕他是皇帝家裏。』

二人正待動手，只見是莊門開處，走出一位老者，年過半百，方臉花鬚；頭帶逍遙巾，身穿綠色絨袍；背後跟隨三四個家將，各挂一口腰刀；慢慢的踱將出來，問道：『是那裏來的村夫，上門來欺負人？我這村莊非比別處，休來討野火喫！』湯懷正要開口，卻是孟邦傑搶上前一步，在馬上躬身道：『老丈聽者：我們二人，乃是岳元帥麾下護糧統制。今日在此經過，在山前尋些野獸下酒。方纔射倒一鹿，卻被你們莊裏兩個女將特強搶去，故此特來取討。』那老者聽了，便道：『原來爲

此一隻鹿，值得甚事，大驚小性！你們既是兩位護糧將軍，且請進小莊待茶。方纔這兩個是小女，待老夫去把鹿討來奉還便了。」湯孟二人見那老者言語溫和，遂跳下馬來，跟隨了進莊。莊客把馬拴好在莊前大樹上。

二人到了大廳上，撤下兵器，望老者見禮畢，分賓主坐下。老者請問：「二位高姓大名？現居何職？」湯懷道：「小將姓湯，名懷，是岳元帥從小結拜義弟。這一個兄弟，乃是山東孟邦傑，因惡了劉魯王，投在岳元帥麾下；都做統制之職。今奉元帥將令，催糧到此；偶爾逐鹿，多有衝突！請問長者尊姓大名？此地名何所？」老者道：「老夫姓樊，名瑞，向爲翼鎮總兵，目今告病休官在家。此間後面高山，名爲八卦山，因老夫賤姓樊，此莊順口就叫做樊家莊。今日難得二位將軍將到此，山餚野蔬，且權當接風。」二人連稱：「不敢。原來是前輩尊官，小將們不知，多有冒犯，望乞恕罪！」

正說之間，左右安排桌檯，擺列酒饌。二人連忙起身作謝，說道：「小將們公事在身，不敢久停。這鹿不還也罷，就此告辭了。」樊瑞道：「二位既來之，則安之。且請略坐一坐，老夫還有話請教。」二人只得告禮坐下。兩邊家將斟過酒來，

各人飲過幾杯。樊瑞開口道：「二位將軍在外，終日在兵戈叢內馳騁，還念及家中父母妻孥否？」湯懷道：「不瞞老伯說：向來年荒時候，老父母都已見背；連年跟著岳元帥南征北討，也不會娶得妻室；倒也無甚牽挂。」樊瑞道：「如此，正好盡力王事。但孟將軍青年，必竟椿萱還茂？」邦傑聽了，不覺兩淚交流；遂將劉猊行凶之事，告訴一遍；並言亦未有妻室。樊瑞聽了二人說話，點點頭道：「難得！難得！老夫有一言，二位亦不必推辭。老夫向爲總兵，只因奸臣當道，不願爲官，隱居於此。年已望六，小兒尙幼。只因兩個小女，一向懶學女紅，專好掄刀舞劍，由他嬌養慣了；故今年雖及笄，尙未許人。恰好老夫昨夜三更時分，夢見兩隻猛虎，趕著一鹿奔入堂內。今日得遇二位到此，也是天緣。老夫意欲將兩個小女，招贅二位，爲東牀嬌客；未知二位意下若何？」二人聽了，心中大喜，只得假意道：「極承老伯不棄！但恐粗鄙武夫，怎敢仰攀高門閨秀？」樊瑞道：「不必固遜。前日藕塘關金舍親曾有書來，說岳元帥已將「臨陣招親」一款革除。今賢婿們軍糧急務，難於久留，趁今日黃道吉辰，便行合卺。」遂飲了幾杯，撤過筵席。叫莊丁：「去把二位將軍的馬，牽入後槽餵養。」一面端整花燭，安排喜筵；一面差人去近村

莊，請過鄰里老友，來赴喜酌。那些近莊親鄰，便都來賀喜。一時間，廳堂上點得燈燭輝煌，請出樊老夫人來，拜見了岳父岳母；然後參天拜地，送入洞房。有詩曰：

堪誇女貌與郎才，天合姻緣理所該。

十二巫山雲會，襄王今夜上陽臺。

合卺已畢。湯孟二人出到廳堂，款待衆客。正在飲酒之間，家將來報說：「公子回來了。」但見家將們扛擡著許多獐麕兔鹿之類，放在簷下。後邊走進一位小英雄，前髮齊眉，後髮披肩；年紀十二三歲；生得一表人材——原來就是有名的虎將樊成——上廳來先見了爹爹。樊老將軍便道：「這次因何去了十數日方回？」樊成道：「那近山野獸俱已斃盡；故爾遠去興園，遲了幾日。」老將軍道：「過來與兩位姐夫見禮。」樊成道：「孩兒不曉怎麼就招了這兩位姐夫。」老將軍道：「這個姓湯，名懷；那個姓孟，名邦傑；俱是岳元帥麾下，現居都統制之職。因為解纜過此，天緣湊合，招贅在此。」樊成聽了，方來見禮。又與各親友等見禮畢。然後就坐飲酒，直至二更方散。

到了次日，樊老將軍宰了些牛羊豬鷄等物，叫莊子扛擡十來罈白窖下的好酒，送到營中，犒賞了衆軍士。

住了三日。到第四日，湯孟二人請岳父出來稟道：『小婿軍務在身，今日拜別起行。』樊瑞道：『此乃國家大事，不敢相留。』就命準備酒席餞行。席間，樊瑞道：『賢婿們可盡心王事，若能迎還二聖，我亦有光！小女自有老夫照看，放心前去。』樊成道：『再過二年，我來幫你殺番兵。』湯孟二人，遂拜辭了岳母與小姐妻舅，作別出莊回營，領兵解糧起身。不表。

再說謝總兵催糧，到了關下紮住，同衆將來轅門候令。旗牌稟過元帥，元帥令進見。謝昆施全，先把九宮山鐵面董先降順之事，又將會著張公子的話，細細稟明。岳爺大喜，便叫：『快請張公子相見。』公子就上前參見，將祖父之書，雙手呈上。岳爺接過看了，隨即出位相扶道：『公子在我這邊，皆是爲朝廷出力。』遂分付張保：『將行李送在我衙門左近，早晚間還有話說。』張保領令而去。元帥又令董先等五人上堂，參見已畢。岳爺道：『爾等到此，須要代國家建功立名，博個

封妻蔭子，不枉男兒之志。」董先等謝了。元帥遂令將董先帶來兵卒，命軍政司安插，收明糧草。

諸事已畢，大排筵宴，慶賀新來六將。各各見禮，合營暢飲。忽報：「湯孟二將軍候令。」元帥道：「令進來！」二將進見。元帥道：「十數萬大兵，日費浩繁，何爲今日纔來？」一人道：「末將有下情稟明，望元帥恕罪！」就將貪行小路，捉鹿招親，成婚三日，有誤軍機之事，細細稟明。元帥道：「我前有令：把「臨陣招親」一款，已經革除，爾亦無罪。既是如此，且與衆將相見，另日與你們賀喜罷。」二人謝過，就來與張憲，董先等各各見禮，入席飲宴。不表。

且說岳元帥到了次日將兩隊軍糧，屯紮關中，遂發大兵起身，來取棲梧山。到得離山十里，安下營盤，來至山下討戰。何二慶聞報，披挂下山。岳爺擡頭觀看，見那將：頭帶爛銀盔，身披金鎖甲；手擎兩柄銀鎚，坐下一匹嘶風馬；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。岳爺暗想：「若得此人歸順，何愁二聖不還？」便開口道：「來者莫非何二慶乎？」二慶道：「然也。來將可是岳飛麼？」岳爺道：「既知我名，何不投

降？」元慶道：「你既是岳飛，我聞你兵下太湖，收服楊虎，余化龍，果然是員名將。本帥久欲投降，奈我手下有兩員家將不肯，故爾中止。」岳爺道：「凡為將者，君命且不受；豈有反被家將牽制之理？虧你還要將領三軍，豈不可孤！」元慶道：「你不知我這兩個家將，非比別個；自幼跟隨著我，不肯半步相離；我亦不能一刻離他，所以如此。」岳爺道：「你那兩個家將，是何等樣人，可叫他出來，待本帥認他一認，待本帥勸他歸順何如？」元慶道：「我那兩個家將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恐他未必肯聽你的話。」岳爺道：「你且叫他出來。」元慶道：「你必要見他，休得害怕！」岳帥道：「不怕不怕。」

何元慶喚出那兩員家將來，有分教：岳元帥——

計就山中擒虎將，

謀成水裏捉英雄。

畢竟兩個家將是何等之人，肯降不肯降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

何元慶兩番被獲

金兀朮五路進兵

廟堂無策可平戎，坐使甘泉照夕烽。

寶鼎銅駝荆棘裏，龍樓鳳閣黍離中。

卻說岳元帥，要見何元慶的兩箇家將。何元慶就把手中兩柄銀鎚一擺，叫聲：『岳飛，這就是我兩個家將。你只問他肯降不肯降。』岳爺大怒道：『好匹夫！百萬金兵，聞我之名，望風而逃；豈懼你這草寇？本帥見你是條好漢，不能棄暗投明，反去幫助叛逆；故此好言相勸。怎敢在本帥面前，搖唇弄舌？不要走，且喫本帥一槍罷！』耍的一槍，劈面門打來。何元慶舉銀鎚喘的一聲，架開槍，叫聲：『岳飛，休要逞能！你果能擒得我去，我便降你；倘若不能，恐怕這鎚不認得人，有傷貴體，那時懊悔遲矣！』岳元帥道：『何元慶你休得誇口，敢與本帥戰一百合麼？』說著，耍的又是一槍。元慶舉鎚相迎。槍挑鎚，好似狻猊舞爪；鎚架槍，渾如獅子搖頭。

這一場大戰，真箇是：棋逢敵手，將遇良材；直戰到未牌時分，不分勝敗。元慶把鎚架住了槍道：『明日再與你戰罷。』岳爺道：『也罷，且讓你多活一晚，明日早來領死。』兩下鳴金收軍。

那邊何元慶回山，暗暗傳下號令：『今夜下山去劫宋營，各各準備。』不提。

且說岳元帥回到營中坐定，對衆將道：『我看何元慶未定輸贏，忽然收兵，今晚必來劫寨。湯懷兄弟，可領本部軍兵，在吾大營門首開掘陷坑，把肥土蓋掩。』再令張顯，孟邦傑各領鈎撓手，皆穿皂服，埋伏於陷坑左右；分付道：『如拏住了何元慶，不准傷他性命；如違，定按軍法』。三將領令，各去行事。又令牛臯，董先各帶兵一千，在中途埋伏，截住他歸路；須要生擒，亦不許傷他性命。二將領令去了。元帥自把中軍移屯後面。分撥已定。

到二更天氣，何元慶就領一千嘍囉，盡穿皂服，口銜枚菓，馬摘銅鈴，悄悄下山，竟往宋營。看看將近營門，元慶在馬上一望，只見宋營寂然無聲，更鼓亂點，燈火不明；元慶道：『早知這般之寨，岳飛早已就擒。』當時就一聲號噓，點起燈

球火把，如同白日。何元慶爲首，吶吶一聲，一齊衝入宋營。只聽得宋營也一聲號礮響，何元慶連人帶馬跌入陷坑，右有張顯，左有孟邦傑，帶領三軍一齊上前，將撓鈎搭起何元慶來，用繩索綁住。那些嘍囉一見主帥被擒，各轉身逃走。正遇董先牛皁攔住去路，大叫：『休走了何元慶！』衆嘍囉齊上跪下道：『主帥已被擒去，望老爺們饒命。』牛皁道：『既如此，隨俺們轉去。如要走回去的，須要留下頭兒來。』衆嘍囉齊聲道：『情願歸降。』牛皁、董先帶了降兵，回至大營門口。

等候天明，岳元帥升帳坐定，衆將參謁已畢。張孟二將，將何元慶綁來繳令。牛皁董先也來繳令。刀斧手將何元慶推至帳前，見了岳元帥，立而不跪。元帥陪著笑臉，站起來道：『大丈夫一言之下，今請將軍歸順宋朝，再無異說。』元慶道：『此乃是我貪功，反中了你的奸計，要殺就殺，豈肯服你。』元帥道：『這又何難。』分付放了綁；交還了何將軍馬匹雙鎚，並本部降兵，再去整兵來戰。左右領令，一交清。

元慶出了宋營，帶領嘍兵，竟回棧梧山，於寨中坐定，好生惱怒：『不想中了奸計，反被這廝取笑一場。我怎生計較拏住了岳飛，方出得胸中之氣？』

不說元慶思想報仇之計。再說岳元帥次日升帳，喚過張用問道：『那棲梧山可有別路可通麼？』張用道：『後山有條小路，可以上去得；只是隔著一溪澗水，雖不甚深，路狹難走。』元帥道：『既有此路，吾計成矣。』遂命張用，張顯，陶進，賈俊，王信，王義，帶領步兵三千；每人整備布袋一口，裝入砂土；身邊暗帶火藥。到二更時分，將沙袋填入山溪，暗渡過去。取棲梧山後，殺入寨中，放火為號，六將領令而去。又暗寫一柬帖，命楊虎，阮良上帳，分付照柬計而行。二將領命去了。又喚耿明初耿明達上帳，亦付柬帖，依計而行。二將亦領令而去。正是：

計就月中擒玉兔，
謀成日裏捉金烏。

岳元帥分撥已定，忽報元慶在營前討戰。元帥就帶領兵將，放礮出營。兩軍相對，射住陣脚。岳爺出馬叫道：『何將軍，今日好見箇高低了。』元慶道：『大刀闊斧奇男子，今日與你戰個你死我活，纔得住手。』岳爺道：『我若添一個小卒幫助，也不算好漢。放馬來罷。』元慶拍馬提鎚就打。岳爺舉槍招架。元慶這兩柄鎚，盤頭護頂，攔馬遮人，一派銀光皎潔。岳爺那一桿槍，右挽左撥，劈面分心，

渾如蛟舞龍飛。兩箇直殺到天色將晚，並不見個輸贏。岳爺把槍架住了雙鎗，叫聲：『將軍，天色已晚。你若歡喜夜戰，便叫軍士點起燈球火把，戰到天明；若然辛苦，回去將養精神，明日再來。』元慶大怒道：『岳飛休得口出大言。我與你戰個三晝夜。』隨各叫軍士點起燈球火把，三軍吶喊，戰鼓忙催，重新一場夜戰。

殺至三更將近，只聽得棲梧山上兒郎吶喊，火光冲天。岳爺把馬一提，跳出圈子，叫聲：『何元慶，你山上火起了！快快回去救火！』何元慶回頭一看，果然滿山通紅，心裏喫了一驚。又聽得一班宋將齊聲大叫：『元帥，趁此機會，拏此狗頭。』岳爺道：『不可。何將軍快些回去！』元慶回馬便走。不多路，山上嘍兵紛紛散下山來，報道：『茶陵關張用，引領人馬，從後山殺上來，四面火起，奪了山寨。小人們抵敵不住，只得逃下山來。』元慶齜牙切齒，大罵張用：『這喪心奸賊，與你何仇，搶我山寨，叫我何處安身！』衆頭目道：『山寨已失，後面又有岳飛兵阻；不如且回汝南，奏聞大王，再發傾國之兵，前來報仇，何如？』元慶道：『說得有理。』就帶了衆軍士攬轉馬頭，望汝南大路進發。

元慶行到天明，叫聲：『苦！我死於此矣！這一條大橋，是誰拆斷了！此處又

無船隻，叫我怎生過去！」衆兒郎正在心急，忽聽得一聲礮響，水面上撐出一隊小船來：俱是四槳雙橈，刀槍耀目。前面兩隻船頭上，站著楊虎阮良，各執兵器，高聲大叫：「何將軍，我奉元帥將令，在此等候多時，邀請將軍同保宋室江山。快請下船！」衆嘍囉嚇得魂飛魄散。何元慶也不答話，撥馬便走。

直至白龍江口，衆兒郎一看，但見一派大江，並無船隻可渡；又聽得後面宋兵追聲已近。何元慶道：「又不能過得江去，不如殺轉去與岳飛拚了命罷。」軍士用手指道：「這小港內，不是兩隻漁船？」元慶騎馬跑上來，叫道：「漁翁，快來救我！我乃棲梧山上大元帥何元慶！渡了我過去，重重謝你。」那漁翁見了，把船撐出港，把手一招，叫聲：「兄弟，快把船使來，是何老爺在此。」兩隻小船一齊撐至沙灘，叫聲：「何老爺快請上船來！」元慶道：「你這小船，怎渡得我的馬？」漁翁道：「老爺坐在小人船上，把這兩柄鎚放在兄弟船中，老爺身體重大，這江水不是兒戲的，那裏還顧得馬！」元慶只得下船，把鎚放在那隻船上，連忙撐得船離岸。岳元帥的追兵，已經趕上。那些衆頭目齊齊跪下，情願投降。元慶看了，十分凄楚道：「還虧得不該死，遇著這兩個漁翁救我！只是可惜我的馬被他們奪去了！」

元慶又叫道：『漁翁，你那兄弟的船，爲何搖向那邊去了？』漁翁道：『啊呀！不好了！我這兄弟是好賭的，看見老爺這兩柄鎗，是銀子打的！便起不良之心，將鎗拐去了！』元慶道：『你快叫他轉來，我將多金帛送他。』漁翁道：『老爺差了，他現的不取，反來取你賒的？』慶道：『如此說來，是你與他同謀的了。』漁翁道：『什麼同謀，老實與你說了罷：我那裏是什麼漁人，我乃當今天子駕前都統制將軍耿明初，這個兄弟耿明達是也。奉岳帥將令，特來拏你。』元慶聞言，立起身來打漁翁。這耿明初翻滾落於江去了。何元慶站在船中，心內暗想：『如今怎麼處！』正在無可如何，那耿明初在水裏下鑽出頭來，叫聲：『何元慶下來！』兩手把船一扳，船底朝天，元慶落水。被耿明初一把擒住，捉到岸上，用繩綁了，解到元帥馬前。

岳飛見了，連忙下馬，分付放綁；便道：『本帥有罪了！不知今番將軍還有何說？』元慶道：『這些詭計，何足道哉！要殺便殺，決不服你！』岳爺道：『既如此，叫左右交還鎗馬，快請回去，再以大兵來決戰。』元慶也不答應，提鎗上馬而去。衆將好生不服，便問曰：『元帥二次不殺元慶，卻是爲何？』岳爺道：『列位

賢弟不知。昔日諸葛武侯，七縱孟獲，南方永不復反。今本帥不殺兀慶，要他心悅誠服來降耳。湯懷兄弟，你可如此如此。」湯懷領命而去。

那兀慶來到江口，又羞又惱，又無船隻。暗想：「曹成也不是岳飛對手，看若是無路可投，不如自盡了罷！」正欲拔劍自刎，只見宋將 懷 匹馬空身，飛奔趕來道：「岳元帥記念何將，著我前來遠送。請將軍暫停鞭鐙，待小將準備船隻，送將軍渡江。」正說間，又見後面牛車帶領健卒，扛擡食物趕上道：「元慶泣下道：「因何將軍辛苦，誠恐飢餓，特備水酒蔬飯，請將軍聊以充飢。」元慶泣下道：「岳元帥如此待我，不由我不降也。」就同了懷 牛車，來至岳元帥馬前跪下，口稱：「罪將該死，蒙元帥兩次不殺之恩，今情願投降！」岳爺下馬，用手相扶道：「將軍何出此言？賢臣擇主而仕，大丈夫正在立功之秋；請將軍同保宋室江山，迎還二聖，名垂竹帛也。」遂叫左右，將副衣甲與何將軍換了。遂率領三軍，回茶陵 關營。傳令棲梧山降卒，皆換了衣甲，就令何將軍部領。又備辦酒席，與兀慶結為兄弟。合營相賀。一面申奏朝廷。養兵息馬，差人探聽曹成消息。

過了幾時，報有聖旨下來。岳爺帶領衆將，出關接旨，迎到堂上開讀：因得湖廣洞庭湖水寇楊么猖獗，特調岳飛移兵剿滅。元帥接過聖旨，送了欵差起身。卻好探子回報：『探得汝南曹成曹亮領兵逃去，不知下落。』元帥就問何將軍：『那二曹不知往何處避兵？』千慶道：『曹成兄弟，膽量甚小，聞末將已降，故爾站身不住。他有許多親眷，多在湘州豫直等處，佔住山寨做賊，定然投向那邊去了。』岳爺道：『量這曹成，不足爲患。』遂傳令，大兵一齊拔寨往湖南進發。在路秋毫無犯。

不一日，到了檀州。早有鎮守本州總兵，率領衆官出關迎接。岳爺引兵進關，到了帥府，問總兵道：『楊么在何處？』總兵道：『楊么連日在城外焚掠。想是聞知元帥兵到，已於前兩日不知那裏去了。』元帥傳令安頓營盤；一面差人探聽楊么消息。不提。

再說金邦兀尤探聽岳元帥兵駐檀州，征服水寇，就與軍師哈迷蚩計議：『如今這岳南蠻遠出，正好取金陵。』哈迷蚩道：『臣已定有一計：狼主可請大太子領兵

十萬，去搶湖廣。』兀朮道：『岳齋蠻正在湖廣，怎麼反叫大王爺到那裏去？』哈迷蚩道：『那大太子到那裏。並不與他交戰；只要他守東，我攻西，他防南，我向北，牽制得那岳飛離不得湖廣。這裏就命二太子領兵十萬，去搶山東；三太子令兵十萬，去搶山西；五太子領兵十萬，去搶江西；弄得他四面八方來不及。然後大王自引大兵去搶金陵，必在吾掌握之中矣——此是五路進中原之計，不知大王意下如何？』兀朮聞言大喜，遂召請四位弟兄各引兵十萬，分路而去。

兀朮自領大兵十萬，竟望金陵進發。但見——

殺氣橫空，日黑沙黃路漫漫，白雲衰草霜凜凜；紫塞風狂，胡笳羯鼓
悲涼月，赤幟紅旗映日光。遍地裏逃災難的，男啼女哭；一路來擄財
帛的，萬戶驚惶。番兵夷將，一似屯蜂聚蟻；長刀短劍，好似密竹森
篁。可憐那櫛風沐雨新基業，今做了鬼哭神號古戰場！有詩曰：

刀鋒耀眼劍光芒，搖漾旗旛蔽大荒。

宗祚衰微奸佞出，番奴得意肆猖狂。

適時節宗留守保住金陵，屢次上表，請康王回駐汴京，號令四方，志圖恢復；

無奈康王不從。此時打探得兀朮五路進兵，岳飛又羈留湖廣；急得舊病發作，口吐鮮血斗餘，大叫「過河殺賊」而死！後有人有詩曰：

丹心貫日竭忠誠，銳志中興復汴京。

爭奈臣心君不諒，將星忽隕宋家營。

禍結兵連逼帝都，中原義旅幾招呼？

南朝誰唱公無渡，魂遶黃流血淚枯！

兀朮兵至長江，早有衆元帥平章等，四下拘覓船隻，伺候渡江。那長江總兵杜，名充，他見兀朮來得勢大，心下暗想：『宗留守已死，岳元帥又在湖廣，在朝一班佞臣，那裏敵得兀朮大兵？那兀朮有令：宋臣如有歸降者，俱封王位；我不如獻了長江，以圖富貴。』主意已定。遂分付三軍豎起降旗，駕了小舟來見兀朮，口稱：『長江總兵杜充，特獻長江，迎接狼主過江。』兀朮大喜，就封爲長江王之職。杜充謝恩道：『臣子杜吉，官居金陵總兵，現守鳳台門，待臣去叫開城門，請狼主進城便了。』兀朮道：『爾子若肯投降，亦封王位。』就命杜充爲鄉導，大兵往鳳台門而來。

再說康王正在宮中與張美人飲宴，只見衆臣亂紛紛趕進宮來，叫道：『主公不好了！今有杜充獻了長江，引番兵直至鳳台門，他兒子杜吉，開門迎賊，番兵已殺進都城！主公還不快走！』康王大驚失色，也顧不得別人，遂同了李綱，王淵，趙鼎，沙丙，田思忠，都寬，君臣共是七人，逃出通濟門，一路而去。

那兀朮進了鳳台門，並無一人迎敵，直至甬門，走上金階進殿來。只見一個美貌婦人，跪著道：『狼主若早來一個時辰，就拏住康王了。如今他君臣七人，逃出城去了。』兀朮道：『你是何人？』美人道：『臣妾乃張邦昌之女，康王之妃。』兀朮大喝一聲道：『夫婦乃五倫之首，你這寡兼鮮恥，全無一點恩義之人，還留你何用！』走上前一斧，將荷香砍做兩半爿。遂傳令叫番官把守金陵，自家統衆追捉康王。遂令杜充在前引路，沿城追趕。所到之處，人只道杜充是保駕的，自然引指去路，遂引著兀朮緊緊追趕上來。

康王君臣七人，恩恩如喪家之狗，忙忙似漏網之魚，行了一晝夜，纔到得句

容。李綱道：『聖上快將龍袍脫去，換了常服；不然，恐兀朮蹤跡追來。』康王無奈，只得依言，不敢住脚，望著平江府，秀水縣，一路逃至海鹽。海鹽縣主路金，聞得聖駕逃難到此，連忙出城迎接，接到堂上坐定。王淵道：『如今聖駕要往臨安，未知還有多少路？』路金道：『雖離此不遠；但有番兵，皆在錢塘對面下營。節度皆棄兵而逃，聖上若到臨安，恐無人保駕，不如且在此待勤王兵到。』王淵道：『你這一小地方，怎生住得？』路金道：『地方雖小，尙有兵幾百。此地有一隱居傑士，只要聖上召他前來，足可保守。』高宗叫聲：『卿家，此地有甚麼英雄，在此隱居？』路金道：『乃是昔日梁山泊上好漢，覆姓呼延，名灼；此人有萬夫不當之勇，主公召來，足可保駕。』王淵道：『呼延灼，昔日原爲五虎將，乃是英雄；只恐今已年老，不知本事何如？』高宗道：『就煩卿家去請來。』知縣領旨而去。

一面縣中送出酒筵，君臣飲酒。王淵道：『依臣愚見：還是走的爲妙。倘到得湖廣，會見岳飛，方保無事。』高宗道：『列位卿家！朕連日奔走辛苦！且等呼延灼到時，再作商議。』

正說間，路金來奏：『呼延灼已召到候旨。』高宗命：『宣來！』那呼延灼到縣堂來見駕，高宗道：『老卿家，可曾用飯否？』呼延灼道：『接旨即來，尙未吃飯。』高宗就命路金準備酒飯，呼延灼就當席前飽餐一頓。

忽見守城軍士來報：『番兵已到城下。』高宗著忙。呼延灼道：『請聖駕上城觀看。臣若勝了，萬歲卽在此等勤王兵到；若不能取勝，聖上卽時出城，往臨安去罷！』高宗應允。遂同了衆臣，一齊上城觀看。

只見杜充在城下高叫：『城內軍民人等聽者：四太子有令，快快把昏君獻出，官封王位。莫待打破城池，雞犬不留，悔之晚矣！』話言未絕，那城開處，一位老將軍出城大喝一聲：『你是何人，敢逼吾主？』杜充道：『長江王便是。你乃何人？』呼延灼道：『噫！你就是獻長江的好賊麼！不要走，吃我一鞭！』耍的一鞭，望杜充頂梁上打去。杜充用金刀架住。又一鞭攔腰打來，杜充招架不住，翻身落馬。衆番兵反身散去。呼延灼也不追趕，取了首級進城見駕。高宗大喜道：『卿家真乃神勇！寡人若得回京，重加官職。』分付將杜充首級，號令在城上。

再說番兵散回，報與兀朮道：『長江王追趕康王，至一城下，被一老南蠻打死。』兀朮道：『有這等事！』就帶了兵來至城下，叫道：『快送康王出來！』高宗正與衆臣在城上，見了流涕道：『這就是兀朮，拏我二聖的！孤與他不共戴天之仇！』呼延灼道：『主上不必悲傷，且準備馬匹。若臣出去，不能取勝，主公可出城走，直至臨安，前投湖廣，尋著岳飛，再圖恢復。』說了，即提鞭上馬，衝出城來，大叫：『兀朮休逼我主，我來也！』兀朮見是一員老將，鶴髮童顏，威風凜凜，十分歡喜；便道：『老將軍何等之人？請留姓名。』呼延灼道：『梁山泊五虎上將呼延灼是也。你快快退兵，饒你性命；不然，叫你死於鞭下。』兀朮道：『我非別人，乃大金國兀朮四太子是也。久聞得梁山泊聚義一百八人，勝似同胞，人人威武，個個英雄。某也未信；今見將軍，果然名不虛傳！但老將軍如此忠勇，反被奸臣陷害；某家今勸你不如降了某家，即封王位，安享富貴，以樂天年，豈不美哉？』呼延灼大怒道：『我當初同宋公明征伐大遼，手下不知打死了多少上將，希罕你這樣個把番奴！』遂舉鞭向著兀朮面門上打去。兀朮舉金雀斧架住。

兩人大戰了三十餘合。兀朮暗想：『他果是英雄。他若少年時，不是他的對

手。』二人又戰了十餘合。呼延灼終年老，招架不住，回馬敗走。兀朮縱馬追趕。呼延灼上了吊橋。不知那吊橋年深日久，不會換得，木頭已朽爛了。呼延灼跑馬上橋，來得力重，忽踏斷了橋木，那馬前蹄陷將下去，把呼延灼跌下馬來。兀朮趕上前，就一斧砍死。城上君臣看見，慌慌上馬出城，沿著海塘而走。那兀朮砍死了呼延灼，勒馬道：『倒是某家不是了。他在梁山上海等有名，反害在我手。』遂令軍士收拾尸首，暫時安葬：『侍某家得了天下，另行祭葬便了。』城內百姓，開城迎接。兀朮進城，問道：『康王往那裏去了？』軍民跪了答道：『康王同了一班臣子逃出城去了。』

兀朮傳令，不許傷害百姓。遂帶領大兵，也沿著海塘一路追去。不上十來里路，遠遠望見他君臣八人在前逃奔。高宗回頭，看見兀朮追兵將近，嚇得魂飛魄散，真個似：

分開八片頂陽骨，

傾下半桶雪水來。

不知高宗君臣們脫得此難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

五通神顯靈航大海

宋康王被困牛頭山

廟食人間千百春，威靈赫奕四方聞。

從他著論明無鬼，須信空中自有神。

卻說高宗見兀朮將次趕上，真個插翅難逃，只待束手就擒。正在驚慌之際，忽見一隻海船駛來，衆大臣叫道：『船上駕長！快來救駕！』那海船上人聽見，就轉篷駛近來，攏了岸，把鐵錨來拋住了。君臣們卽下馬來，把馬棄了，忙忙的下船。那船上人看見番兵將近，卽忙起錨使篙。纔撈離海岸，兀朮剛剛趕到；大叫：『船家！快快把船攏來，重重賞你！』那船上憑他叫喊，那裏肯攏來，挂起風帆，一直駛去。兀朮道：『某家如今往何處去好？』軍師道：『量他們不過逃到湖南，去投岳飛；我們不如也往那一路追去。』兀朮道：『既如此，待某家先行；你在後催趕糧草速來。』軍師領命，辭了兀朮自去。

那兀朮帶了人馬，沿著海塘一路追將下來。忽見三個漁人，在那裏釣魚。兀朮

問道：『三位百姓，某家問你，可曾見一隻船渡著七八人過去麼？』三人道：『有的，有的。老老少少，共有七八個；方纔過去得。』兀朮道：『就煩你們引我們的兵馬追去，若拏住了，重重的賞你。』那三個暗想道：『待我們哄他沿邊而走，等潮汛來時，淹死這班奴才。』便道：『既如此，可隨著我們來。』就引了大兵一路追去。

不一時，但見雪白潮頭，湧高數丈，波濤滾滾，猶如萬馬奔騰。有詩爲證：

怒氣雄聲出海門，舟人云是子胥魂。

天排雪浪晴雷吼，地擁銀山萬馬奔。

上應月輪分晦朔，下臨宇宙定朝昏。

吳征越伐今何在？一曲漁歌過晚村。

原來錢塘江中的潮汛，非同小可。霎時間，巨浪滔天，猶如山崩地裂。一聲響，嚇得兀朮魂飛魄散，大叫一聲，連忙拍馬走到高處。那江潮擁來，將兀朮的前隊萬人馬，連那釣魚的三人，多被潮浪湧去，盡葬江魚之腹。

聞得那三人，卻是朱縣主自拌一死，扮作漁翁，哄騙兀朮的。後來高宗南渡，

封爲松木場土地，朱金祝三位相公，至今古跡猶存。

那時兀朮大怒道：『倒中了這漁翁的奸計，傷了我許多人馬。』只見軍師在後面趕來道：『嚇死臣也！雖然淹死了人馬，幸得狼主無事。我們一直追至湖廣，必要捉了康王，方消此恨。』於是催趲大兵，一路追來。

再說高宗幸得海船救了危急，路金叫船家端正午飯。君臣尙未吃完，前面使下一隻大船來，將船頭一擡，跳過幾個強人來，就要動手。衆大臣道：『休得驚了聖駕！』強人道：『什麼聖駕？』太師道：『這是當朝天子。』衆人道：『好吓！俺家大王，正要拏個當朝天子。』這幾個強盜，搶進艙來，將高宗並衆臣一齊捉下船去，解至蛇山。上了岸，報進寨去。那大王問道：『拏的甚麼人？』嘍囉告稟道：『是宋朝皇帝。』那大王聽說是宋朝皇帝，便大怒道：『綁去砍了！』

李綱叫道：『且慢著！大海之中，怕我們飛了去不成？但是話也要說個明白，和你有何仇恨，使我們死了，也做個明白之鬼。』大王道：『你要明白……』叫頭目：『領他們到兩廊下去看了來受死。』頭目得令，遂引了李太師一行人來到兩廊

下。但見滿壁俱是圖畫。李綱道：「這是什麼故事？」頭目道：「這是梁山泊宋大王的出身。我家大王，就是北京有名的浪子燕青。只因宋大王一生忠義，被奸臣害死，故有此大冤。」李綱又逐一看去，看到「蓼兒洼」，便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便放聲大哭起來。哭一聲：「宋江。」罵一聲：「燕青。」哭一聲：「宋江，好一個忠義之士！」罵一聲：「燕青，你這背主忘恩的賊！不能將蔡京，童貫一般奸臣殺了報仇，反是偷生在此快活。」燕青聽見，心下想道：「這老賊，罵得有理。」叫頭目：「送他們到海中，由他們去罷。」頭目答應一聲，將他們君臣八人推下海船，各自上山去了。

高宗與衆臣面面相覷。這茫茫大水，無路可通，俱各大哭道：「這賊人將我們送在此處，豈不餓死！」正哭之間，忽見一隻大船，迎著風浪駛來。衆大臣齊叫：「救命！」只見五個大漢，卽把船攏上來，問道：「你們要往何處去？」衆人道：「要往湖廣去尋岳元帥的。」那五個大漢道：「我們送你去。可進艙坐定。桌上有點心，你們大家吃些。」君臣進艙，正在大飢時候，就將點心來吃。高宗道：「天下也有這樣好人！寡人若有回朝之日，必封他大大的官職。」說未了，船家叫道：

『已到湖廣了，上岸去罷。』衆人道：『那有這樣快，休要哄我。』那五個人道：『你上去看，這不是界牌關麼？』

李綱等保了高宗上岸觀看，果然是黃州界牌關。衆臣大喜，正要作謝船家，回轉頭來，那裏有什麼船；但見雲霧裏，五位官人，冉冉而去。衆臣道：『聖天子百靈護助，不知那裏的尊神，來救了我君臣性命。』高宗道：『衆卿記著，待寡人回朝之日，就各處立廟，永享人間血食便了。』後來高宗遷往臨安建都，即封爲五顯靈官，在於普濟橋，敕建廟宇，至今香火不絕。這是後話不表。

且說君臣八人，進了界牌關，行了半日，來到一座村莊中央一分人家門首。因他造得比別家高大，李綱擡頭一看，叫聲：『主公不好了！這是張邦昌的家裏，快些走罷！』沙丙，因思忠扶了高宗，急往前行。卻被他門上人看見了，忙忙進去報知太師道：『門首有七八個人過去，聽見他說話，好似當朝天子；往東首去了。特來稟知。』邦昌聽了，忙叫備馬，出了門一路追來。看見前面正是高宗君臣，高叫『主公慢行，微臣特來保駕。』連忙趕上來，下馬跪著道：『主公龍駕豈可冒險前

行，倘有意外，那時怎麼處！且請聖駕枉駐臣家，待臣去召岳元帥前來保駕，方無失誤。」高宗對衆臣道：「且到張愛卿家，再作計議。」邦昌就請宗高上了馬，自己同著衆臣隨後跟著回家。進了大廳上，高宗坐定，便問：「卿家可知岳飛今在何處？」邦昌道：「現在駐兵澶州，待臣星夜前去召來。」高宗大喜。邦昌分付家人，安排酒席款待。天晚時，送在書房一處安歇；私下叫家人前後把守，辭了高宗，只說去召岳飛；郤飛星的到粘罕營中報知，叫他來捉挈康王去了。

卻說邦昌的原配蔣氏夫人，修行好善，念佛看經；所以家事俱是徐氏二夫人掌管。那曉有個丫鬟，將張邦昌在二夫人房內商量拘留天子太師，去報金邦大太子來捉之事，細細說知，蔣夫人吃了一驚；暗想：「君臣大義，豈不滅絕天倫！」挨至二更時分，悄悄來到書房，輕輕扣門，叫聲：「快些起來逃命！」君臣聽見，連忙開門，問是何人。夫人道：「妾乃罪臣之妻蔣氏。我夫奸計，款留聖駕在此，已去報粘罕來拏你們了！」高宗慌道：「望王嫂救救孤家，決當重報。」夫人道：「可隨罪婦前來。」

君臣八人，只得跟了蔣氏，來到後邊。蔣氏道：『前後門都有人看守，一帶俱是高牆，難以出去，只有此間花園牆稍低，外面俱是菜園，主公可從牆上爬出去罷。』君臣八人，只得扳枝附樹，爬出牆來，慌不擇路，一跌一踉上路逃走。蔣氏諒難卸過，在腰間解下鸞帶，在一棵大樹下吊死了。

再說張邦昌來到番營報知粘罕，粘罕即領兵三千，連夜趕至張邦昌家裏，進到大廳坐定道：『把南蠻皇帝拿來！』邦昌帶了一衆家人，走進書房，只見書房門大開，不見了君臣八人，這一驚不小。慌忙尋覓，一直尋到後花園，但見牆頭爬倒，叫聲：『不好了！』回轉頭來，只見蔣氏夫人懸掛在一棵樹上。邦昌齜著牙恨道：『原來這潑賤，壞了我的事！』即拔佩刀將蔣氏夫人之頭割下，出廳稟道：『臣妻將康王放走，特斬頭來請罪。』粘罕道：『既然如此，他們還去不遠，你可在前引路去追趕。但你既然歸順我國，在此無益，不如隨著某家回本國去罷。』命小番將張邦昌家抄了，把房子燒毀了。

邦昌心下好生懊悔；只得由他抄了，將房子放起一把火來，連徐氏一並燒化在

內；跟了粘罕前去。

再說高宗君臣八人，走了半夜，剛剛上大路，恰遇著王鐸帶領從人，騎馬來望張邦昌，要商議歸金之事。恰好遇著高宗君臣，王鐸大喜，慌忙下馬，假做失驚跪奏道：『主公爲何如此？』李綱將失了金陵之事，說了一遍。王鐸道：『既如此，臣家就在前面，且請陛下到臣家中用些酒飯，待臣送陛下到澶州去會岳飛便了。』高宗允奏，隨同衆臣跟了王鐸，一齊到王鐸家中。進得裏頭，王鐸喝叫衆家將，將高宗君臣八人，一齊綁了，拘禁在後園中。自己飛身上馬，一路往迎粘罕報信。

這裏王鐸的大兒子王孝如，在書房讀書，聽得書童說父親將高宗君臣綁在後園，要獻與金邦，吃了一驚；暗道：『這豈是人臣所爲？如何做得！』慌忙趕至後園喝散家人，放了君臣，一同出了後園門，覓路逃走。行不多路，王孝如忽又想道：『我不能爲國報仇，爲不忠；不遵父命，放走皇上，爲不孝；不忠不孝，何以立於人世！』大叫一聲：『陛下，罪臣之子不能遠送了！』說罷，望山澗中一跳，

投水而死。君臣嘆息了一番，急急往前逃奔。

那裏王鐸一路迎著張邦昌，引見了粘罕，報知：『康王已被臣綁縛在後園，專候狼主來拏。』粘罕大喜，遂同了王鐸來至家中，坐定。王鐸家人稟說：『公子放了康王，一同逃去了。』王鐸驚得呆了，只得奏稟道：『逆子放走康王，一同逃去了。』粘罕大怒，分付把都兒們，把王鐸家抄了，房屋燒燬了。命王鐸與張邦昌兩個，同作鄉導，一路去趕康王。王鐸暗恨：『早知粘罕這般很毒，何苦做此奸臣！』

卻說王孝如身邊有一家將——名喚王德壽——聽見小主放走康王，一同逃走，便追將上去，思想跟隨孝如。那王鐸在路望見了，便稟上狼主道：『前邊這個，是我家人王德壽。他熟諳路途，叫他做鄉導，去拏康王，必然穩當。』粘罕道：『既如此，喚他來。』王鐸叫轉王德壽來，見了粘罕。粘罕叫他騎匹好馬，充作鄉導。德壽道：『小人不會騎馬的。』粘罕道：『就是步行罷。』王德壽暗道：『公子拏命放走康王，我怎麼反引他去追趕？不如領他們爬山過嶺，耽擱工夫，好讓他們逃』

走。』定了主意，竟往高山上亂走。那粘罕在山下扎住營盤，命衆番兵跟了王德壽爬山。爬到半山之中，擡頭觀看，上面果有七八個人，在上面爬山。王德壽叫聲：『我死也！怎麼處！』就把身子一滾，跌下山來，跌成肉醬。

那些番兵看見上邊果然有人，就拼命爬上去。那君臣八人，回頭望下觀看，見山下無數番兵上來，高宗道：『這次決難逃脫的了！』君臣正在危急之際，天上忽然陰雲布合，降下一場大雨，傾盆如注。但見——

雲霧電掣玉池連，高岸層霄一漏泉。

雲霧黑遮山忽隱，霎時不見萬峯巔。

那君臣八人，也顧不得大雨，拼命爬上山去。那些番兵穿的多是皮靴，經了水，又兼山上砂滑，爬了一步，倒退了兩步。立脚不牢的，跌下來，跌死了無數。那雨越下個不住。粘罕道：『料他們逃不到那裏去。且張起牛皮帳來遮蓋，等雨住了，再上去罷。』

那高宗君臣，早爬到了山頂平地，乃是一座靈官廟，又無廟祝，渾身溼透，且進殿躲過這大雨再處。做書的一枝筆，寫不得兩行字；一張口，說不出夾層話。且

把高宗在靈官廟內之事，暫擱一邊。

且說那澶州岳元帥，一日正坐公堂議事，探子報道：「兀朮五路進兵。杜充獻了長江，金陵已失，君臣八人逃出在外，不知去向了！」元帥一聞此言，急得魂魄俱無，大叫一聲：「望上吓！要臣等何用！」拔出腰間寶劍，就要自刎。張憲，施全二人，急忙上前，一個攔腰抱住，一個扳住臂膊，叫聲：「元帥差矣！聖上逃難在外，不去保駕，反尋短見，豈是丈夫所爲？」岳爺道：「古語云，『君辱臣死。』」至今不知那聖上蒙塵何處，爲臣子者，何以生爲！」旁邊走過諸葛英道：「元帥不必愁煩。未將同公孫郎善能扶乩請仙，可知君王逃在何處，我們就好去保駕了。」元帥拭淚，就命快排香案，祝拜通忱。諸葛英，公孫郎二人在仙乩上，扶出幾個字來道：

落日映湘澶，崔巍行路難。

速展乾坤手，覓跡在高山。

元帥道：「這明明說是聖上在湘澶二處山上。但不知在那一個山上，叫我向何

處去靜覓？」便請過澶州總兵來道：「有煩貴鎮，將澶二州山名，盡數寫來。」總兵就在下邊細細開明，送上元帥。元帥就將山名做成圖紙，放在盒內；重排香案，再焚清香，虔心禱告：「願求神明指示天子逃在何處，即拈著何山。」祝畢，拈起一闕，打開看時，卻是「牛頭山」三字。元帥就命：「牛皐兄弟，你可帶領五千人馬，同著總兵，速速往牛頭山打探。我領大兵隨後即來。」牛皐得令，如飛而去。

將到牛頭山，恰正是君臣爬山遇雨的時候。牛皐軍士在山下，也撐起帳篷，等雨過了而行。軍士回報說：「前面有番兵扎營。」牛皐道：「既有番兵，君王必然在這山上了。請問總兵從何處上山？」總兵道：「從荷葉嶺上去，卻是大路。」牛皐領兵就從荷葉嶺上去，一馬當先跑上山來。那靈官廟內君臣們走出偷看，見是牛皐，便大叫：「牛將軍！快來救駕！」牛皐跑到廟前下馬，進殿見了高宗，叩頭道：「元帥聞知萬歲之事，幾乎自盡，幸得衆將救了。令牛皐先來保駕。果然在這裏！」就將身邊乾糧，獻上與高宗充飢。然後分付三軍，守住上山要路。

那些番兵，等雨住了，正要上山，忽見有宋兵把守，忙報知粘罕。粘罕就命人

去催躡大兵；又著人望臨安一路，迎報兀朮領兵來。且把康王困住，不怕他插翅飛去。

且說牛皐就叫澶州總兵，回去保守澶州，速請元帥領兵來救駕。那總兵在路，正迎元帥大兵，報說：『聖駕正在牛頭山。牛將軍請元帥速上山保駕。』元帥聞得，飛奔上牛頭山來。牛皐迎接，同至靈官廟朝見了高宗，奏道：『微臣有失保駕，罪該萬死！』高宗大哭道：『奸臣誤國，卿有何罪？』又把一路上受苦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；又道：『孤家因衣服溼透，此時身上發熱，如之奈何！』

衆臣正在商議，只見張保過來稟說：『拏得一個奸細，聽候發落。』岳爺道：『帶他過來！』張保一把提將過來跪下。元帥看他是個少年道童，便問：『你是何人，敢來窺探？』那人道：『小人是上山玉虛宮道童。聞得有兵馬在此，師父著小人來打探，望乞饒命！』岳爺道：『那玉虛宮可大麼？』道童道：『地方甚大，有三十六個房頭。』岳爺道：『你去說與住持知道，不必驚慌。有當今天子避難至此，因聖體不和，著你們收拾好房幾間，送聖上來將養。』道童得令，飛奔上去報

信。

岳爺奏道：『臣探得有玉虛宮，可以安住，請陛下上車。』遂將小糧車出空了，載了天子。衆大臣各揀一匹馬騎著。衆將一齊送高宗來至宮前。早有住持率領三十六宮道士，跪著迎接。天子進了宮，十分喜悅。岳爺即將乾淨新衣與高宗換了。衆臣請安已畢。只見走過一個老道士奏道：『當年梁山泊上神醫安道全，在本山藥王殿內安攝靜養。今聞聖體違和，乞聖上著來調治，可保聖躬無恙。』高宗大悅，即命老道士：『去請來調治朕躬，自當封職。』

又有李綱奏道：『乞於靈官殿左首，搭起一臺，效當年漢高祖築臺拜將之事。拜封元帥並衆將官，好使他捨身爲國。』高宗准奏，遂令路金監督搭臺。次日高宗出宮，衆將迎駕上臺，傳旨：『封岳飛爲武昌開國公少保統屬文武兵部尙書都督大元帥。』岳飛謝恩畢。正要加封牛皐等一班衆將，不道高宗一時頭暈，傳旨：『候朕病痊再行封賞。』衆將跪送回宮。

次日早上衆將到靈官殿前，只見掛著一張榜文，上寫著：

武昌開國公少保統屬文武都督大元帥岳，爲曉諭事：照得本帥恭承王

命，統屬六軍，共爾衆將，必期掃金扶宋，盡力王事。所有條約，各宜知悉：

- 聽點不到者斬。
- 擅闖軍門者斬。
- 聞鼓不進者斬。
- 聞金不退者斬。
- 私自開兵者斬。
- 搶奪民財者斬。
- 奸人妻女者斬。
- 洩漏軍機者斬。
- 臨陣反顧者斬。
- 兵弁賭博者斬。
- 妄言禍福者斬。
- 不守法度者斬。

笑語喧嘩者斬。
酗酒入營者斬。

大宋 建炎 年 月 日 榜

張掛營門

那牛皐聽見衆人在那裏一款一款念到後來兩條，便道：「胡說！大哥明明曉得我喜歡喫酒，是這樣高聲亂嚷的；卻將這兩件事寫在上邊！稍停一會，待我闖一個轅門與他看，看他怎樣斬我。」衆將齊至營前，只見張保傳出令來：「元帥今日不升帳了，諸將明日早上候令罷。」衆將得令，各自散去。牛皐道：「明早待我喫個大醉而來，看他怎樣。」

再說元帥命張保去請湯懷，直至後營相見。岳爺道：「請賢弟到來，非爲別事。今日，所掛斬條，上有兩件事，犯著牛兄弟的毛病，故此愚兄不升帳。發令之初，若不將他斬首，何以服衆？若准了法，又傷兄弟之情。賢弟可如此如此，方得無事。」湯懷領令，來到牛皐帳中，見他正在喫酒。牛皐道：「湯二哥來得好，也來喫一杯。」湯懷就坐下，喫了幾杯，便道：「我有正事，與你相商。」牛皐道：

『是什麼事？』湯懷道：『你道大哥今日爲何不升帳？打聽得他要差個人到相州去催糧，因山下有番兵阻住，無人敢去，爲此愁悶不能升帳。我想我一人實不敢去，怎麼作個計較，幹得這件大功勞，特來與你商量。』牛皐道：『諒這些小番兵，怕他怎的？明日看我自去。』湯懷道：『既如此，明日你且休要喫酒，悄悄的來，不要被別人搶去頭功。』牛皐道：『多謝你了。』湯懷別了牛皐回營。

到了明日，元帥升帳，衆將參謁已畢，站立兩旁聽令。湯懷見牛皐低頭走進營來，暗暗歡喜。元帥道：『三軍未發，糧草先行；目今交兵之際，糧草緊要。但山下有金兵阻路，如何出得他的營盤？那一位大膽，敢領本帥之令前往相州催糧？』話聲未絕，牛皐上前道：『末將敢去。』元帥道：『你的本事，怎能出得番營去？』牛皐道：『元帥休得長他人志氣！諷惹些毛賊，怕他怎的？小將若出不得番營，愿納下這顆首級。』元帥道：『既如此，有令箭一枝，文書一封，限你四日四夜到相州，小心前去。』

牛皐得令，將文書藏在懷中，把令箭插在飛魚袋內，上馬提劍，獨自一個跑下山來。正叫做：

壯士一身已許國，此行那計吉和凶？
雙鋼匹馬番營過，粘罕應教吃一驚。
畢竟不知牛鼻此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

解軍糧英雄歸宋室 下戰書福將進金營

三尺龍泉吐赤光，英雄萬載姓名芳。

男兒要遂封侯志，烈烈轟轟做一場。

卻說牛皐一馬跑到粘罕營前，大叫一聲：「快些讓路！好等爺去催糧。」就舞動雙鐮，蹣跚進來，逢人便打。衆番兵見他來得兇，慌忙報知粘罕道：「山上有個黑炭團殺進營來。」粘罕大怒，拏了溜金棍上馬來迎。剛剛碰著牛皐，被牛皐一連七八錘，粘罕招架不住，往斜刺裏便走。卻被牛皐衝出後營，到相州去了。粘罕回寨，叫小番收拾尸首，整頓營盤。一面再差人去催促各位王兄王弟，速到牛頭山來，圍住他君臣再處。

岳元帥坐在帳中，忽有探軍來報：「山下有一枝番兵下寨。」不多時，探子又來報：「又有一枝番兵下寨。」一連報了四五次。元帥想：「牛皐雖已蹣跚出番營；那糧草怎能上得山來？」心下十分愁悶。

再說牛臯踹破番營，晝夜兼行，到了相州，一直到了節度使轅門下馬；大聲叫道：『快些通報！』就把那鑼在鼓上撲通的一下，把鼓竟打破了。傳宣進內稟知，劉都院傳令牛臯進。見牛臯來至大堂跪下道：『部爺快看文書！快看文書！』劉光世看了文書道：『牛臯差了！限你四日，如今只纔三日半，如何這般性急？且到耳房便飯。』牛臯道：『飯是自然要喫的。但糧草是要緊的，明早就要身起的吓！』劉爺道：『這是朝廷大事，誰敢遲延？』傳令準備糧草。至二更時分，俱已端正；一點兵三千護送。劉爺一夜不曾睡著。剛剛天亮，牛臯早已上堂來見劉爺催促。劉爺道：『軍糧久已完備。有道表章，煩你帶去；外有書一封，候你家元帥的。』牛臯收了表章書信，叩頭辭別，上馬便行。

這日正行之間，忽然大雨下來，要尋個地方躲雨。望見前面一帶紅牆，必然是個廟宇，忙忙催動糧車。趕到紅牆邊一望，不是廟宇，卻是王殿一座。牛臯也不管他三七二十一，命衆軍士，把糧車推進殿內躲雨。

原來這殿乃是汝南王鄭恩之後鄭懷的賜第。那鄭懷生得身長丈二，使一條茶杯

口粗的鐵棍，力大無比，善於步戰。當時有家將進內報說：『不知何處軍馬，推著許多糧車，在殿上讀誦譴踏。特來報知。』鄭懷道：『那有這樣事！先王御賜的地方，誰敢來糟蹋！』便提了大棍走到殿前，大喝道：『何處野賊。敢來這裏討野火吃？』牛皐見來得兇，只道是搶糧的，不問情由，舉鋼就打。鄭懷掄棍招架。不上四五個回合，被鄭懷攔鋼只一把，把牛皐擒住。走進裏邊廳上，叫家人綁了，推至面前道：『你是何方草寇，敢來糟蹋王殿？』牛皐大喝道：『該死的狗囚！你眼又不瞎，不見糧車上的旗號麼？我叫牛皐，奉岳元帥將令，催糧上牛頭山保駕，在此躲雨。你敢擊了我，可不該凌遲剮罪？』鄭懷道：『原來是牛將軍，你也該早說個明白。』慌忙來解了綁，扶牛皐中間坐了；請罪道：『小弟乃汝南王鄭恩後裔，名喚鄭懷。久慕將軍大名，今日愿拜將軍爲兄，同上牛頭山保駕立功，未知允否？』牛皐道：『我本是不肯的；見你本事也好，還有些情重的，且取你爲弟罷。只是肚中飢了，且收拾些酒飯來我喫了，好同你去。』鄭懷道：『這個自然。』就同牛皐對天結爲拜弟兄。分付家人整備酒飯，殺了兩頭牛，擡出十來罈酒，到殿上犒賞三軍。鄭懷一面收拾行李，喫完酒飯，就同了牛皐起身。

道日行至一座山邊，忽聽得一棒鑼聲，擁出五六百嘍囉。爲首一員少年，身騎白馬，手提銀槍，白袍銀甲，頭帶銀盔；口中大叫：『會事的留下糧車，放你過去。』牛臯大怒，方欲出馬。鄭懷道：『不勞哥哥動手，待小弟去拏這廝來。』提棍上前便打。那英雄掄槍就刺。大戰三十多合，不分勝負。牛臯暗想：『我與鄭懷戰不上四五合，被他拏了。他兩個戰了三十多合，尙無勝敗，好個對手！』就拍馬上前，叫道：『你們且住手！我話說。』鄭懷架住了槍道：『住著！俺哥哥有話講，講了再戰。』那將收了槍道：『你有何話，快快說來。』牛臯道：『俺非別人，乃岳元帥的好朋友牛臯。我看你年紀雖小，武藝倒好。目今用人之際，何不歸順朝廷，改邪歸正，豈不勝如在這裏做强盜？』那將聽了道：『原來是牛將軍，何不早說！』遂棄槍下馬道：『將軍若不見棄，願拜爲兄，同往岳元帥麾下効用。』牛臯道：『這纔是。好漢！但不知你姓甚名誰？』那將道：『小弟乃東正王之後，姓張名奎；因見朝廷奸臣亂國，故爾不願爲官，在此落草。』牛臯道：『既如此，軍糧緊急，速卽收拾同行。』張奎就請牛臯二人上山，結爲兄弟。一面整備酒席，一面收拾糧草合兵同行。

又一日來到一個地方，軍士報說：『前面有四五千人馬，紮住營盤，不知是何處兵馬。特來報知。』牛臯分付也紮住營頭，差人探聽。不一時軍士來報：『有一將在營前，聲聲要老爺送糧草。』牛臯大怒，同了鄭懷張奎出營。看那後生生得身長八尺，頭帶金盔，身穿金甲；坐下青鬃馬；手提一桿鑿金虎頭槍。見了牛臯便喝道：『你可就是牛臯麼？』牛臯道：『老爺便是。你是什麼人，敢來阻我糧草？』那人道：『你休要問我，我只與你戰三百合，就放你過去。』鄭懷大怒，舉棍向前便打。那將架開棍，一連幾槍，打得鄭懷渾身是汗，氣喘吁吁。張奎把銀槍一擺，上來助陣，兩個戰了二十餘合。牛臯二見人招架不住，舉鋼也來助戰。三個戰一個，還不是那將的對手。正在慌張，那將托地把馬一提，跳出圈子外，叫聲：『且歇！』三人收住了兵器，只是氣喘。那將下馬道：『小將非別，乃開平王之後，姓高名寵。當年在紅桃山保母，有番兵一枝往山西面來。被小弟槍挑了番將，殺敗了番兵，奪得金盔，金甲，金銀財帛幾車，留下至今。目下見朝廷被困牛頭山，奉命前來保駕，今日幸得相會，特來獻獻武藝。』牛臯大喜，叫聲：『好兄弟！你既有這般本事，就作我哥哥也好；何不早說！』當時就與高寵並了隊伍，在營中結爲

兄弟，用了酒飯。高寵就在前頭開路，牛臯同鄭懷張奎押後，催兵前進，望牛頭山進發。

且說兀朮大兵已到，粘罕接進，將張邦昌，王鐸的事說了一遍。兀朮道：『既是康王同岳南蠻在山上，某家只分兵困住此山，絕了他的糧餉，怕不餓死？』遂分撥衆狼主，四方八處，紮住大營。六七十萬大兵，團團圍住牛頭山，水泄不通。岳爺聞報，好不心焦！

那牛臯等在路上非止一日，已到牛頭山。高寵望見番營連絡十餘里，便回牛臯道：『小弟在前衝開營盤；兄長保住糧草，一齊殺入。牛臯便叫鄭懷，張奎左古輔翼。自己押後。高寵一馬當先，大叫：『高將軍來臨營也！』拍馬挺槍，衝入番營，遠者槍挑，近者鞭打，如同砍瓜切菜一般，打開一條血路。左有張奎，右有鄭懷，兩條槍棍猶如雙龍攪海；牛臯在後邊舞動雙鋼，猶如猛虎搜山。那些番兵番將，那裏抵當得住，大喊一聲，四下裏各自逃生。兀朮忙差下四個元帥來，一個叫金花骨都，一個叫銀花骨都，一個銅花骨都，一個鐵花骨都；各使兵器，上前迎

戰。被高寵一槍，一個翻下馬去；第二槍，一個跌下地來；第三槍，一個送了命；再一槍，一個胸前添了一個窟窿。後邊又來了一個黃臉番將，叫做金古淥，使一條狼牙棒打來。被高寵望番將心窩裏一槍戳透，一挑，把個尸首，直拋向半天之內去了。嚇得那番營中兵將，個個無魂，人人落魄。更兼鄭懷，張奎兩條槍棍，牛皋一對鎗，翻江攪海一般。殺得尸如山積，血流成河，衝開十幾座營盤，往牛頭山而去。兀朮無奈，只得傳令收拾尸首，整頓營寨。不提。

卻說岳元帥正悶坐帳中，忽探子來報道：『金營內旗靡撩亂，喊殺連天，未知何故？』岳元帥道：『他見我們按兵不動，或是誘敵之計，可再去打聽。』不一會又有探子報：『牛將軍解糧已到荷葉嶺下了。』岳元帥舉手向天道：『真乃朝廷之福也！』

不一時，牛皋催攢糧車，上了荷葉嶺。在平陽之地，把三軍繫住，對三位兄弟道：『待我先去報知元帥，就來迎接。』高寵道：『這個日。』牛皋進營見過了元帥，將劉都爺本章並文書送上。岳爺道：『糧草虧解上山來，乃是第一個大功

勞！』分付上了功勞簿。牛皐道：『那裏是我的功勞。虧得新收三個兄弟：一個叫高寵，一個叫鄭懷，一個叫張奎。他三個人本事高強，衝開血路，保護糧草，方能上山。現在看守人馬糧車，在嶺上候令。』岳爺道：『既如此，快請相見。』牛皐出營來，同了三人進來，參見畢。岳爺立起身道：『三將軍請起。』遂問三人家世，高寵等細細說明。元帥道：『既是藩王後裔，待本帥奏過皇上封職便了。』遂命將糧草收貯；自引三人來至玉虛宮內，朝見了高宗，將三人前來保駕之事奏明。高宗問李綱道：『該封何職？』李綱奏道：『暫封他爲統制；待太平之日，再襲祖職。』高宗依奏封職。三人一齊謝恩而退，一同元帥回營。牛皐便上來稟道：『這三個兄弟，可與小將同住。』岳爺應允。就將他三人帶來人馬，分隸部下；金銀財帛，送入後營，爲勞軍之用。專等擇日開兵，與兀朮打仗。當日無話。

到了次日，元帥升帳，衆將站立兩旁聽令。元帥高聲問道：『今糧草雖到；金兵困住我兵在此，恐一朝糧盡，不能接濟；必須與他大戰一場，殺退了番兵，奉天子回京。不知那位將軍，敢到金營去下戰書？』話聲未絕，早有牛皐上前道：『小

將願往。」元帥道：「你昨日殺了他許多兵將。是他的仇人，如何去得？」牛皐道：「除了我，再沒有別人敢去的。」岳爺就叫張保：「替牛爺換了袍帽。」張保就與牛皐穿起冠帶來。

牛皐冠帶停當，就辭了元帥，竟自出營。岳爺不覺暗暗傷心，恐怕不得生還。又有一班弟兄們，俱來相送到半山，對牛皐道：「賢弟此去，須要小心！言語須要留謹慎！」牛皐道：「衆位哥哥，自古道：『教的言語不會說；有錢難買自主張。』大夫隨機應變，著什麼忙？做兄弟的，只有一事相託：承諸位兄弟結拜一場，倘或有些差遲，只要看待這三個兄弟，猶如小弟一般，就足見盛情了！」衆弟兄聽了，含淚答道：「一體之事，何勞屬付，但願吉人天相！恕不遠送了。」衆將各自回山。正是：

變與萬里困胡塵，勇士勤王不顧身。

自古疾風知勁草，由來板蕩識忠臣。

且說牛皐獨自一個下山，揩抹了淚痕道：「休要被番人看見，只道是我怕死

了。』再把身上衣服看看，又自好笑起來道：『我如今這般打扮，好像那城隍廟裏的判官了。』

一馬跑至番營前，平章看見喝道：『這是牛南蠻，爲何如此打扮？』牛皁道：『能文能武，方是男子漢。我今日來下戰書，是二主交接之正事，自然要文縐縐的打扮。煩你通報通報。』平章不覺笑將起來；進帳稟報：『有牛南蠻來下戰書。』兀朮道：『叫他進來。』平章出營叫道：『狼主叫你進去。』牛皁道：『這狗頭，「請」字不放一個，「叫」我進來，如此無禮！』遂下馬，一直來至帳前。那些帳下之人，見牛皁這副嘴臉，這般打扮，無不掩著口笑。

牛皁見了兀朮道：『請下來見禮。』兀朮大怒道：『某家是金朝太子，又是昌平王，你見了某家，也該下個全禮；怎麼反叫某家與你見禮？』牛皁道：『什麼昌平王！我也曾做過公道大王。我今上奉天子聖旨，下奉元帥將令，來到此處下書。古人云：「上邦卿相，卽是下國諸侯；上邦士子，乃是下國大夫。」我乃堂堂天子使臣，禮該賓主相見，怎肯屈膝於你？我牛皁豈是貪生怕死之徒，畏箭避刀之輩？若怕殺，也不敢來了。』

兀朮道：『這等說，倒是某家不是了。看你不出，倒是個不怕死的好漢，某家就下來與你相見。』牛皁道：『好吓！這纔算個英雄！下次你在戰場上，要多戰幾合了。』兀朮道：『牛將軍，某家有禮。』牛皁道：『狠主，末將也有禮了。』兀朮道：『將軍到此何幹？』牛皁道：『奉元帥將令，特來下戰書。』兀朮接過了，遂在後批著「三日後決戰」，付與牛皁。牛皁道：『我是難得來的，該請我一請！』兀朮道：『該的，該的。』遂叫平章同牛皁到左營喫酒飯。

牛皁喫得大醉出來，謝了兀朮，出營上馬，轉身回牛頭山來。

到了山上，衆看人見大喜，俱來迎接，說道：『牛兄弟辛苦了！』牛皁道：『也沒有甚麼辛苦。承他請我喫酒飯，飯都喫不下，只喝了幾杯寡酒。』來到大營，軍士報知元帥。元帥大喜，分付傳進。牛皁進帳，見了元帥，將原書呈上。元帥叫軍政司，記了牛皁功勞。回營將息。

次日元帥升帳，衆將參見已畢。元帥喚過王貴來道：『本帥有令箭一枝，著你往番營去拏一口猪來，候本帥祭旗用。』王貴得令，上馬下山而走。元帥又將令箭

一枝，喚過牛臯道：『你也領令到番營去拏一口羊來，候本帥祭旗用。』牛臯也領令而去。正叫做：

天子三宣恩似海，

將軍一令重如山。

畢竟王貴牛臯，怎生進得番營，去拏他的豬羊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九回

祭帥旗奸臣代畜 挑華車勇士遭殃

報應休爭早與遲，天公暗裏有支持。

不信但看奸巧誓，一做羊來一變豬。

卻說王貴領令下山，暗想：『這個差使卻難，那番營中有豬，也不肯賣與我。若是去搶，他六十七萬人馬，那裏曉得他的豬藏在那裏？不要管他，我只捉個番兵上去，權當個豬繳令，看是如何。』想定了主意，一馬來至營前，也不言語，兩手搖刀，衝進營中。那小番出其不意，被他一手撈翻一個，挾在腰間，拍馬出營上荷葉嶺來。卻好遇著牛臯下山，看見王貴捉了一個番兵回來，牛臯暗想：『吓！原來番兵當得豬的，難道就當不得羊？且不要被 he 得了頭功，待我割去他的豬頭。』遂拔劍在手，迎上來道：『王哥，你來得快吓！』王貴道：『正是。』兩個說話之間，兩馬恰是交肩而過，牛臯輕輕把劍在小番頭上一割，頭已落地。王貴還不得知，來到山上，諸葛英見了，便道：『王兄爲何拏這沒頭人來做什麼？』王貴回頭

一看道：『呀！這個頭被牛臯割去了。』就將尸首一丟，回馬復下山來。行至半路，只見牛臯也捉了一個小番來了。那牛臯看見了王貴，就勒住馬，閃在旁邊，叫聲：『王哥請便。』王貴道：『世上也沒有你這樣很心的人！你先要立功，怎麼把我拏的人割了頭去？』牛臯道：『原是小弟不是。王哥，把這一功讓了我罷！』王貴拍馬竟去。牛臯來至大營前，叫家將把這羊綁了，牛臯進帳稟道：『奉令拏得一腔羊繳令。』元帥分付將羊收了。牛臯道：『這羊是會說話的。』元帥道：『不必多言。』牛臯暗暗好笑，出營去了。那時王貴復至番營叫道：『再拏一口豬來！』掄刀衝進營去，小番圍將上來廝殺。王貴勾開兵器，又早撈了一個。粘罕聞報，拏了溜金棍上馬，領衆趕來；王貴已上了荷葉嶺去了，那裏追得著。王貴上了大營門首，將番兵綁了，進帳來見元帥道：『末將奉令拏得一豬在此繳令。』元帥叫張保收了豬；上了二人的功勞。

次日元帥請聖駕至營祭旗。衆大臣一齊保駕，離了玉虛宮，來上大營。元帥跪接進營。將小番殺了，當做豬羊；祭旗已畢。元帥奏：『請聖駕明日上臺，觀看臣與兀朮交戰。請王元帥報功；李太師上功勞簿。』天子准奏。衆大臣保駕回玉虛

宮。不表。

再說兀朮在營中對軍師道：『岳飛叫人下山，拏我營中兵去，當作福禮祭旗，可恨可惱！我如今也差人去拏他兩個南蠻來祭旗，方洩我恨。』軍師道：『不可。若是能殺到他山上去拏得人來，這座山久已搶了。請狼主免降此旨罷。』兀朮想道：『軍師此言亦甚有理。這山如何上去得？我想張邦昌王鐸兩人要他何用？不如將他當作福禮罷。』遂傳令將二人拏下。一面準備豬羊祭禮，邀請各位王兄王弟，同了軍師參謀，左右丞相，大小元帥，衆平章等：一同祭旗。將張王二人殺了，請衆人同喫利市酒——他二人當初在武場對天立誓道：『如若欺君，日後在番邦變作豬羊。』不意今日有此果報。

那兀朮祭過了旗，正同衆將在牛皮帳中喫酒，小番來報道：『元帥哈鐵龍，送鐵華車至營。』兀朮傳令，叫他帶領本部軍兵，在西南方上埋伏。哈元帥得令而去。

次日兀朮自引大隊人馬，來至山前搦戰。岳元帥調撥各將緊守要路，多設插木

破石。張奎專管戰陣兒郎。鄭懷單管鳴金士卒。高寵掌著三軍司令的大旗。自己坐馬提槍，只帶「馬前張保，馬後王橫」兩個下山，來與兀朮交兵。只見金陣內旗門開處，兀朮出馬，叫聲：「岳飛，如今天下——山東，山西，湖廣，江西——皆屬某家所管；爾衆兵不滿十餘萬。今被某家困住此山，量爾糧草不足，正如釜中之魚；何不將康王獻出，歸順某家，不失封王之位。你意下如何？」岳元帥大喝道：「兀朮你等不識人倫；因天子於沙漠，追吾主於湖廣。本帥兵雖少而將勇，若不殺盡爾等，誓不回師。」大吼一聲，走馬上前，舉槍便刺。兀朮大怒，提起金雀斧，大戰有十數個回合。那四面八方的番兵，吶喊連天，俱來搶牛頭山。當有衆將各路敵住。岳元帥記念有康王在山，恐驚了駕；挑開斧，虛幌一槍，轉馬回山去了。那張奎見元帥回山，即便鳴金收軍。

不道那高寵想道：「元帥與兀朮交戰，沒有幾個回合，爲何即便回山？必是個兀朮武藝高強，待我去試試，看是如何？」便對張奎道：「張哥，代我把這旗掌一掌。」張奎擎旗在手，高寵上馬掄槍，往旁邊下山去。兀朮正衝上山來，劈頭撞見。高寵劈面一槍，兀朮攙斧招架。誰知槍重招架不住，把頭一低，被高寵把槍一

拖，髮斷冠墜，嚇得兀兀魂不附體，回馬就走。高寵大喝一聲，隨後趕來，撞進番營。這一桿盔粗的槍，帶挑帶打；那些番兵番將，人亡馬倒，死者不計其數。那高寵殺得高興，進東營，出西營，如入無人之境，直殺得番兵叫苦連天，悲聲震地。看看殺到下午，一馬衝出番營，正要回山。望見西南角上有座番營，高寵想道：「此處必是屯糧之所。常言道：『糧乃兵家之性命。』我不如就便去放把火，將他的糧，燒個乾淨，絕了他的命根，豈不爲美。」便拍馬掄槍，來到番營，挺著槍衝將進去。小番慌忙報知哈元帥。哈鐵龍分付把鐵華車推出去。衆番兵得令，一片聲響，把鐵華車推來。高寵見了說道：「這是什麼東西。」就把槍一挑，將一輛鐵華車，挑過頭去。後面接連推來，高寵挑了十一輛。到得第十二輛，高寵又是一槍；誰知坐下那匹馬，力盡筋疲，口吐鮮血，蹶將下來，把高寵掀翻在地，早被鐵華車碾得稀扁了。後人有詩弔之曰：

爲國損軀赴戰場，丹心可並日爭光。

華車未破身先喪，可惜將軍馬不良。

卻說哈鐵龍拏了尸首，來見兀朮道：『這個南蠻，連挑十一輛鐵華車，真是楚霸王重生，好生厲害！』兀朮分付哈元帥，再去整備鐵華車。叫小番在營門口立一高竿，將高寵尸首吊起。

此時岳爺正同衆將，在山前打聽高寵下落，忽見番營門首，吊起一個尸首來。牛皋遠遠望見，叫聲：『不好了！』就拍馬下山去。那岳爺此時也不能禁止，忙令張立，張用，張保，王橫四人，飛步下山。再命何元慶，余化龍，董先，張憲，速去救應。衆將得令，一齊下山。

那牛皋一馬跑至營前，有小番上來擋路，被他把鏢一掃一揮，那些小番好像西瓜般的滾去。直至高竿前，拔出劍來只一劍，將繩割斷。那尸首墜下地來。牛皋抱住一看，大叫一聲，翻身跌落馬下。那些番兵見了，正待上前拏捉；卻得張憲等四員馬將，張立等四員步將，一齊趕來，殺退番兵。張立張用前後護持；王橫扶牛皋上了馬；張保將高寵尸首，駝在背上；轉身就走。又有幾個平章驍得了，領著番兵追來。被何元慶余化龍二人，回馬大殺一陣，鎚打槍挑，傷了許多人馬，番兵不敢追趕。衆將遂一齊上了牛頭山。

兀朮得報，領人馬飛風而來時，這裏已經上山了。兀朮只得回馬轉去，自忖：『這些畜蠻，有這等大膽，又果然義氣；反傷了某家兩員將官，殺了許多兵卒。』只得叫小番收拾殺傷尸首，緊守營門。

衆將將牛皐救得上山，牛皐大哭不止，連暈幾次。人人淚落，個個心傷。康王傳下聖旨：『高將軍爲國亡身，將朕衣冠包裹尸首，權埋在此；等太平時，送回安葬。』岳帥又命湯懷住在牛皐帳中，早晚勸他不要過於苦楚。湯懷領令，自此就在牛皐帳中同住。不提。

卻說兀朮一日在帳中呆坐思想，忽然把案一拍，叫道：『好厲害！』軍師忙問：『狼主有何事厲害？』兀朮道：『某家在這裏想前日被高寵一槍，險些喪了性命；有本事連挑我十一輛華車，豈不厲害！』軍師道：『任你厲害，也做了個扁人。臣今已想有一計，捉拏岳南蠻，不知狼主要活的，還是要死的。』兀朮聽了此言，不覺心中不然起來，臉色一變說道：『軍師，你在那裏說夢話麼？前日某家要拏他兩個小卒，來當福禮，你道：『若能拏得他的人來，久已搶了牛頭山了。』兩個小卒

尙不能擊他，今日怎麼說出這等大話來，豈不是做夢？」哈迷蚩道：「凡事不可執一而論。要上山去擊小卒，實是煩難；要擊岳南蠻，臣卻有一計，任那岳南蠻有通天本事，生死俱在吾手中。」死尤忙問軍師：「有何奇計擊得岳南蠻？」

哈迷蚩不慌不忙，伸兩個指頭，說出這個計來。有分教：少年英俊，初顯出崢嶸頭角；幾千番卒，似羣羊入虎口中。正是：

茅廬已定三分鼎，
助漢先施六出奇。

不知哈迷蚩有何計擊岳元帥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回

殺番兵岳雲保家屬

贈赤兔關鈴結義兄

年少英風遠近揚，凌雲壯氣傲秋霜。

人中俊傑非無稱，世上英豪自有光。

話說兀朮對軍師道：『怎麼要拏他兩個小卒不能得，拏岳南蠻倒容易？』軍師道：『他山上把守得鐵桶一般，我兵如何得上去，故此拏不得他一箇小卒。』臣今打聽得，岳飛待母最孝。他的母親姚氏，並家小，現今住在湯陰。目下我們在此相持，他決不提防。我今出其不意，悄悄的引兵去，將他的家屬拏來。那時叫他知道，不怕他不來投降，豈不是活的。若要死的，將他一門盡行送往本國，他必然憂苦而死。豈不是生死出在我手中？』兀朮聞言大喜，隨差元帥薛禮花豹，同牙將張兆奴領兵五千，扮作勤王樣子，暗暗渡過黃河，星夜前往湯陰，不許傷他家口，要一箇箇活捉回話。薛禮花豹領令，悄悄起身，望湯陰而來。

再說岳飛府中，已收拾得十分齊整，家中有一二百口吃飯，大公子岳雲，年已長成十二歲，生得一表人材，威風凜凜。太太先前也曾請箇飽學先生，教他讀書；無奈這岳雲，本是箇再來人，天資聰敏，先生提了一句，他倒曉得了十句。差不多先生反被學生難倒了，只得見了太夫人說：「小子才疏學淺，做不得他的業師，只好另請高才。」辭別去了。一連請了幾箇，多是如此；所以無人敢就此館。岳雲獨自箇在書房中，將岳爺的課程，細細翻閱，那些兵書戰策，件件熟諳；他原是將門之子，膂力過人，終日使槍弄棍。叫家將置了一副齊整盔甲，家中自有弓箭槍馬，常常帶了家將，到郊外打圍取樂。有時同了家將到教場中，看劉都院操兵。太太愛如珍寶，李夫人也禁他不得。

忽一日天氣炎熱，瞞了兩位太太，帶了兩箇家將，私自騎馬出門，向城外河邊柳陰深處，去頑耍了一會。不道天上忽然雲興霧起，雷電交加，家將叫聲：「公子，大雨來了，那裏去躲一躲纔好！」四下一望，並無人家，那雨又傾盆的下將起來。公子無奈，只得把馬加上一鞭，冒雨走了一二里，方見一座古廟。四箇人趕到一看，卻是箇坍塌冷廟。忙忙的到殿上，公子下了馬，拴在柱上。幸虧得俱是單

衣，渾身溼透，各去脫下來，搭在破圍干上晾著。仰著頭看那天上的雨越下越大了，兩箇家將呆呆的望著。

那岳雲就去拜臺上坐下。不一會，身子覺得困倦，就倒在拜臺上，朦朧的睡去。忽聽後邊喊殺之聲，岳雲暗想：『這荒郊野外，那裏有此聲？』隨即起身走到後邊一看，原來是一片大空地。上邊設著公案，坐著一位將軍；生得青臉紅鬚，十分威武；兩邊站立著一二十箇將吏；看下邊二人舞鎗。岳雲就挨身近前觀看。但看兩個將官，果然使得好鎗。但見：

前後進退，齊脇平腰；按定左顧右盼，盤頭護頂防身。落地金光滾地打，漫天閃電蓋天靈。搜山勢，兩輪皓月；煎海法，趕月追星。童子抱心分進退，金錢落地看高低。花一團，祥雲瑞彩；錦一簇，紋理縱橫。轉折俯仰，舞三十六路小結構；高低上下，硬七十二變大翻身。

真個是：

凜凜飛霜遮白雪，

颼颼急雨灑寒冰。

岳雲看到好處，止不住失聲喝彩：『果然使得好鎗！真個是人間少有，天上無

雙！」贊聲未絕，那位青臉將軍，喝聲：「誰人在此窺探，與我拏來！」岳雲聽見，便慌忙上前一揖，稟道：「晚生非別，乃岳飛之子，名喚岳雲，因避雨至此。因見鎚法高妙，不覺失口，驚動將軍，望乞恕罪！」那將軍道：「原來你是岳飛之子，也罷，你既愛武藝，我就將這鎚法傳你何如？」岳雲道：「若蒙教訓，感德不忘！」那位將軍，就叫一聲：「雷將軍，可將雙鎚傳與岳雲，使他日後建功立業。」那位將軍應了一聲，走下來，將一對銀鎚，前三，後四，左五，右六，教岳雲照式也舞一回。岳雲一霎時，覺道前時會的一般。

正使得高興，只聽得耳跟前叫道：「天晴了，公子快回城去罷！」岳雲猛然驚醒開眼看時，身子卻在拜臺上睡著，原來是一個大夢。家將道：「雨已止了，趁早回城去罷！」岳雲立起身來，將神廚帳幔揭起一看。但見上邊坐著一位神道，青臉紅鬚，牌位上寫著：「敕封東平王睢陽張公之位」。旁邊塑著兩位將官——一邊寫著「萬春雷將軍位」；一邊寫著「霹雲南將軍位」：恰與夢中所見的一般。岳雲便向神前拜了兩拜，暗暗許下願心：「將來修整廟宇，金塑重身。」拜罷下來，將溼衣交家將一總收拾。赤身下殿上馬，出了廟門，飛馬回轉城中，進了帥府，自到書房中去。

卻說岳雲次日卽命家將打造兩柄銀鎚。家將領命，叫匠人打了一對三十斤重的。岳雲嫌輕，重教打造，直換到八十二斤，方纔稱手。天天私自習練。又對李夫人說會許下東平王廟的心願，替母親要了一二百兩銀子，叫家將把廟宇法身，收拾得齊齊整整。

光陰易過，不覺又是一年過了，岳雲已是十三歲。那日在後堂參見太太請安，太太道：『岳雲你這樣長成了，一些世事多不曉得。你父親像你這樣年紀，不知幹了多少事業！那劉都爺幾次差人來問候，你也不去謝謝。』岳雲道：『太太不叫孫兒去，孫兒怎敢專主？待孫兒今日就去便了。』遂辭了太太，到他母親房中來，與母親說知。帶了四個家將出門，上馬前行。心下暗想：『我正要問都爺，我的父親在那裏，我好去幫他。』

王僕五人進了城，到得轅門，與旗牌說知。旗牌進去稟知，劉都爺分付請進相見。公子直進後堂拜謝。劉光世雙手扶起命坐。岳雲告過了坐，然後坐下。用茶已畢，公子道：『奉前母之命，特來請老大人的金安。』劉爺道：『多謝老太太。公

子回時，與我多拜上太太，說我另日再來問候。」公子道：「不敢！晚姪請爾老人家，家父近日在於何處？」都爺想道：「岳太太會屬付不要對他說，不知何故。」就隨口答道：「自從進京，並無信來，不知差往那裏出征？又不知隨駕在京？且待得了實信，再來報知。」公子隨謝了都爺，告辭出來。劉爺說：「怒不送了！」叫家丁：「送了公子出去！」公子道聲：「不敢！」出了後堂，一直來到儀門首，聽得家將說：「這面鼓破了，也該換一面。你家老爺怎樣做人家！」門上人道：「你不曉得，這是你家老爺在牛頭山保駕，差牛將軍來催糧，牛將軍是個性急的人，恐誤了限期，將鞭來擊鼓，被他打破。我家大老爺不肯換，要留此故跡，使人曉得你家老爺赤心爲國的意思。」兩個正說之間，岳雲聽得明白，只做不知。出了儀門，家將接著，上馬出城，一路回府。

到了門首，下馬進來，見太太覆命。太太便問：「都爺沒甚話說麼？」岳雲道：「不要說起，倒被他埋怨了一場，說：『你爹爹在牛頭山保駕，與兀朮交兵；你爲何不去幫助，反在家快樂？』」太太道：「胡說，快到書房中去！」太太喝退了岳雲，便對對李夫人道：「劉都爺不對孫兒說知便好。他今得知此信，須要防他私自

逃去。」夫人道：「媳婦領命，提防他便了。」當日過了。

到了次日，忽見家將慌慌張張來報道：「不好了！有無數番兵，來捉我們家屬，離此不遠了！」嚇得太太驚慌無措，李夫人面面相覷，無計可施。衆家人正在七張八嘴，沒作理會處，只見岳雲走將進來，叫聲：「太太母親不要驚慌！聞得番兵只有三五千馬，怕他怎的？待孫兒出去殺他個盡絕。」太太道：「孫兒不知世事，你這等小小年紀，如何說出這樣大話來！」岳雲道：「但看，若是孫兒殺不過他，再與太太逃走未遲。」就連忙披了衣甲，提了雙鎗，帶了一百多名家將，坐上戰馬，出了帥府門，一路迎來。

不到二三里路，正遇番兵到來。岳雲大喝一聲：「你們可是到岳家莊去的麼？我小將軍在此，快叫你那爲頭的出來受死！」小番轉身報與元帥道：「前面有一小南蠻擋路。」薛禮花豹聽了，遂提了大刀，走馬上前，大喝道：「小南蠻是何人，敢擋某家的路？」公子道：「番奴聽者：我小將軍，乃是岳元帥的大公子岳雲是也。你爲何辛辛苦苦的，趕到這裏來送死！」薛禮花豹道：「我奉狼主之命，正要拏你。」岳雲道：「且喫我一鎗！」一面話還未說完，舉起鎗來，照番將頂門上一鎗。

那番將欺岳雲是個小孩子家，不隄防他手快，措手不及，早被岳雲打下馬來。張兆奴喫了一驚，提起宣花月斧來砍岳雲。岳雲一鎚梟開斧，還一鎚打來，張兆奴招架不及，一個天靈蓋打得粉碎，死於馬下。那些番兵見主帥死了，就撥轉身逃走。岳雲掄起雙鎚，趕上來，打死無數。適值劉節度聞得金兵來捉岳元帥的家屬，連忙點起兵卒，前來救應。恰好遇著番兵敗下來，大殺一陣，把那些番兵，殺得盡絕，不會走了一個。劉都院與公子同到岳府來見老太太問安。那地方官屬曉得了，多來請候，公子一一謝了。各官俱各辭去。

岳雲便向太太說：『孫兒欲往牛頭山去幫助爹爹，求太太放孫兒前去。』太太道：『且再停幾日，待我整備行裝，叫家將同你去便了。』岳雲辭了太太，回到書房想道：『一急驚風，撞著慢郎中！』既知了牛頭山圍困甚急，星夜趕去纔是；怎說遲幾日？恐怕是騙我，我不如單身匹馬趕去，豈不是好。』主意定了，竟寫了一封書，到了黃昏以後，悄悄的叫隨身小廝，將書去呈與太太看。卻自開了大門，提鎚上馬，一溜煙竟自去了。

這裏守門的不敢違拗，連忙進去報知太太。太太一見了書，慌忙的差下四五个

家丁，分頭追趕，已不知那裏去了。只得再著人帶了盤纏行李，望牛頭山一路追去。不表。

且說岳雲一路問信，走了四日四夜，到了牛頭山。但見一片荒山，四面平陽，多是青草；並不見有半個兵馬。心中暗想道：『難道番兵多被爹爹殺完了？』正在疑惑，忽聽得山上叮叮噹噹，樵夫伐木之聲。公子跑馬上前，叫聲：『樵哥，這裏可是牛頭山麼？』樵夫回答道：『此間正是牛頭山。小將軍要往何處去？』公子道：『既是牛頭山，那些番兵往何處去了？』那樵夫笑道：『小將軍你走差了路頭了！這裏乃是山東牛頭山；那有番兵的是湖廣牛頭山，差得多了！』公子道：『我如今要往湖廣去，請問打從那一條路去近些？』樵夫道：『你轉往湘州，到湖廣這條大路去極好走。若要貪近，打從這裏小路抄去近得好幾天；只是山徑叢雜難走些。』公子謝了樵夫，拍馬竟往小路走去。

走不上十來里路，那馬打了一個前失；公子把絲韁一提，往後一看道：『我的馬落了膘了！要到湖廣去，不知有多少路，這便怎麼處！』正想之間，聽得馬嘶聲

響。回頭一看，只見樹林中，拴著一匹馬，渾身火炭一般，鞍轡俱全。岳雲失聲道：「好一匹良馬！」又看看四下無人道：「不如換了他的罷？」正想要上前去換，忽聽得山岡上喝道：「孽畜還不走！」公子擡頭看時，見一個小廝，年紀十二三歲，在那岡上拖一隻老虎的尾巴，喝那虎走。公子想道：「這個人大起來，定然是個好漢。這匹馬，想必是他的了。待我來耍他一耍。」便望著岡子上高聲叫道：「噯！小孩子，這個虎是我們養熟了頑的，休要傷了他，快些送來還我！」那小孩子心中暗想：「怪道今日擒這個虎，恁般容易。原來是他養熟的。」便道：「既是你們的，就還了你。」遂一手抓著虎頭，一手撲著虎腿，望岡子下擲將下來。不道使得力猛，撲的一聲丟下岡來，那虎早已跌死了。公子想道：「真個好力氣！」就下馬來道：「我的虎被你擲死了，快賠我一隻活的來。」就把那死虎提起來，望著岡子上擲將上。那孩子心中也想道：「他的力氣比我更大。」遂雙手提著死虎，走下岡來，對公子道：「你改日來，等我擎著一個活的賠你罷。」公子道：「這虎是我家養的。你就擎著了，也是死的，要他何用？」孩子道：「如今已跌死了，你待要怎的？」公子道：「也罷，你把這匹馬賠了我罷。」那孩子聽了，微微笑道：「獸子！

古人說的「關門養虎，虎大傷人。」這個東西，如何養得熟的？你原是想我這匹馬，來哄我的！」便在青草內去掣出一口青龍偃月刀來，跳上馬，叫聲：「你且來與我比比手段看：若勝得我這把刀，我就把青馬送你；若勝不得我，你直走你的路，休要妄想。」公子道：「既如此，好漢子說話，不要賴。」孩子說：「不賴，不賴。」

岳雲聽了，提鎚上馬。兩人直在山坡之下，各顯手段，戰了四五十合，未分勝負。公子暗想：「這樣一個孩子，戰他不過，怎麼到得百萬軍中去？」兩人直戰到晚，那小廝道：「住著！我對你說，天色晚了，我要回去喫飯了，明日再來與你比武罷。」公子道：「你明日倘然不來，我倒等你不成？你若要去，須把馬留下做個常頭，方許你去。」小廝道：「你只是想我的馬。也罷，我把這口刀留下你處，明日來與你定勝敗。」竟將刀遞與公子拍馬而去。岳公子見天色已晚，無處投宿，只得就在林中過夜。到了更深，身上覺道有些寒冷，公子就把死虎扯過來，抱在懷中，竟朦朧的睡去。

再說這前頭莊上，有一位員外，帶了莊丁，挑了一擔東西，拿著燈火，正往前行。一個莊丁說道：「不好了！有個老虎在林子內喫人哩！」員外拏燈近前一看，原來這個人，是抱着虎睡的。員外叫道：「小客官醒來！」岳公子被員外叫醒，開了眼，坐起來問道：「老丈何來了？」員外道：「這豈是睡覺的所在？那裏來的死虎，你抱著他睡？倘再走出一個活虎來，豈不傷了性命麼！」公子道：「不瞞老丈說：晚生要往牛頭山去；遇著一位小英雄，與我比武，殺了一日，未分勝負，約定明日再來，故此在這裏候他。」員外道：「你也跌了！倘他明日不來，豈不誤了你的路程？」公子道：「他將刀放在此做當頭，一定來的。」員外道：「刀在那裏？」公子道：「這不是？」員外一看，原來是自己外甥的，遂問道：「足下尊姓大名？居住何處？」公子道：「湯陰縣岳飛，就是家父。晚生名喚岳雲。」員外聽了，道：「原來是位公子，得罪得罪！且請到寒莊過夜，明日再作商量罷。」岳雲道：「只是驚動不當！」就提了刀鎗，帶了馬，跟著員外到了莊上。

在中堂見禮畢，員外分付備酒款待。公子請問老丈尊姓大名。員外道：「老漢姓陳名葵。日間比武的，就是舍甥。」叫莊丁：「請大爺出來，與公子相見。」公

子道：「這位小哥，果然好刀法，必然是老丈傳授的了。」員外道：「此子名喚關鈴。他的父親，原是梁山泊上好漢，叫做大刀關勝。這刀法是家姊丈傳我，我又傳他的。」正說之間，關鈴走將出來，見了便道：「舅舅不要睬他，他是拐子，想要拐我的寶馬。」員外道：「胡說！我與你說了，這位少爺，就是我常日間和你說的湯陰縣的岳元帥，這位就是大公子岳雲。還不快來見禮。」關鈴道：「你果然是岳公子，何不早說？我就把這匹馬送你了，何苦戰這一日？」岳雲道：「若不是小弟賴兄這個死虎，怎能領教得兄這等好刀法！」兩個不覺大笑起來。見過了禮，重新入席飲酒。談講了一會，岳雲對著員外道：「晚生意欲與令甥結爲異姓兄弟；但不知老丈容否？」員外道：「公子是貴人，怎好高攀？」公子道：「員外何出此言？」立起身出位來，扯著關鈴，對天拜了八拜。關鈴年只十二，遂認岳雲爲兄。兩個回身，又拜了員外，員外回了半禮。再坐飲酒，當夜盡歡而散。員外叫莊丁收拾房間，關鈴遂陪岳雲同宿。到了次日，員外細細寫了牛頭山的路程圖；又取出金銀贈與岳雲作盤費；對公子道：「待等舍甥再長兩年，就到令尊帳下効力，望乞提攜。」公子稱羨不盡。關鈴將赤兔馬牽出來贈與岳雲。公子拜辭了。員外關鈴不捨，又相

送了一程，方纔分手回莊。

且說岳雲拍馬加鞭，上路而行。到了下午，來到一個地方；團團一帶，俱是山岡，樹木叢雜。正在難走之間，那馬踏著陷坑，哄嘯的一聲，連人帶馬跌在坑內。兩邊銅鈴一響，樹林內伸出幾把搭鈎，來搭公子。正是：

龍遊淺水遭蝦戲，

虎落平川被犬欺。

不知岳公子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